

英 會 刀 金  
義 七

天津郵政聯合出版行

武俠小說

勝英金刀會七義

天津

新聯合出版發行



# 勝英金刀會七義序一

蓋聞我國武術始自軒轅，黃帝觀萬物之靈動，各有保命之秘訣，遠取於物，近取於身。將萬物之絕技，編在武術之內，朝夕煅煉。俟爐火純青。莫不舉霞飛昇，自古燕趙多慷慨之士。草莽英雄，山棚豪俠，遂不能置身於國。又不甘老死於畎畝，每發抑鬱之氣，爲爾輩不平。今來古往俠義劍客，流傳於婦孺之口，不勝枚舉。更不說，述其武而俠其正者，書以傳之。必能警頑立懦，化弱惕惰。爾盡吾人退縮萎靡之劣性，喚醒國人趨於尙武之真精神。使外族知我國非病夫之國。知吾民非懦弱之民。則斯書之有益社會國家。豈淺鮮哉。敵社有鑒於此。特邀評書大家蔣君珍庭先生。述乃師常杰森老先主之遺作，編著勝英金刀會七義一書與三俠劍上下銜接。以完全豹。敘其人則義胆俠心。述其事驚心動魄拍案叫絕。武術以少林內宗。劍法以昆吾正派。生龍活虎悲壯淋漓，合盤托出。以醒吾人。今出版於始爰弁贅言以爲序。

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巧月下浣莫博學書於津門館次

勝  
英



屠  
燦



樊必善

華謙

艾蓮池



## 勝英金刀會七義序二

我國尙武精神，人人欽仰，俠義崢嶸，勇士不忘在溝壑。致於七首窮途，鐵錐亡命，屠猪縛牛之輩，草莽英雄雖云慷慨悲歌，而聖賢略識爲暴虎憑河也，敵人所著這部明清八義圖。又名勝英金刀訪八義。將勝英一生。所作所爲事蹟，不留餘瀉微潘。合盤托出。純用北京語言，引人悅目暢心，表白俠義之雍容大度，使一般青年好武術者有以爲戒，敵師當君杰森武功頗有根基，又與燕趙著名武術家相友善。故拳術一道講論高過常人。稱爲北部評書第一好手。故演講此書，深加考慮，其最高處，於各種兵器，形式名目尺寸，井井說出，分毫不爽，可謂空前之作。書成索序於余，敵本不文，不敢爲序，惟援筆以記其實而已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巧月上浣蔣珍庭寫於津埠之次

武俠  
小說

# 勝英金刀會七義前集卷一

校正莫博學  
著者蔣珍庭

## 第一回

勝英遇恩師二次重學藝  
崔好合逢救星遇難呈祥

### 詩曰

時運不至好怪哉  
浮雲遮蔽棟梁材  
心中有智休言智  
肚中無才莫論才  
孔子絕糧在陳蔡  
太公空守釣魚台

二人俱有冲天志  
怎奈時衰運不來

著者這部明清八義圖。又名金刀會七義與京津名小說家。著的社會。言情。小說等等不同。只因人家是文學家。所用言詞文語。著者不能比。在下說的小說。用說評書的口吻。極淺薄的白話。由今天起。獻醜報端。且後如有不周全之處。尚希讀者指教。咱們閒言靠後這就開場。也不必用引言和敘語。簡直的開門見天。打開天窗說亮話。究竟這套金刀會七義。是出在甚麼年頭呢。書中主力人物。俗稱書胆。是那一個呢。諸位。在下說這部小說。出在明末清初。書裏面的書胆。就是三俠劍中老人物。神鏢將勝英。這位勝爺在三俠劍上。已然成了名啦。三俠劍之首八義之中。年在六旬有零。金刀會七義。這個勝英。正在中年。尚未成名

中途遇師學藝上山。後來奉師命下山。闖蕩江湖。一口魚鱗紫金刀。會訪七義。鏢打秦天豹。成立松棚英雄會。那才算終了。全書三十回。分上中下。一回比一回緊張。一回比一回熱鬧。由今日開始。希望閱者注意。在下甚是歡迎。話說至此。少叙閑言。書說當時。就在這直隸鄭州鎮。有個古城村。小地名兒叫勝家寨。裏面住着一位英雄。他姓勝。單字名英。字子川。年紀就在三十三歲左右。家傳的八卦萬勝金刀。父母去世。就是隻身一人。家裏也沒有多少田地。不過勞動着。有富裕吃喝。勝爺可有一樣天性。好動不好靜。全憑手中一口刀。在外面殺賊官。斬惡霸。打救孝子賢孫。義夫節婦。不怕忠臣孝子。在遠方有難。只要聞着寄信兒。不遠千里。身臨其境。伸手而救。勝爺在外面做下好事頗多。見義勇爲。濟困扶危。仗義疎財。遠近皆知。論起來。勝爺的功夫本算不涵乎了。不過自己還是不趁心。總想在外面訪察高人。二次學藝。然後出來打遍天下無敵。一鳴驚人壓倒一切。心中有這個打算。就是無處去學。這一天清晨早起。梳洗已畢。把家人勝忠叫過來遂說道。你把我的東西物件。給我收拾個小包袱。家中的事要好好看管。我到外面訪個朋友。多者也許有一年半載。少說也得幾個月。沒有事的時候。不准出門，我回來之時。我必然另眼看待。倘若在外面闖大禍。我回來之時。我決不相容。家人聞聽答應。不表家人勝忠。單說是勝英。把所有東西物件收拾已畢。隻身一人由家中出來。就叫信步而行。一點打算沒有。隨便閒遊。也不過就是近其所好。大凡有把式場子地方。勝爺必然親自拜會。所有他看的教場子的師夫。鄰



是平常技術。他也看不下去。總打算訪一位技術絕倫的老師。不用說跟人家練。就是跟人家盤桓盤桓也長點見識。不過老不趁他的心願任意閒遊。這天來到了常州府。小地名兒垂楊鎮。是個大鎮店。俱都是栽種垂楊柳。好在這江南地面。是個風暖地方一年四季涼天很少。東西鎮口。對面做買賣熱鬧非常。但只見有一座店房。好大的門面。門口帶門洞。當中橫着一塊匾。黑地金字。寫的是高陞老店。門洞裏面有個大板凳。在上面坐着一個夥計。勝爺在前面一打怔。夥計有三十多歲。站起身形來到勝爺面前。用手一招說道。這位老客。裏面請吧。咱這裏房屋潔淨。吃喝也便當。說到這。留神看了看。勝爺肋下佩着口刀。夥計看能笑嘻嘻。跟着說道。看閣下這個樣兒。大概也是通習武術的。是練武的。沒有不喜歡住在我們這裏的。皆因我們東家會練。都是一家人。故而我們店房所住的客人。差不多全會練。他這一句話不要緊。把勝爺的高興給引起來了。雖然這是個鎮店。裏面也被不住藏龍臥虎。萬一他這裏有高人呢。想到這遂說道。夥計。可有一樣。我住在這可得給我找個跨院我爲的是清淨。夥計聞聽遂說道。好極好極。老客您就隨我來吧。勝爺點頭。夥計在頭前代路。功夫不大來到裏面北爲上。上房三間。把勝爺讓到裏面。然後打過洗臉水。又泡了壺茶來。夥計問道。老客你在外面打了尖啦沒有。如果沒吃我們這裏都現成。所有菜蔬各種白酒全都適口。而且價廉。勝爺說道。好吧。我先喝碗茶。回頭我餓的話。你再給我預備。夥計聞聽遂說。這可不成勝爺一聽問道。怎麼呢。夥計帶笑道。客爺今天是我們大典的日子。勝爺聞聽就是一

怔。遂說道。夥計你們這是幹買賣的。爲甚麼還有大典。難道你們還有什麼道門嗎。夥計開聽也樂了。遂說道。老客我們做的是買賣。什麼叫道門。不過我們是這每逢初二十六日。我們這有一個大典。淨說我們這上上下下。連先生帶打雜的。到了這日子。全要練練。我們老東家親自前來。看看我們練的功夫。如果我們誰的成績好。多少還賞幾個錢。故而到了這初二十六。就把工作提前。勝爺聽到這裏。高興的了不得。遂說道。要是這麼着。你就給我預備可口的早早吃完。看一看你們的功夫。夥計聞聲轉身出去。功夫不見甚大。給勝爺把酒菜備齊。勝英是自斟自飲。夥計站在旁邊說話。剛纔着大有興趣。功夫不大。酒足飯飽。夥計把殘席撤下去。勝爺遂說道。夥計回頭你們練功夫時候。給我來個話。我好開開眼。夥計答應說道好吧。到了我們練工夫時候。我必然給您送個信。夥計轉身形出去。勝爺獨自一人坐在屋中不表。單說是夥計。慢慢走到後院。看了看所有的兵刃全都拉出來了。東家也在場。夥計看罷那敢怠慢。這才轉身給勝爺送信。來到裏面說道。老客爺您隨我到後院吧。差不多這就要練了。勝爺聞言點頭。隨着夥計來到後院場子。留神觀瞧裏裏外外。圍的人還真不少。差不多有百八十位。全是看熱鬧的。也有本店的客人。也有外來的。差不多都是遠近皆知。每逢到了這日子。全得來看看。因爲這場子又不要錢。還看一場好功夫。勝爺瞧了瞧衆人。找了個得看的地方。留神望那面看。但只見正當中站着一位。年紀約在四十左右不到五十兩撇黑鬚。重眉毛大眼睛。準頭豐滿。齒白唇紅。大耳垂肩。身穿青緞子短靠。足下青緞子

薄底快靴。閃披着英雄大氅。看那樣兒到是精神百倍。餘者就是本店夥計了。一個個拾掇緊趁倒落回頭再看了看兩旁兵器架子。真講究。都是龍頭鳳尾式的。十八般兵刃。件件都有。擦的是等光耀亮。就在這個時候。就聽有人說話。大聲叫道黃掌櫃的。我今天特意到你們這裏看看你的練功夫。如果要是合適的。不才我可陪着練幾趟。勝爺在這邊抬頭一瞧。才知這人姓黃。書中代言。論其來掌櫃的黃爺。還是一位老鏢行。差不多二十年前。因這人。費了好大的勁。才把鏢要出來。黃爺這一生氣。洗手不幹了。後來在這開了。不肯扔了功夫。所以教給上上下下夥計人等練功夫。到了每月初二十六。那就。的工作提前。會到一起一處練功夫。拿這個就算做了招牌。差不多是好武的。房跟黃爺練練。又花不多錢。再者說黃掌櫃有些和氣。黃爺名子單字名千。號叫十萬。外人稱神行太保。差不多遠近還是沒有不知道的。故此有人叫他。黃爺抬頭看了。但只見這個人。是店房後面火燒舖的。這個人姓孔名萬。生來力大無窮。全憑手裏這條通火的大通條。差不多不三不四還是真打不了他。沒事也在店裏跟黃爺盤桓武術。故而今天老早的就來了。跟掌櫃說回頭要有合適的。咱們打個對手。黃掌櫃一聽。遂說道孔掌櫃的。要是這麼着你就裏面請吧。常言說的好練不練的。你裏面看着點。孔爺聞聽哈哈大笑。分開衆人來到裏面。說話之間。黃掌櫃的叫夥計一個個的單練。從中勝爺穩住身形。留神看夥計們的功夫。不過就是普通長拳短打也未有甚麼出奇的。勝爺看罷了單練後來就是對打了。這個對

打。也就是江湖上練的那套活。勝爺瞧着就不愛看了，就在這個功夫就聽人家看熱鬧的異口同音的說道。掌櫃的我不差甚麼。您下場子給衆位開開眼吧。黃爺聞聽哈哈大笑。遂說道。我也沒有什麼驚人的本領。叫大家這樣重看。也不過幾手粗笨拳脚。也稱不起甚麼把式。黃爺說罷。脫去大襟。略微整了整十字絆。來到場子當中。衝着圈外一抱拳口中說道。在下黃千也沒有驚人功夫。不過借練功夫。爲的活活身體。再者說給大家提提精神解解悶。說罷雙手一擺。勝爺在旁邊一看。不由心中贊美這位黃掌櫃的功夫。只見他雙腿一立。差不多都是武術家。就有幾年好功夫。這就叫行家看門道。力笨看熱鬧。大家一立。差不多都是武術家。大衆看黃爺的功夫。個的個誇不絕口。贊不住聲。大家一立。差不多都是武術家。名字叫鬍子鑽天。抖身形往上一縱。足有一丈四五。他雙腿一屈。雙手抱肩。大家看着齊聲喝采。就連勝爺也失聲叫道。好兒，就在這個時候。黃爺身形落地收住架式。眼瞧衆人。作了羅圈掛。口中說道。諸位鄉親們。不才黃千現醜了。說罷。微微含笑伸手豎大姆手指。接着說道。諸位。方才我這手功夫。名叫鬍子鑽天。不是我說句狂話。這手功夫也就是我練。換個人不用說練的跟我一樣。像我這功夫叫他看也未必看見過。他們別位聽見這個話。可不以爲然。全是當地人。爲獨勝爺聽見這個話。未免有點刺耳朵。勝爺滿心不悅。未等他把話說完。勝爺接着說道。黃掌櫃練的功夫固然不錯。未免話說的太狂。別位我不敢說。不才勝英。我可拿這手功夫。當不了甚麼，黃千黃十萬聽聞。順着聲音觀瞧。看了

看勝爺。然後拱了拱手。口中說道。這位老師夫。既然您看不起我的絕藝。鶴子鑽天。當然你比我練的強。不客氣的話。願意單練。裏面練一趟。樂意對打。不才黃千我奉陪。說着話不住的衝着勝爺點手。勝英聽人家把話說完。這才分開衆人轉身形來到裏面。場子當中。衆人觀瞧。上下打量勝爺。個的個交頭接耳。那個意思是紛紛議論。大家也就是隨便一談。也有說方才進來這個。要跟黃爺比上。大概未必能行。看這位這個個兒。也許比上錯不了。衆人不過說說講講。紛紛議論。不表衆看熱鬧的談論，單說黃千黃十萬。上下看了看勝英勝子川。看罷心說。看這個人穿裝打扮。舉動不凡。當然功夫不含乎。黃爺看罷。跟着抱拳當胸。口中說道。老師夫魯貴姓。家住那裏。不才黃千願聞。勝爺開聽。不由爲難。有心不說自己名姓。未免不合適。有心把自己名姓說出來。若不勝。把名姓栽到這裏。未免可惜。勝爺左思右想。想了好半天。這才還禮說道。黃老師父要問。我可不能不說。我姓勝。排行在大。大家全呼我勝老大。直隸茂州人氏。黃爺聽了。不由得一笑。心說原來是一個無名小輩。別看他穿裝打扮這樣英勇。說一句費話。他這叫輕窠球外面光。黃爺想到這話。遂說道。勝老師夫。既然您進了場子。可見得是有意比手。沒別的請您發招。我給你接接手。我要那招那式不對。還得求老師夫指教。勝爺聞言。不由哈哈大笑。遂說道。黃店東你說話未免太客氣了。黃千說勝老師夫你遠來是客。還是你先發招爲對。勝英這纔往前一縱左手一恍黃爺的門面。右手奔黃爺胸膛打來。黃爺看勝爺拳到。那敢怠慢。把身形往右一轉。跟着用手掛他的胳膊。

。往前一上右步。橫着就是一掌。勝爺觀看。這掌厲害。名字叫順步單鞭勝爺恐怕躲不開。要打在胸膛或再左右兩肋。就是不死。也得去層皮。好在一樣兒。勝爺是家傳的武功。雖然說比不了江湖上一般成了名的劍客。差不多練過三年五載。想着要贏勝英那可算不成。這時候勝英。猛然一看黃千的掌。跟着往後一縱老虎坐坡。身快如飛。此時兩邊看熱鬧的可太多了。一看勝爺練了這麼一手功夫。不由得大家。齊聲喝采。掌聲如雷。就在這個時候。黃店東跟勝爺比了二十多招。黃千黃十萬一失神。被勝爺一個翻身轉還掌掌打黃千胸膛。黃千翻身跌倒。勝爺已有屠東武倒跟着連掌說道。貴店東老人家多多包涵罷。是我一時失神。有傷貴體。多謝。黃千聞聽站起身形。滿面皆紅。口中說道承讓承讓。勝爺站在場子裏得意揚揚口中雖未說出。心中前後意思說道我這十幾年功夫。不敢說打遍天下無敵。差不多想贏我的。敢說沒有多少位。勝爺正在得意之時。就聽有人念佛。大聲的說道。這位勝施主果然是能爲出衆。技術高強。出家人親自目賭。掌打黃店東。可見得武藝超羣。不過可見一樣兒。性高氣傲。太不成全人了。像黃店東在本櫃上教場子。教了些徒弟。這點名頭就算不容易。兩下比手他要是贏不了你。你也不能把他打倒塵埃。得給他留名譽只故你一掌把他打倒。對於你身上可沒有多大益處。對於他身上可有害。大凡練武的人。得知道這個。能容人處且容人。練武得知道練武的難處。還未等出家人把話說完。勝爺留神觀看。但只見說話這個人。是個出家的老道。長的是道骨仙風。身高六尺有零。花白的頭髮。挽着一個髮髻。檀香木道

冠。竹簪別頂。身上穿一件粗布道服。腰繫絲絛。足登青布雲履。高冑白襪。望臉上一看。面若銀盆。花白髯飄洒胸前。二眸子亞賽兩盞明燈。灼灼放光。勝爺看罷准知道。這位仙長。不是平常之輩。非劍卽俠。看罷。這才連忙拱手。抱拳當胸。口中說道。仙長。小子勝大這廂有禮了。方才您談這一片言語。您都是錯怪於我。言說我不應該打倒店東黃千。老人家您想想。勝老大我武術平常。拳脚已然出手。是我收招不住。慢說是勝老大我。就是仙長您。也未必留的住手。仙長聞言。未等勝爺把話說完。連連的搖頭。遂說道。這位勝老師夫。談話不要這樣張狂。我出家人。論別的我可不敢說。要談到練功夫。不算我自誇其德。凡是天下練武功者。沒有出我左右的。勝爺聞言。未免有點不滿。口雖未說。心中思想。這個老道未免說話太狂了他說我性氣高傲。他說話也够狂的。我方才所談。我可不算小瞧他。怎麼他談話還是這樣呢。我可是武功不成。衝你說話這樣狂勁兒。我就得要跟你比試試。到底看看你有多大功夫。自己把主意拿妥。遂說道仙長。這不是說到這了嗎。你可是練武的功老手。我可比不了您。今天小可我斗胆。跟您領教領教。老道聞聽念了聲。無量佛。說道。勝老師夫。你要打算跟我動手。咱二人可得賭上點甚麼。勝爺聞聽隨說道。仙長賭銀錢的話。咱以十兩爲頭兒。多了我可賭不起。老頭聞聽。連連搖頭。遂說道。就是十兩。出家人我也賭不起。這事咱這麼辦。你我二人當場動手。如果我不能取勝於你。我甘心拜你爲老師。倘若你不勝於我。那麼該怎樣呢。勝爺聞言。接着說道。仙長。如果我要不能取勝於你。我勝某

甘心拜爲師。仙長聽到這裏。遂說道。好好。君子之話。如白染皂。決無反悔。仙長說道。這裏。把佛塵往背後一插。遂念了聲無量佛。然後說道。勝老師夫如此說來。你就請先進招。勝爺也不客氣。遂說道。我就斗胆了。跟着奔前上步。把雙手一合。用力够奔老道頂樑打來。這招名叫童子拜佛雙劈掌。這一招仙長真要躲不開。打在仙長頭顱。就讓他有貫頂的功夫。也得把頸頸打折。好在一樣兒。道爺勸夫真叫不含乎。真稱手急眼快。跟着向前一搶步。雙手豎起。往左右一分。分開了勝爺胳膊。把雙手一合。往前一用力。這招功夫名兒叫雙撞掌。勝爺趕緊縱在旁。此時勝爺一看心中思想。未免駭怕。心說看這樣兒。大概我跟他動手。也用不了十招。我就得手敗下風。當場動手。輸贏到沒有多大關係。當着衆人我這勸斗栽不起。還得拜他爲師。未免顯着難着。勝爺一方面思想。一方亂動手。猛然間勝爺稍未一失神。被仙長一個單撞掌。把勝爺打倒塵埃。道爺看罷。遂說道。勝施主。多多包涵。出家人一時大意。此時勝英。站在場子當中。兩隻眼睛不住的。上下打量老道。有心要過去與人家再比試比試兵刃。憑家傳的八卦萬勝金刀未必準輸。又一想拳脚未能取勝。兵刃也未必能成。勝爺正在自己心中思想之際。猛然間聞聽老道。念了聲無量佛。說道勝老師。你何必站在那裏爲難。未曾動手以前。你我也講說的明白。誰要是輸了招。甘心叩頭拜他爲師。怎麼你輸了招。還在那裏發怔。還不前來叩頭。等待何時。勝爺聞聽不由得身往後退。心中這番難受。那就不用提了。有心不過去磕頭。我這麼大的人。豈能說出話來。出乎反乎。真要過



去磕頭。當着這麼些人。未免的臉上無光。自己慚够了多時。才拿好主意。還是給人家叩頭算對。想到這裏往前緊走。跪倒身形。口中說道。老師在上。弟子給您叩頭。仙長聞聽連連念佛。叫道勝施主。不可如此。這個話不過一說。也就是了。勝爺聞聽。連連擺手。口中說道。老師。你老人家可別這麼說。像我勝某。家傳的武功。可不算甚麼。差不多這些年來。在外面真沒幾過跟頭。此時被您打倒塵埃。我可就算栽了。如果我要給您叩頭。罪惡爲師。不但不算栽。而且這光榮我。真要是你老人家不收做徒弟。無論我經過多大險。今天我這場。就算短處。仙長聞聽。勝爺言講這麼一片話。似乎也有情理。再者看勝爺五官像貌。將來必成大器。天然帶的福份。道爺看罷。念了聲。無量佛。遂說道。既然如此。我也不客氣了。此時我再收你一個記名的徒弟。如果你要有相當的地點。我也可以到你府上教去。如要沒有相當地點。可以隨我出家人。奔往廟中。勝爺聽罷。心中喜悅。暗道這是我機會到了。真要跟他老人家。這三冬五夏。十年八載然後闖蕩江湖。成名何難。勝爺想到這裏。這才接着說道。老師雖然您如此吩咐。弟子我甚願意隨同老師您。奔往寶觀早晚練習去。老師代着我真是求之不得了。仙長聞聽點了點頭。這才把勝爺帶到老道住的房中。店裏掌櫃的。黃千黃十萬。進來道喜。大家鬧鬧嚷嚷。不多時給預備吃喝。當夜晚景無話。到了次日天明。勝爺拿出錢來。算還飯賬。掌櫃的是再三的謙讓。後來還是掌櫃的收賬。就算沒找他們爺倆要錢。不表黃千黃十萬。單說是。老道帶着勝英。順道前行。非止一日。這一天來到一座

大山。但只見。山清水秀。花草新鮮。四外無人。透着一份清雅。爺兒倆順着羊腸小道登山。來到山頂。只見有一座廟。座北廟南，站在外面看得明明白白。廟是三層殿。廟門對面是影壁。仙長帶着勝爺來到廟門前。登階台輕輕拍角門。裏面有人開門。勝爺留神觀瞧。裏面出來一個小道童。看年歲也就在十二三歲。長的到是精神百倍。看見道長。叫了聲。師傅。道爺一句話不說。帶着勝爺來到裏面鶴軒。把廟中出家的大徒弟楊道綠。叫到面前。把廟中經過。略微問了一問。然後叫勝爺說出其真實姓名。家住那裏。姓字名誰。給衆弟子。各自互相指引指引。當天不談。次日把勝爺帶到武術房。在祖師爺駕前。正式行禮。然後把勝爺從前所練的功夫。完全練一遍看看。仙長這纔說道勝英。自此你的武術不許先練。爲師教你練功夫。可不能。一年半載。你有福德。將我身上工夫。完全得去。不敢說。打遍天下無敵。差不多可贏不了你。譬如說你跟我練藝十年。將我所教給你的工夫練畢。再溫習你的舊有。那不就二十年的工夫嗎。萬丈高樓從地起。水從源流。樹從根。要你挨心實地去練。將來自有成功之日。自此對於傳武術定出時間來。每天到了吃完晚飯後。下場子練。練到三更。半夜子正。到那時才安息打坐五鼓天明起來。還是接着練。練到日晒三竿。這才算打住。白天沒有事的時候。老人家給他開講。所講的就是武術之中的奧妙。各門的真傳。十八般兵刃的用法。從頭至尾給勝英講說清楚。好在一樣兒。勝英也算福至心靈。所有仙長教導的。勝爺是一招一樣兒不忘。書要簡斷爲妙。勝爺跟仙長練藝。一恍就是十年。別的功夫。完全不談。

。惟獨三支金鏢。甩頭一只。那才算百發百中。上打飛禽。下打走獸。神仙難逃。再搭上自己。家傳的八卦萬勝金刀。仙長又給悟出救命三刀的絕招。自己覺着能耐大的了不得了。這才叫得意揚揚。這一天沒有甚麼事。爺倆個坐在鶴軒閒談。勝英笑嘻嘻的說道。老師。你老人家看看我這功夫。練的怎麼樣了。大概是。打遍天下無敵了罷。就沒有可能贏我的罷。仙長聞勝英把話說完。跟着用拂塵一轉。面往下沉。說道。勝英。你好大的胆。信口胡言。按你所練的武術。不過是微末之藝。竟敢口出狂言。你這還沒在外面。闖蕩江湖。真要是。在外面雲遊四海。有這種行爲。早晚准死在旁人之手。勝爺聞聽。仙長說了這一片話。不言語。那就算對了。有誰想勝爺還是年青氣太浮。自己壓不住火兒。接着問道。老人家。您這話。談的固然算對。不過可有一樣。要據我看。外面能贏我的。就是你一位。要是別人想要取勝於我。大概是未必能成。仙長聞聽。點了點頭。遂說道。好好。本應該將我身上武功完全教給你。還得練個三冬五夏。十年八年。再命你下山。成名露臉。有誰知你自己覺着自己武功高啦要是這樣兒看起來。這也算你福薄。勝爺聞聽。未等老師把話說完。跟着跪倒。自己口中叫道。老師。這是弟子一時失神。口過說出。仙長聞聽。搖了搖頭。遂說道。你趕緊收拾下山。你的工夫不能練了。怎麼呢。你好勇之心已動。挨性練工夫已不能了。說罷。站起身來。把勝英所用的東西。打點包裹。做了一個小包袱。放在勝英面前。用手一指。口中說道。勝英。這是你隨手用的東西。咱這廟裏清苦。也沒有許多金銀。這有點散碎的銀子。也

不足二兩。帶在身旁作爲贖費。上外面漂蕩江湖。所遇見練武功的。你要記在心中。如果要遇上敵手。當場敗北。你急速回山。二次學藝。到那時你才知道你的功夫不成。本應該不叫你下山。因爲你自己有點自滿。勝英還要跟仙長說話。述說自己失言之過。老道只是連連擺手。說道。勝英。你也不必多說。勝英聞聽。無奈只可點頭。道。老道。弟子到此。猶如一算。十年的光景。弟子我也沒敢動問老師你的姓名。今天奉師命下山。不得不如此。故而啟門。老師怎的道號怎稱。仙長聞聽。念了聲無量壽。口中說道。好。既然你問。我告訴你。咱這個廟。江下縣管轄。此山叫萬笏山。廟名叫松竹觀。爲師我姓艾。道號蓮池。勝英聞聽。竟是一怔。不由得心中思想。我由打進廟裏。老道練氣。白天給我講。據他說。這艾蓮池。身爲劍客。威鎮南北。十三省皆聞。原來不是別位。是我老師。可見得我一出家。竟是小劍客。借着老師威名。天下練武術的誰敢惹我。勝英想着。正在出神之際。猛然間。就聽仙長問道。勝英。雖然你是我門中弟子可有一樣兒。最要緊的規則。你可要緊記。就是戒色。從此下山。在外面蕩遊江湖。不可貪淫好色。如果犯了色戒。你知道你是我的弟子。我的寶劍。素不讓人。門戶之中。有你兩位師哥。如果在外面。與他們二人遇見。必要跟他們親熱。拿他們兄弟二人。當做親兄弟看待。他們必有一番的照應。你大師哥。就是那夏侯商元。二師哥叫諸葛山真。他是出家的道長。雖然是我的徒弟。兩個人身份可不小。差不多全是劍客。還有一樣兒最要緊的事。倘若你下山。在外面闖蕩江湖。一但敗北。急速

回山。不可延遲。勝英聽罷。連忙說道。弟子領命。然後把自己東西收拾齊畢。向老師告辭。爺倆分手全都是二目落淚。這也是師生素常感情。勝英在頭前走。仙長在後面送。直送到廟外。勝英回頭。看了看仙長。老師還在後面呢。這才說道。老師。你老人家。請回去吧。那有師傅送徒弟的道理。仙長聞聽。搖了搖頭。叫道。勝英啊。咱們門戶有這個規矩。當初我把技術練成。你師爺也是如此的送法。他老人家說過。門戶中多收一名弟子。那叫樹大枝葉寬。本固枝榮。我送你一層。有一句話。要跟你說明。囑咐你的事。件件要你記在心頭。不可忘懷。一旦同要忘了。可惜你這條性命。那就叫浮於東流。勝英聞聽。遂說道。老師。弟子我決不敢非為。說到此處。爺兒倆個。這才洒淚分別。不表仙長艾蓮池。單說是勝英。由打武笏山下來。亞賽游龍得水。猛虎見山。高興的不得了。下山一來。注意答處。打聽練把式的場子。必然要登門拜訪。把老師請過來。當場比試比試。也該着勝英露臉。差不多他所到的地方。勝英那一處也沒落下風。好在一樣兒。自己行跡無定。信步而行。後來才把主意拿妥。打算回過鄭州。到了自己家門看看。他等所有的家人。也好放心。書不多叙。這一天來到鄭州鎮。到了自己門首。伸手打門。功夫不大。有人出來一看。見主人回來了。不由心中歡喜。來到裏面。個的個施禮。勝英把走後的經過。略微的問了問。家人等一一回答。勝爺在家裏住了些日子。看了看所有的家人。是精明強幹。對一切的事。辦的都是妥妥當當。勝爺生性就是這個毛病。他是好動不好靜。再者說勝英也不是這個年歲。在家裏住

了有一個月有零。自己很覺着不高興。悶的了不得。後來才把主意拿妥。還是到外面闖蕩闖蕩。倒有意思。敢情人要是在外面跑慣了。真不喜歡在家中呆着。故此勝英在家中不耐煩才把家人叫過來。告訴他們。家中一切的事。必須要留神。諸事小心。自己把應用的東西物件拾掇好了。這才由自己家中動身。各處閒遊拜拜場子。遇見鏢局。也要拜訪拜訪。到處裏打聽有能爲的人。如果打聽出來。必要親身訪求。當場比試比試。差不多的打算把勝英贏了。真還是費事。這一天勝爺隻身一人來到了太湖的湖沿。站住身形。看了看湖水滔滔白花滾滾。來來往往不少的遊船。抬頭往東看。一望無際甚是好看。勝爺覺着高興。心中思想。願不得。是人人都說太湖是名勝之所。今日一見名不虛傳果然不假。太湖我是看了。還有虎邱山。必遊。就着我到了江蘇。順便我也開開眼。勝爺正在自己想的出神之時。猛然間。聽見有小孩兒啼哭聲音很悲。不由得一怔。留神。順着哭聲觀看。但見湖沿上站着一個大個兒。長的是相貌兇惡好不怕人。旁邊兒站着一個小孩兒。看年歲也就在八九歲。長的還真不錯。看那個樣兒。大概還不是平常人家的孩子。身上穿着一身絲綿。五官清俊。相貌堂堂。就在那裏不住的痛哭。大個兒。一面說話。一面不住的打這個孩兒。口中說道。小冤家。你不用哭。聽我告訴你。小子你沒有福。真要是有福。也不能落到我手。既然落到我手。冤家你就得認命。我說話。你要是不聽。今天非把你打死不成。小子把話說完。還不住手的打。但聽叭叭的聲音。勝爺看此光景。不由得有氣。心中暗想。大個兒這個小子。真可恨。別管這個孩

兒是他甚麼人。他也不應當這樣兒打。勝爺想到這裏。走到近前。大聲的說道。得了。先不用這樣兒的打了。小孩子家。甚麼不是。吓唬吓唬也就是了。何必這麼大的勁頭兒呢。不用問這個孩兒。准不是你的。如果要是你自己親生的孩子。要了你的命。你也捨不得這樣的打他。大個兒聞聽勝爺說完了這一片話。不由得留神看了看勝英。上下一眼。下看一眼。然後一陣冷笑。遂說道。這位我看你。不用多管這一種閒事。別說是你。差不多誰也管不了。我跟你說的是好話。不用說你是外鄉人。就讓你當地人也管不了。有甚麼事。你快辦去吧。我說的是好話。如果你要是不聽。倒還我可不管。小子說的正在高興的時候。留神在看了看。人全都圍上了。一位位低言細語。互相接談。可也不知道他們大家說的是甚麼。就在這個時候。但見勝爺。二目圓翻。這纔叫這朋友。你不用跟我說這個。我所說的這片話。完全是好話。聽不聽在你。不過可有一樣兒。你得把小孩的來歷跟我說明了。不然的話。這個孩子。你領不了走。大個兒聞聽一瞟眼。遂說道小子。你是幹什麼的。要多管閒事。既然如此。我得給你點厲害。不然你也不知道太爺我是誰。說着話。往前一搶步。舉着手對准勝英的面門便打。勝爺留神觀看。見小子手到。往旁邊一閃身。用左手一捋大個兒的腕子。右手順着左胳膊的底下。照准他的胸膛上。用力打來。大個兒思躲。焉得能够。就聽撲咚一聲。小子倒臥在地。勝爺哈哈大笑叫道。朋友。聽我告訴你。講別的我還是不行。論到了動手。別說是你。差不多的。打算把我贏了。大概不准成。像勝英這個話也叫多說。因為甚麼呢。湖沿站的人太多。倘有練武

功的聽見。未必滿意。就在這麼個時候。就見大個站起身形。拿眼看了看勝英。然後說道。好小子。你敢多管閒事。把太爺我打了。回頭我要是不叫你認得我。我就不是英雄。小子把話說到這裏。聽了那小孩兒。遂說道。小冤家。你聽見了沒有。你要是打算活着。跟我走。有你命在。如果不跟我走。想活。就算萬難。小子把話說完。冲着小孩兒發威。此時小孩兒。到不哭了。用一手一指遂說道。你走你的吧。不用管我了。今天我遇見這位大爺。無論他是死活。我也跟着他老人家。大個聞聽說道。好吧小冤家你既然要死。我就不管你了。把話說完。轉身就走。勝爺二目圓翻。看着這個孩兒。就在這麼個時候。就聽羣裏有人說話。口中說。這位朋友。你快走。叫我看看。這場閒事管不管的不要緊。不是我多說話。管你也不管不了。差不多的誰敢得罪他們。不錯小孩子是冤。就讓他冤。這個孩子也得認命。勝爺聽罷。順着聲音留神觀看。但只見說話的這個人。一歲也不小啦。足有六七十歲。長的到是很精神。勝英看罷。冲着老頭一點手。叫道老爺子。您這裏來我有話說。老頭兒聞聽。走過來問道。朋友有甚麼話你說吧。我知道的必告訴你。好在我這麼大年歲。死活我也不在乎。勝爺聽罷遂問道。老爺子方才走的這個人。姓甚麼。在那裏住。這個孩子是誰家的。究竟是怎麼一段事。分神向我談談。老頭兒說道。你要問這個事。這纔算小孩兒沒有娘。提起來話長。三言兩語。也說不完。最好。們找個地方說去。勝爺點頭。帶着小孩往前就走。對着湖沿。就是榆柳莊。進莊口留神看。坐南有一座店。字號是全陸客店。來到店門。有夥計往裏讓客。



來到裏面上房。叫夥計泡茶。然後勝爺才說道：「老爺子您快說吧。到底是怎麼一段事。老頭兒聞聽說道：『別忙。我對於這個事兩天沒吃飯。不果是沒有辦法。氣也得把我氣死。老頭兒這纔從頭至尾。細說了一遍。』書中代言。這個孩兒姓孫。他父親孫玉文。是一個教書的老夫子。家裏也沒有甚麼。老夫妻。眼前就是這個孩子。學名叫孫翰元。才八歲。精明伶俐街坊人等。沒有一位不喜歡他的。老先生一年的收入。到也足夠吃喝。也沒有存項。在去年孫老夫子大病在身。把家中所有東西物件。全都典賣已空。孫老夫子的病可就好了。不過吃喝不足。孫先生借了十兩銀子的閻王債。無論如何。也不應該借坐地虎皮龍的錢。借他的錢。滾利計算。借十兩連八兩都不給了。干脆說。就叫借不起。孫老先生在不得已之時。借這十兩銀子不要緊。還了足有三十兩也沒還清。問真了連利錢還欠他二十多兩。老夫子一看。這個錢就算沒有日子還完。這一天皮宅的家人。要利錢。孫先生說道：「管家。我欠皮大爺這十兩銀子。拿得利可算不少了。沒有別的。我求管家。給我美言美言。問問大爺我一共欠多少。把利錢給我止住了。我是按月還本。無論怎麼樣見。管家也得給我分分神。如果把事辦完了。我還給管家你買一雙鞋穿。論理說。孫老先生這個話。說得就算很有情理。那知道。這個管家聽完了。到翻了。瞪着眼睛大聲的說道：「孫先生。你這個話。千萬可別這麼說。別人這樣兒的說法。他們不得甚麼。你是一個念書的。沒有你不知道的事。你說把利息停住了。淨還本錢。你想想。我們大爺是幹甚麼的。上上下下我們一百多口子人的生活。指着甚麼。全要

相你這樣兒的辦。無論怎麼樣兒。我們也活不了。衆人可吃甚麼呢。這個話你是跟我說。如果要是跟我們大爺。這樣兒的說法。最少也得打一百個嘴巴子。叫我說別費話。拿錢來。孫老先生聞聽。這纔說道。管家你聽我跟您說。我這可不是找便宜。由打我借皮大爺這個錢。不但是我的利錢不差。並且細算起來。三個月。我花了四個月的利錢。既然我的利錢不差。怎麼我欠的本錢又多了呢。到底還是怎麼一段事。求您得給我說明白了。不然的話。日子長了。把我們這一家子人。都折算了去。這一筆錢。我也還不完。那小子未等孫先生把話說完。哈哈一陣大笑。叫道孫先生。實話告訴您。這兩錢。就借您不借。只要借上。就沒有日子還完。若不是人你亂說皮大爺放的這叫閻王債嗎。孫先生聞聽小子說完這一片話。不由得有氣。遂說道。管家。你說這個話。還有王法嗎。管家聽罷。氣紛紛的說道。甚麼叫王法。我們大爺完全不懂。今天。們這個話。就是這麼說。不但找你要利息。連本錢你也得給。真要是不能給。們找一個地方說去。說着話伸手去抓老頭子。孫先生是一個教書的。別說大病將好。就是沒有病。那裏來的力氣。那小子抓住了手就打。連着吧吧的聲音。幾掌把老夫子打的都說不出話來了。好在一樣兒。孫先生的人緣不錯。街坊們聽見了。這院裏亂嚷。趕緊過去看看。見着孫先生。問了問從前的情由。孫先生略微談了談大概。衆人聽着也是沒有法兒。別的話不用說。簡直惹不起皮龍。後來大家說道。管家也不要生這麼大的氣。這不是說到這裏了嗎。們還是照辦。決不叫管家你着急就是了。惡奴聞聽接着說道。既然是你們大家出

來了。我也別不給面子。錢叫他照樣兒的給。可是一樣兒。得叫他給我們找一個保。如果是無有保。今天我們是完不了。大家聞聽全都怔了。一位位。面面相觀。就算沒有辦法。後來惡奴。自己出的主意。先把孫少爺帶走。他算一個交待。找着保。再把少爺換回來。小子把話說完。搶進去。把少爺一拉。小孩兒那裏看見過這個。吓得放聲大哭。惡奴不容分說。走上前來。吧吧就是兩巴掌。拉着孩兒就走。孫先生看此光景。大聲罵道。好小子你這是真不叫我活了。別費話。你把我這條老命要了吧。惡狠狠過來。伸主要抓惡奴。小子生來的力大。用手一推。把孫先生推了個跟頭。小子拉着少爺就走。這也算是活該。遇見了勝爺啦。今天到店房裏一談。勝爺聽的是明明白白。不由得這個氣兒可就大了。點了點頭。說道反了。反了。光天化日。外面竟有這個事。老實人還活得了嗎。咱們這們說吧。我先把孫少爺給送到家裏去。無論是有甚麼事。全有我。衆人聞聽。齊聲說道。這位大爺貴姓。那裏的人。可不是我說廢話。這個皮龍可惹不起。還不用說。你是外鄉人。說是我們當地有頭有臉兒的人。都惹不了他。這個話還沒說完。就聽有人說道。老二你先別這麼說。看人家是外鄉人。都能說這麼一句橫話。可惜咱們本鄉人。今、你這麼一攔。也不怕別人笑話。事不是到了這個樣兒了嗎。由我這裏說。借着這位大爺的熱心。咱們這場事還是真得鬧鬧。不然的話。咱們受到甚麼時候算完。我姓馮的算不在乎了。無論事到了怎麼樣兒。把我算上。往下問還有誰。只聽馮二爺這麼一句話。跟着大家一口同音的說道。二大爺你老人家不是這麼說嗎。我們大家

全都聽你的。老頭子你說怎麼着。就照辦。衆人亂嚷七全都說對。這才問勝爺的名姓。勝爺說家住鄭州。古城村勝家寨。姓勝名英。號子川。大家問聽也不知道。勝爺是怎麼個人。遂說道。這一場事。我們全聽勝爺你的。勝英點頭。遂說道。我看這個小子。他走當然回去報告皮龍。姓皮的來。我看他也不到這裏來。一定他先到孫先生家裏去。們不必在這裏等着。先到孫宅。衆人聞聽點頭。大家站起身形。把店錢給人家。然後衆人動身。來到了孫宅。小孩子。頭裏走。報告老先生。老夫子聞聽趕緊出來。把衆人讓到裏面。先給勝爺引見引見。然後把所遇的事。跟孫先生談談。老夫子跟着跪倒。給勝爺磕頭。然後又要與衆人行大禮。馮二爺攔着說道。孫先生。別行禮了。今天。們遇見這位勝大爺。他老人家是。們全村子的救星。真要是能够把皮龍治服了。算是給。們莊子上除了害了。衆人正在說話之際。外面一陣大亂。有人進來說道。諸位別亂。皮龍來了。勝大爺你說。們怎麼辦吧。勝英聞聽哈哈大笑。遂說道。諸位。只管放心。一點兒關係沒有。勝英不在這裏。我可不敢說。勝英在此。皮龍何懼。大家聞聽此言。一位位全都歡天喜地。就在這個時候。外面一陣大亂。早有人進來說道。勝大爺你快出去看看去。大概是皮龍帶着人來了。孫老先生聽見皮龍來了。吓得顏色更變。口中說道。勝大爺你聽見了沒有。皮龍來了。應當怎麼辦。快拿主意。勝英聽罷。說道你們大家只管坐穩了。全有我一面承管。設至此處。站起身形。往外走。來到外面留神觀看。果然是來的人不少。從中就在那個大個兒。一眼看見了勝爺。跟着一指說道。

朋友。你不用不含乎。我們大爺來了。說着用手一指。小子背後站着的那個小子。勝爺看了。後面這個人年歲。也就在四十歲左右。身上衣服講究。白嫩嫩的臉膛。連一點血色也沒有。二目無神。鼠耳鷹腮。天然沒帶着福氣。也不像長壽的樣兒。勝爺看見。小子這樣五官像貌就有氣。看罷就聽皮龍說道。小子。你是那裏趕來的。敢在這裏惹你家大太爺。依我良言相勸。過來給我磕頭。還則罷了。如其不然。我吩咐一聲。把你打死。不算我無情。勝爺聽見皮龍如此的講話。那裏聽的慣。跟着說道。小子你不用放屁。你唬別人。你可唬不住我。姓勝的。走遍天下。帶管路見不平。無論是誰。也不能任意欺負人。就不用說是小子你。就說是當今天子。任意胡爲。勝英知道。也是決不相容。如果你要不信。今天我叫你見識見識。說着往前一闖。伸手就抓皮龍。小子一見。心中害怕。跟着吩咐手下打手。打。衆人答應一聲。一個個走向前來。各持着兵刃。把勝爺圍上。打算以多爲勝。一句話不說。向前打來。勝爺看的明白。沒敢亮自己的刀。恐怕他們衆人躲不開。傷了他們的性命。也是麻煩。別看勝爺沒拿兵刃。闖入衆人當中。亞似生龍活虎一般。指東打西。如入無人之境。打的衆惡奴。一個個齊聲喊嚷厲害。霎時光景。再瞧衆打手。個個全是頭破血出。在先前還敢往上闖。後來誰也不敢往上闖了。好容易奔過來。被勝爺不其拳打。就是腳踢。全都叫苦哀哉。四外看熱鬧的人圍的太多了。大家看着心中歡喜。全都說這是小子們的報應到了。就憑人家一個人。他把們打的這個樣兒。他們也不害羞。大家全是這麼說法。從中有一位上年歲的。老頭兒連忙說道。

諸位。你們大家先用歡喜。因爲這一場事。還沒鬧完了。皮龍這個小子。不是好惹的。官私兩面都有朋友。別看這個姓勝的。能耐不錯。到了官府上。就怕他頂不住。大家這叫紛紛議論。隨便一談。就在這麼個時候。留神再看。把所有的打手。全打的四散奔逃。單獨剩下皮龍一個人。跪在當地。不住的磕頭。連連的說道。勝爺饒命。大家看着。拍着巴掌的樂。數年的光景。也沒看見過皮龍這種狼狽的樣兒。衆人正在喝采之際。就聽勝爺大聲的說道。皮龍。依我良言相勸。從此不准你欺負好人。你能改過。我饒全你的性命。如若惡習不改。刀斬頭顱。你後悔已晚。好在一節。皮龍看着。勝爺武功。這叫親眼目睹。他這才跪在地上。叩頭求饒。口口聲聲的說道。這位勝大爺。如果你要能饒了我。無論有甚麼條件。我都可以應從。勝爺聽罷。點了點頭。遂說道。好。既然孫先生該你錢。不知欠你多少。要你再話實說。可有手續。皮龍聞聽。連忙說道。勝大爺。他欠我文銀十兩，我家裏有個字據。回頭我拿來。交給孫先生。衝看大爺你的面兒。這倆錢兒我不要了。勝爺聞聽連連搖頭說道。皮龍。你也不用這麼說。姓勝的我了事。也不是以強壓弱。該多少錢。那算姓勝的給了。慢說是十兩。就是百兩。也出在我一人身上。別的話也不用說。你派家人。給我把手據拿來。你可得言能應口。不准你口是心非。倘你面善心惡。姓勝的我可不容。好在一樣兒。我的厲害。你也知道。皮龍聞聽。連連點頭。遂說道。是。站起身形。一方面打發家人。把係老先生字據取來。惡奴聞聽答應了一聲。扭頭如飛跑回家中。去了工夫不大。孫老先生手據取

來。交給了皮龍。皮龍用手接過，遂抱拳衝着勝爺說道。勝大爺。這就是那張字據。當面交給你老人家。這筆錢。到沒多大關係。好在我也不在乎這個。勝英聞聽。哈哈大笑道。皮龍，你也用不着說這些費話，你把銀子拿了去罷。說着話。用手一掏。由兜囊之中取出銀子交給皮龍，小子連忙讓了好半天。這才把銀子接過。然後笑嘻嘻給勝爺行了個禮。扭轉身形走去。衆看熱鬧的一個個。沒有不拍掌大笑的。此時勝英。看見皮龍走後。這才回轉身形。看了看老先生孫玉文。遂叫道老先生。事情都給辦完了。這是那張字據。你好好把他保存着。皮龍大概就不能再找你要錢了。老先生聞聽。趕緊跪倒身形叩頭。口中說道。勝大爺你老人家可算在我們這一家大小身上。積了德了。沒別的。您請到裏面坐吧。不怕涼水溫成了熱茶。你喝一盃。表白表白我們一家老幼。敬奉你老人家的。勝爺聞聽。搖了搖頭。說道。老夫子。你不用費這麼大的事。這種事在我姓勝的身上辦。算不了甚麼。就在這般時候。就見過一位上年歲的老者。在係先生耳邊。低言巧語的說道。孫先生。你千萬不可叫這個姓勝的走了。不是我這個人心多。我看皮龍受這麼大的委屈。他准不能算完。有這位勝大爺。皮龍他可不敢怎麼樣兒。如果他老人家走了。咱們這一莊子。可就遭了殃啦。孫先生聞聽。心中思想。知道人家說的有理。有心要說話。不過臉上帶着不好看的樣兒。那個人明白。知道孫先生。對於經濟上稍差。留下了勝爺。這不也是挑貨嗎。好在一樣兒。這個人既然想主意。當然他有個打算。衆人湊幾個錢。接濟勝爺吃喝。這纔當着勝爺發表。遂說道。勝大爺。我們

大家有一件事。打算跟您商量商量。瞧您這個樣。你是打算不在這裏了。不過可有一件事。我們得當着您的面前。求您最好還是在孫先生這裏。多住幾天。怕的是皮龍。二次够奔孫先生這裏找碴。勝爺聽罷。搖了搖頭。遂說道。諸位。這話不是我的大一點。皮龍他。受我這一次的驚吓。量他一年不敢發威。難道說他走了還敢復來。那是決無此理。那個人聞聽。連擺手說道。勝爺這話可不能這樣說。是有您在此。他不敢來。如要您前脚走。皮龍也隨着就來。勝爺聽着他們講話。似乎也是有理。接着說道。諸位。我不當就走。你們大家要求。不過可有一節。我是個忙人。叫我在此久住。那焉能成的了。你們不是說到這兒嗎。我在這裏住三天。如果三天以裏。他要是來。勝英我就要跟各位告辭了。衆人一聽也對。人家既然如此的說法。大家也不肯多留。謙謙讓讓。把勝爺讓到了孫宅。一切吃喝不必多表。眨眼的光景。就是兩天。到了第三天的早晨。勝爺那個意思。要打算收拾一走。猛然間外面有人進來。口中說道。勝爺可了不得啦。果然不出王大爺所料。皮龍他。真帶着人。找碴來了。勝爺聞聽。不由的。氣。遂說道。這還了得。我不肯下毒手於他。他敢這樣胆大包天。這一次我要給他一個厲害。勝爺說到這裏。站起身兒往外走。來到外面留神觀看。果然一眼瞧見了皮龍。帶着二十多名打手。一個個手中全拿着兵刃。個的個威風凜凜。全都是狐假虎威。就在皮龍背後。站住有五六個人。身上穿着官服。看那個樣兒。是衙門口的官人。勝爺看罷。心中思想。這個皮龍真叫不含乎。不會想。他真又來了。這分明他不是跟孫老先生。他這是騙



我。書中代言。皮龍那日被打。帶着衆人回家。氣的他顏色更變。咳嗽嘆氣。是一點辦法也沒有。就在這個時候。在旁邊有個惡奴。姓侯名兒三。不由樂了一聲。叫道。大爺。您用不着這個樣兒。愁眉不展的。不是在孫家受點氣嗎。不是我侯三說句大話。就不用說是孫玉文。就連那個姓勝的。叫他難逃我手。要是出氣。費不了多大事。不過可有一節。大爺您得花幾個錢。皮龍聞聽。遂說道。侯三兒。你要能出了我這口氣。那怕花敗了家。我都不在乎。你得跟我說。怎麼纔能給我出了心中惡氣。侯三兒聞聽。並不慌忙。他這才從頭至尾。細說了一遍。暗表這個侯三兒。有個叔伯伯哥。姓侯名玉龍。在蘇州府。當三班總役。紅名的大頭。蘇州府的老爺。又是個貪官。對於公事一切。又是個外行。裏面是全憑隨行的師爺。姓范名玉。浙江紹興府的人氏。視財如命。人送外號。叫范桶。外面一切想錢的事。全仗着這個侯玉龍。所以他全在貪官眼前得寵。要說蘇州的正堂。他這個姓。也算生色。他姓苟。官印叫通文。別看他名字叫通文。對於文字上。他是一字不通。好在一樣兒。這個小子。有個門子。就是北京城。寶藏庫的首領。馬鏢馬世臣。馬太監。苟官借着馬太監勢力。陞任蘇州府。刮淨地皮。今天這個侯三兒。談起侯玉龍來。他准知道。在蘇州府眼前。准可以說進這點話去。打算使個手眼。不單是孫玉文。連那個勝英。打到了官府。連打帶罰。給他兩個人來個難看。好給皮大爺出出這口氣兒。皮龍聽見這片話。似乎有理。連忙哈哈大笑。叫道。三兒。這事。要是你能把他辦好了。別的錢都不算。我單賞你一百兩銀子。侯三兒聞聽

趕緊近前。遂說道。大爺。我先謝謝吧。您先給我拿五十兩銀子。我到衙門口裏。上上下下打點打點。見着我哥哥侯玉龍。把你這份意思。跟他說明白了。我想他不能不管。皮龍聽罷。連忙點頭。遂吩咐人到賬房。取紋銀五十兩。交給了侯三兒。侯三兒接銀在手。樂嘻嘻的說道。大哥您就侯喜信吧。侯三兒把話說完。轉身形往外就走。功夫不大。來到了府衙。進角門到班房。道了一聲辛苦諸位。你們侯頭。在這嗎。夥計聞聽說道。您少候一候。這才打發人。功夫不大將侯玉龍請到。一眼看見了侯三兒。遂說道。老三。有事嗎。侯三兒聞聽。點頭說道。大爺。你隨我到這廂來。我有一句話說。侯玉龍點頭。這纔哥倆出了班房。來到了東南角上。回頭看了看。四外無人這纔叫道。大哥。現在這有那麼一段事。就把跟皮龍所談的一切。前後細說了一番。侯玉龍聞聽。不由的就是一皺眉。叫道。老三。事可不大。不過可有一節。這個姓勝的。叫您這麼一說。就算有些扎手。真要是弄出麻煩來。連哥哥我也接不住。侯三兒聞聽。不等說完。由身旁掏出銀子來。雙手奉獻。遂說道。大哥。這有點小意思。您帶着買雙鞋穿吧。侯玉龍看見了錢財。心中歡喜。樂嘻嘻的伸手接過。覺乎着份量很重。准知道這不足一百。也有八十。遂說道。老三。這種事。們核計核計再辦頭一樣兒。打算拿官府勢力。吓唬人家。別人還有可說。惟獨孫先生。他是個念書的。無論。是甚麼樣兒的公事。人家都。要想唬人家。那怎能做的到。要講動手。聽說這個姓勝的。武功不壞。真要跟他比劃上。贏不了人家。未免顯着臉上無光。侯玉龍把話全說完了。真不

給人家。想出法子來。那未免下不去。好在侯頭兒。對於經驗上不壞。自己沉了好半天。這纔說道。老三。我可不是給你出方子。這件事你主的了。主不了。如果要是你能主。你再叫皮大爺。花上幾百銀子。就由哥哥我這說。准能一妥百妥。如果說不打算再花錢了。咱就另想別的辦法。侯三兒聞聽。跟着說道。哥哥。花錢不要緊。只要能把這段事辦成了。我回頭見着皮大爺。就算有個交待。侯玉龍聞聽。這纔說道。這筆錢我也不要。我們這府裏。有個看家護院的。姓趙名登。外號叫四眼貓。侯三兒聞聽。接着說道。大爺。這話咱們這麼說。無論是很麼事。我就滿交給了。明天我就帶着這位趙老師。我們皮大爺家裏見。有甚麼話咱是皮府裏說。侯頭兒一點頭。老三這才當面告辭。不表侯玉龍。單說是侯三兒。趕緊回歸皮宅。穿宅過院來到裏面。見着了皮大爺。就把見着侯玉龍。前後的話一說。皮龍聞聽。心中歡喜。點了點頭說道。這件事你辦的好。這位趙老師到了。准可以給我出出這口氣。不是花倆錢嗎。那沒有多大關係。當大不談。次日。果然侯頭兒。帶着趙老師來到了皮宅。一進門侯三兒一看。樂的了不得。這纔近前。互相給皮龍引見。然後搬了凳兒叫他坐下。侯三兒笑嘻嘻的說道。大哥。您有甚麼話。這就說吧。皮龍又把自己所遭所遇稍微略談一個大概。然後請問趙老師。應當怎麼辦。才能算圓滿。趙老師聞聽。遂說道。這話。這麼說。我跟我們侯頭兒。帶着兩名夥計。先到孫先生家。找找勝英。如果他要是那裏。拿官府的勢力。先吓唬吓唬他。倘若能找個淨面兒。勝英他肯走。剩下孫先生。那就好辦了。皮龍聽罷。趙老師

的這片話。口中說道。這位趙老師。我說句話。也不跟你客氣。我的事如同你的事一樣兒。手後無論有甚麼事。也不用跟我商量。你看着能成。那你就作主。如果談到用銀子的話。你就告訴侯三兒一聲。皮龍把話說到這裏。站起身形。拱了拱手。遂說道。趙老師。我還忙着了。你要甚麼話。你就跟侯三兒一說。就成了。皮龍說到這裏。轉身往後走。不表皮龍。單說是。四眼貓趙登。這位趙老師帶着侯玉龍。由打皮宅出來。來到官府班房裏。跟着挑了兩名精明強幹的夥計。這才帶着他們。够奔係老先生家中。打發夥計。堵着孫爺門。大聲的說道。裏面有人嗎。這句尙未說完。由裏面出來人。彼此一接談。這才給裏面勝英回話。勝英一聽。這才來到外面觀。一眼看見了官人啦。勝英心中。也得打個轉。常言說的却好。光棍不鬥勢力。又一想。豁出一身剮。敢把帝王打。如果要不攔個厲害的。也鎮不住皮龍。自己想到裏。衝着對面的人。高聲說道。諸位。那一位找我。不才我姓勝。名英。家在鄭州鎮。如要找我有事。請出來與我面談。勝英這句話。還沒落下去。趙登搶步近前。大聲的說道。勝英。不才是我。姓趙名登。有個外號叫四眼貓。我就是蘇州府裏的看家護院。大教師爺我聽人說。你這個姓勝的。不含乎。淨敢大膽包身。打了皮大爺。今天沒有別的話說。打算不輸面。也不難爲你。跟我到。趙皮宅。見着了皮大爺道嫌。如要皮大爺高興。你就遠走高飛。如其不然。我給你來個厲害。叫你認認四眼貓。勝爺聽罷。微微的一陣冷笑。跟着說道。趙登。你用不着說這些話。別拿官府的勢力壓我。我勝英是守法良民。打算無故拿

大帽子壓我。那可算不成。打完了你。找了個地方跟你說理去。要論到你這個四眼貓。也就是借着人家勢力。要打算跟我武力相爭。也不是我看不起你。你會的也就是鄉間笨把式。要打算跟我動手。就像你這個樣兒的。有六個也未必能成。四眼貓趙老師。聞聽此言。氣了個了不得。把眼一瞪。大聲的道。好你個匹夫。淨敢信口開河。滿嘴胡說。小看四眼貓。小子說到這裏。往前搶了一步。掄起拳頭來。照着勝英頭頂。泰山壓頂。帶着一陣風奔往勝英打來。勝英這時看的真而切真。看趙登舉拳照着自己頭顱打來不用說大眼角。連小眼角兒也未看。拳離着遠連動也未動。趕離着自己身形切近。略往左邊上了半步。伸出右手來一拉趙登腕子。底上一腿。跟着往回一帶。說你去罷。你說四眼貓。也算真聽說。這時身不由自主。往旁一歪。撲咚一聲響。這麼大的一個四眼貓趙登。來了個爬虎。勝爺抖身形往旁邊一縱。哈哈笑道。四眼貓。我說你不成。你還不信。進手就一招。當時見輸贏。我看你快快逃命去罷。勝爺這正說着話。眨眼的功夫。趙登手按塵埃。站起身形。一聲未言語。使用窩裏加炮。照着勝爺胸前又來了。勝英不由有氣。心說。好個不要臉的東西。我是真佩服你。別看一招見輸贏。他躺下的快。起來的還是真俐落。這不是你不認輸嗎。這回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利害。勝爺心中暗想。小子四眼貓招可來了。勝英並不慌忙。要按理說就應該閃身形。誰想這回勝英。這手也損點。看了看拳離着身兒近。便換一手騰腹吸胸。往後又退進去半尺去。勝爺借着這個勁兒雙手捧住趙登手腕。往外邊一推。這時四眼貓想要爭扎那裏能够成。微然一怔神。勝英抬起腳來

用了個蹀子腿。就聽嗚咚的一聲。墮在了趙登小腹以上。四眼貓想要站起。那裏能行。跟着往後倒退五六步。跌倒埃塵。趙登雙手按地還要起來。怎奈勝爺這腿用的勁兒足。自己站了半天。還未站起來。這時勝英。抖擻精神。站在那裏發威。這時候四外看熱鬧的人。可圍的太多了。圍了個裏三層外八層。裏外不逞風。大家看四眼貓左手直甩打。右手爬地。這時捧的他。暈頭轉向。在先前勉強着還起來支持。趕到後來有心要起也起不來。侯玉龍在高處觀望。暗自說道。今天我們這架打不了。耳聞着這個姓勝的。是能手。今天得見，果然不假。趙老師不成。我要去也是白搭。還不如馬上回去。說那句麼話。有甚麼事再說。侯頭思想至此。纔來到當中。大聲說道。姓勝的你也用不着這樣得理不讓人了。今天打架我們算栽了。沒別的。請你辛苦一趟。跟我到一回縣衙。有甚麼話那裏說去。侯頭說着話。還上前去要抓。勝爺說道。我無犯法我跟你去不着。就在這時有人說道。這是爲甚麼事。二位今天這場事我給了吧。從中事我亦明白。這位勝壯士是抱打不平的。因爲本地惡霸。皮龍欺負老實人孫玉文老先生。人家姓勝的年青青的。知道皮龍作事不公。難道說。是個官人。就不知道了嗎。我看這個人全臉。賞給老朽我就算。高高手。把這個面兒賞給我啦。這位老頭兒。說到這裏。侯玉龍一。心中思想。這可是我的台階。俗語有這麼一句話。光棍不吃眼前虧。想到這裏。強做出來笑容。抱拳說道。這位老大爺。這不。說到這兒嗎。我可不能不把這個面子給。姓勝的他。是外鄉人。說話太狂了。對於他跟他皮龍兩造的事。我們可是不得而知。怎麼說我是姓的皮煩出來

。那可就錯想了。我們也是抱打不平的。這個姓勝的。說話太叫人生氣了。再者從中說的內幕我們也不明白。這不是您說到這兒嗎。我們就算把這個險兒。給老大爺您了。說到這裏。回頭叫道。師哥。咱也不用在這了。咱是先回衙門。有什麼話改日再說。要不然這件事。咱跟他也沒完。皆因這位老大爺出來了。師哥。別的話咱也不用說。隨着我走。四眼貓趙登。在旁邊一聽。也是一點辦法沒有。只可點頭。遂說道。好。錯非是侯頭你。說叫我走。要不然我非給他一個厲害不可。既然如此。兄弟。別的話咱也不用說。常言有句俗語。君子報仇。時來不晚。光棍打光棍。一頓還一頓。走。兄弟走哇。咱是改日再來找場。侯玉龍聞聽。連連點頭。一句話沒說。連頭也不回。滿開大步。兩個人就走下去了。衆看熱鬧的。一看兩個人被打走了大家不約而同。鼓掌大笑。聲音吵雜。人要是少了。還不顯。這個看熱鬧的。圍的是特別多。大家一起哄不要緊。這個聲音可太亂了。勝爺在旁邊一聽。不由也是暗自含笑。心說一個人。要是在外面爲人。務須要三條大道走中間。稍有錯步。早晚准有現眼那一天。就說這兩個人。四眼貓與侯玉龍。論他們兩個的身份。一個是三班總役。紅名大頭。一個是。看家護院的教師爺。他們兩個。要是好而爲之。那一個敢用惡言相加。今天也是他報應臨頭。在此相遇勝某。當場被打。也就够寒蠢的了。再有這些看熱鬧的起哄。够多難看。勝爺左思右想。還是真替他們兩個爲難。就在這個時候。就聽有人說話。連連叫道。勝爺。我看您替我們賣的力氣不小了。真叫我們父子。沒齒難忘。我想您也別在這怔着了。隨我到

裏面坐吧。勝爺聞聽。留神一看。說話之人。非是別位。正是老先生孫玉文。勝爺看罷。遂說道。孫老先生不必客氣。我也不再往裏面打攪了。我想以後。也沒有多大事啦。我打算跟您告別一走。從此漂蕩江湖。咱是改天再見了。孫先生一聽。含笑將要說話。就見方才了事的那位老者。抱拳當胸。口中連連說道。孫先生。您千萬別叫這位勝爺走。可是今天這段事。我給了完了。人家可不是衝着我。皆因他們兩個也算真靈。正想有個台階下了。我這麼一出頭。借着這個就下了梯子。他們走了可是走了。據我看。他決不能從此善罷甘休。今天黑不了。他們必然二次前來。您想要是來了那還有什麼好嗎。他們兩個又是官人。當然就得跟他打這場掛誤官司。倘若這位勝爺一走。就憑孫爺您一個人。那不是乾受其苦嗎。要是這位勝爺在這。一者來了人可以擋。來了官面上的人。人家勝爺可以人找人。人煩人也得把這場事辦圓滿了。您沒聽方才跟侯頭。交待那片話嗎。據我想。勝爺還是不常走。就是他老人家有事。也得伸手格外維持。孫老先生一聽。這位說的話。真叫在情理之中。這才衝着勝英抱拳說道。勝大爺您老人家千萬可別走。常言有句俗語。要救人是救人。您得救到底。倘若你老人家別我一走。大班頭他惡氣不出。二次到此。小老兒我就要受他人之苦。勝爺聞聽此言。心中暗想。孫老先生。他又這樣的要求。我可不能虧了他人家懇意。好在一樣兒。我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。多住一天。少住一天。那有什麼關係。勝爺想到這裏。這才含笑說道。孫老先生。既然如此。我就在此多住一天。如果他們到晚晌不來。我自自有道理。衆看熱鬧的一聽



齊聲說道。對。勝爺裏面請吧。衆看熱鬧的一瞧。這場事算完了。一個個紛紛而去。老先生孫玉文。這才陪着勝爺。回歸自己家門。來到裏面。孫老先生擺手讓坐。勝英並不客氣。將身形坐穩。孫爺這才吩咐手下預備酒飯。功夫不見甚大。孫先生把勝爺讓到了上坐。燙好了白干酒兩壺。孫爺這也沒有什麼。上等海味大菜。也就是孫爺家裏。家常便飯。勝爺這些日子。吃着還是真高興。再說孫老先生。又是個念書的人。說出話來。文雅和靈。也搭着大兩歲年紀。所經過的。今天跟勝爺談出來。真叫津津有味。勝爺也是外場人。別看年歲不大。說出話來。沉穩大方。老二位坐在屋中。連吃帶喝。高談闊論。不知不覺。天可不早了。差不多太陽全西斜了好半天了。勝爺這才把杯子擎住。笑嘻嘻的說道。孫老先生。我可不能喝了。您看咱這連說帶喝。天都到了這時了。差不離全要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了。酒我也不喝了。快吩咐開飯。吃完了也該安歇了。孫老先生聞聽。往外面看了看。連連點頭。這才把菜飯上來。老二位並不謙讓。功夫不大。吃了個酒足飯飽。然後站起身形。有人打過漱口水來。二位擦了擦臉。又沏了一壺茶。各自入座。猛然聽遠方更鑼。全定了更了。勝爺遂叫道。孫老先生。我看天不早了。您到那旁暗間休息。我回頭還在外運動運動了。孫先生一聽點頭答應。遂到了暗間。勝爺見他進了屋中。獨對孤燈。斟了一盃子茶。放在了面前。不由己的思想前情。暗想道。我自下山以來。我老師對我言講。身爲俠義。專講究在外面。殺賊官。斬惡霸。救的是忠臣孝子。孤兒寡婦。今天我替孫先生出氣。跟惡人皮龍。屢次作對。我在這一天

那就不用說了。倘若我一走。可給孫先生找了病了。應當想個什麼法子。才把這件事來解決。勝爺想到此舉。坐臥不寧。站起身形。來回步行。猛聽外面更鼓齊鳴。天到了二更。勝英忽然想起。心說。我這呆着也是呆着。看起來還不如。拾掇軍弁。夜探皮宅。看看他有什麼動靜。勝爺越想越對。今天打完了四鬮貓。他等是官人。明天決不能完。到了皮宅他有什麼安置。我看個明白。也省得事到臨頭。犯琢磨。勝英主意拿妥。這才來至暗間切近。側耳往屋裏細聽。聽見了孫先生已然酣睡。不由得歡喜。先把屋中燈光熄滅。摸着自己軍刃包袱。大衣服往背後一扔。胸前鈕扣。把單刀插在後面十字絆上。抬胳膊伸腿。沒有繃着吊着的地方。自己收拾緊趁俐落。這才慢慢走到門前。側耳往外聽了一聽。只聽得院中清靜異常。勝爺心中歡喜。伸出手來。輕起避風。把身兒一轉。來到了當院。自己並未敢停留。跟着脚尖用力。旱地拔葱。身形懸起來了。腰裏一用力。越到了廂房。把身形站穩。手打涼棚。望四下觀瞧。但見滿天星斗。一輪明月懸掛在當中。勝爺看罷。這才使用躡房越脊的功夫。別看勝爺年歲不大。對於武功上。還真叫高。越脊爬坡。如踏平地。功夫不大。走出孫宅巷口。留神望下面。看了看。路上缺少行人。勝爺把身形一拋。縱落在平地。跟着一伏腰。兩條腿使勁兒。脚下生風。磕膝蓋。撞胸口。脚打屁股蛋。兩足登開。行走如飛。撲奔皮宅來了。那位說。勝爺知道皮宅的地方嗎。書中交待。皮龍在這個地方。是首戶大財主。只要一進村。要是打聽皮宅。沒有不知道的。就這麼着。這幾天聽人家傳言。渺渺茫茫就透來了。反正勝爺

心裏早有個打算。既然這個皮龍。在這裏是首戶大財主。當然門樓兒也小不了。只要找到了。抖身登房。到了裏面一看。我就知道是不是。皮龍我見過他兩次。連他所使用的惡奴。我都認識他個明明白白。勝爺把主意拿妥。猛然抬頭看。座北有一家廣亮大門。帶門洞。大門緊閉。五級台階。上馬石下馬石。拴馬的樁子。門前有四顆龍爪槐。枝葉茂盛。房子蓋的可太講究了。真稱得起磨磚對縫。白灰灌漿。高高的大牆。勝爺站在門前。心中輾轉。大概這所宅子。就許是皮龍住所。要不然普通人家。那有這樣的講究。勝爺想到這裏。這才圍着前後。繞了一個灣。未敢由門越進。找了個短大牆。回頭看了看。路上並無行人。心中放心。丹田一提氣。抖身上躡。單胳膊肘。跨牆頭。用且往院裏面觀看。但見這裏面是很大的一片花園。裏面真有四季不謝之花。八節常春之草。當中有二四丈長的養魚池。前面有大盆荷花缸兩旁架枝桃。後面爬山虎。通天碧綠。再往裏面看。勝爺可就看不清楚了。紅紅綠綠。白白黃黃。被風一颳。迎風三里香。高高矮矮一望無際。勝爺看罷。這才兩條腿一拋。扭轉身形輕輕縱落花園裏面。那位說。你別說了。我們聽人家三俠劍上的勝英。未曾一下房。先用問路石問問路。恐怕裏面有埋伏。翻板等。怎麼你今天。說這位勝英。這麼大的胆子。怎麼也沒問問路。抖身就下去了。諸位。這也不是我漏筆。皆因這個花園。用不着問路。四外全栽種花草。難道說這花草還是假的嗎。書不重叙。單說是勝英。抖身形躡下牆來。跟着把身形靠到牆根。留神望四下觀瞧。但見迎着面。有一個八角月亮門。勝爺琢磨着。大概那是通着後院。

勝爺想到這裏。這才轉身。兩縱到了月亮門前。那個意思。要進去到裏面。就在這個時候。猛然由月亮門裏。縱出了一人。身法是特別快。來到外面回頭看了看。然後轉身打箭步。擰腰跟着一縱。那個人就到了短牆了。就看脚尖微微一點地。身形似葉。飄過了牆頭。勝爺看罷。微然一怔神。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。暗自說道。好快的身法。就按我說。歲在中年。整身童男。又搭有這些年好功夫。談別的我可不敢說。就說我這二眸子。敢說是比我者。還叫真少。怎麼我看見由月亮門裏縱出一人。人家回頭看看。就彷彿一條白線一般。將身越過了牆頭。怎麼這個人。這麼好的夜行術。他既然回頭看了。一定人家看見我了。我可不能叫他走了。既然他由這花園裏面出來。當然是皮龍家裏人。倘若是他家看家護院的。叫他看見我。我那就叫栽了。勝爺想到這裏。未敢停留。跟着一伏腰。到了短牆。丹田一用力。抖身形縱到牆頭。單路勝跨住了。攔住了眼神。留神望四外看。但只見。那個人未曾遠走。離着自己。約在一箭多遠。丁字步站住了身形。一看自己將一露頭。人家連連點手。勝爺心中明白。你還不用叫我。就是你不叫。我也不能捨你一走。勝爺想罷。點了點頭。兩條腿一拋。揚揚塵埃。跟着一伏腰。趕上前去。就看那個人。一看追來了。扭轉身形。也是一伏身。施展飛行術。頭前緊跑兩足登開。足下帶風。只聽得。嘩嘩的就走下去了。勝爺尾隨在後。緊緊相隨。在先前。勝爺是越跑越高興。趕到後來。勝爺未免心中有氣。兩個人跑出來足有一里多地。也沒把人家趕上。還是離一着箭多遠。勝爺緊走。人家在頭裏緊跑。勝爺慢跑。人家在

頭前慢走。反正是叫你追不上。勝爺追着追着。心中這個氣可就大了。心說。你究竟是作甚麼的。你可以站住了腳。如要你是皮宅護院的。今天你不是看見我了嗎。你可沒跟我動手。那怕我的功夫不成。當場被你拿住。我勝英有死而已。你要不是皮宅護院的。你是江湖上的高人。打算會會我。你也可以站住腳。當面跟我說明。如果你歡喜我。咱兩個人可以。從此永結盟好。隨便盤恒盤恒武術。你不應該。在頭領着我跑。跑不怕跑。你怕皮宅裏面不得說話。現在出來了三里多地。還不站住身形。你這叫拿着我開玩笑。勝爺一邊跑。一邊思想。腳底下未免可就慢了。留神再望前面看。對面那是黑暗暗一片樹林。勝爺正在思想之際。就看見前面那個人。在頭前倏倏就是三幌。勝爺在注意觀瞧。方纔跑的那個人。忽然蹤影皆無。勝爺看罷。站住了脚步。雙手一搓呆呆的發怔。心中暗想。今天我這才叫栽到家了。把人家追出來二里多地。怔會把他追沒了。看起來。我的功夫還算不成。怪不的老師說我的武功未學全。從此以後。我要見不着我的恩師。那就無話可說。倘有二次相逢的那一天。必當求他老人家。大發慈悲。我再練藝幾十年。今天我這叫現眼。把人家追出來了。不用說人。連個影兒我也沒看見。勝爺左思右想。痛恨自己。學藝不高。就在這個當兒。仔細一想。忽然大悟。暗自說道。我明白了。前面這片樹林。就是他的救命星。當然他在我不慎之際。抖身形藏入了樹林。這不是這麼着嗎。我倒要看個水落石出。勝爺想到這裏。扣住了眼神。往前緊走幾步。身兒來在樹林切近。本有心打箭步。躍入林中觀瞧。又一想等等。我可別魯莽了。既然他躲在了樹林。

人家在暗處。我在明處。他要帶我來個明槍容易躲。暗箭最難防。到那時我上了他的當。後悔也來不及了。還不如我抖丹田。大喊一聲。把他叫出來。勝爺把主意拿妥。長身形。將要高聲斷喝。猛聽得樹葉一響。倏的一聲。勝爺微然一打怔。就聽有人在自已面前。嘿嘿的連冷笑。說說話來。尖一門。高聲威喝。夕。何方小輩。少來近前。摸摸你還有腦袋嗎。勝爺聞聽有人講話。順着聲音觀瞧。勝英不看則可。用目一看。倒把勝爺嚇了一跳。但只見。說話這個人。長的太難看了。只見他身高也就在四尺。說四尺還計矮點。瘦小枯乾。骨瘦如柴。混身上下。真稱得起是皮包骨。骨包皮。要是被清風一吹。就是一灘泥。骨頭要沒有皮包着。就可以全散了。皮要沒有骨頭支着。就可以貼到一處。雖然黑夜光景。借着星斗之光。到看了個真而切真。這個人混身上下。穿裝打扮。不值一文。活活好似一個花郎乞丐。上身穿破青市布的大夾襖。將齊磕膝蓋。你設長衫吧。齊着磕膝蓋。要設是短褲吧。又過了屁股蛋就是這麼個托肩破袖。混身淨是補丁的二大襖。明露着。灰色布的中衣。全成地皮了。脚底下一隻夫子履。一隻元臉皂。夫子履老虎大張嘴。元臉皂全沒有底了。你說他。還真會出主意。也有麻繩兒。也有錢串。誰把這隻鞋底兜上了。勝爺抬頭往面上一看。腦袋真比麥斗不小。別看腦袋大。脖項可細。未曾說話。搖頭幌腦。令人看見替他駭怕。恐怕把脖子搖折了。他老人家可生來一雙好眸子。神光飽滿。灼灼放光。黑夜時候。猛的一看。就好像貓眼一般。通官鼻樑。薄片嘴。滿口的雪白牙。大耳有輪。滿臉油泥。看不出本來顏色。說話尖聲音

看。暗道不

。洽彷彿鐘聲。伸出手來。亞賽鷹丁夫。二七。在那裏精神百倍。混身的精氣神。勝爺看罷。心中佩服。就看這個人這兩隻眼。有幾十年的好功夫。想到這裏。含笑抱拳說道。這位英雄未領教家住那裏。姓甚名誰。請您當面談出。小可我願聞。勝爺將然說到這裏。就看那人連搖頭。口中說道。咳呀。你不用問。難到說練武功的。還有不認識我的嗎。我淨問你一樣兒。你與我無原無故。追了我這麼半天。你是按着甚麼心。現在要你實言相告。倘有半字虛僞。你想。你還活的了麼。勝爺聞聽此言。皺了皺眉頭。心說。他這個人真叫不說理。他帶着我走了這麼半天。到這時他到怨我了。你這人真乃目不識英雄。勝爺想到這裏。面目往下一沉。手拍胸膛。厲聲叫道。呀。膽大花郎。竟敢口出狂言。問你家太爺。行不更名。坐不改姓。大太爺我姓勝。單字名英。表字子川。家住在直隸鄭州。古城村勝家寨。爾叫何名。通報上來。那個人聞聽。嘿嘿冷笑。口中說道。我當你是何人。原來無名小輩。你也就不用問我了。你真要有功夫。一招將我打倒。我自有名姓相告。你要是普通武術。也用不着告訴你了。勝爺聞聽。心中有氣。暗自說道。你不是不願意說嗎。我也不能勉強。咱兩個人當場動手。一巴掌把你打倒。到那時。有甚麼話再說。勝爺想到這裏。遂說道。朋友。既然你不肯吐露真名。也沒有多大關係。咱兩個人也就是。以比武當先。朋友。你就進招吧。那人聞聽。把大腦袋一恍。遂說的好。真有你的。像你這個人。真叫少有。我闖蕩江湖。這些年真沒有敢在我的面前。說句大話的。想不到你年青青的。真敢要與我動手。總算你不含糊。別

的話也不用說。還是你進招吧。勝英聞聽。連連搖頭。口中說道。不對。姓勝的我這幾年要跟人家動手。無論那一位。我也不首先發招。今天遇上你。也不能出乎我的規矩。還是你進手算對。那人聞聽。連連擺手。遂說道。老勝。你也不必推辭。我叫你先進招。這是好話。倘若我要是進手。你還脫的開嗎。別的話也不用說。你就進招把。不才我奉陪。勝英聞聽。點頭答應。連忙說道。好好。既然如此。我可無理了。勝爺說到這裏。往前一上左步。右手在那人面門上一恍。掄起右胳膊。立着就是一掌。帶着一團風。打的是敵人頂樑。這招名目叫單掌開碑。這時候就看那人。一瞧勝英掌到。自己不慌不忙。離着頭頂半尺多。人家連理也不理。直到還離二三寸。微微的把身形一斜。就看人家那個穩勁兒。那就不用說了。把身兒一扭。勝爺這招可就走氣了。人家跟着豎右臂。往懷裏一掙。打算拿勝爺腕兒。勝爺看的真兒切真。自己招走空了。人家伸手掙腕兒。勝爺那能叫掙。跟着把胳膊往下一低。勝爺有心再往裏進招。敢情人家掙腕是假的。一掙沒掙着。跟着把左手一橫。往右一扯臉兒。單胳膊帶着一陣風。打的是勝爺胸膛。這招各目叫白鶴亮翅。又叫單鞭。勝爺一看人家手來了。那敢怠慢。跟着脚尖兒一點地。往後一坐身。縱出去三四尺。把這招躲開。然後矮身形。往前緊走兩步。雙掌發出。打的是那人石門穴。俗名兒小肚子。那人趕緊抖身上縱。旱地拔葱。躲開了勝爺雙掌。住下落的這個時候。左手壓右手。十字花搭住。打勝爺頭頂。勝爺不敢慌忙。趕緊撤身閃招。兩個人打在一牙。大耳有凶殺惡戰。那一方面也不敢大意慌神。兩個人



動手也不過是十幾招。勝爺留神一看。暗道不好。別看這個人長的。人不驚奇。貌不壓衆。功夫真叫不壞。像我勝英。家傳的功夫。二次拜老劍客門下。奉師命下山。闖蕩江湖。一路上所遇見的。練武之人。那一個也沒有這人功夫高。要是延長下去。連我都未必能成。看起來。外面的人。真叫人不可看貌像。海水不可斗量。就說今天我真要把這個主兒贏了。我的威名不用宣傳。自然就可以平順興起。勝爺心中前思後想。手上可不敢遲慢。二目圓翻注意留神。兩個人動手。也就有三十多招。勝英留神一瞧。心說不好。不好。我今天就不用希望贏了。可以保得住不輸。我的福份可就大了。動手三十多招。人家大腦袋乞丐。氣不擁出。面不更色。嘴裏不住的叨叨念念。不減先前。勝爺可不成了。自己覺着腿底下發軟。再要進招。可就沒有那樣能力了。只可是看觀定式封閉躲閃。自己把自己門戶看住了。不往裏進手。不求有功。但求無過。大腦袋一看。心中歡喜。含笑說道。老勝。你可到是進招哇。我當你有大功夫。咱兩個人動手。不過三十招。看你累的這個樣兒。今天可不算我不對。你不是不進手嗎。我就慢慢跟你耗着。多怎把你累的。自己躺下了。那才算完。大腦袋動手。揚揚得意。勝英一瞧。暗自嘆息了一聲。我勝英想不到。今天算栽到這了。我下山之時。老師也曾對我言講。說我的功夫。不敢說打遍天下無敵。反正不三不四的跟我挨上。想逃萬難。怎麼我今天遇上這個主兒。就這麼費手。要是這樣。看起來。老師您叫哄弄我。還有真能耐我沒學。成心叫我栽這麼一個筋斗。勝爺思想。心中未免爲難。有心抖身跳出圈外。說我輸

了。這個人奚落我兩句。我臉上不好瞧。勝爺正在爲難之際。猛然想起。老師所賜。有救命三招。今天我還不使用。我等待何時。勝爺想到這裏。故意把腳底下。步點走亂。身兒做出來一搖一幌。似乎要倒。左手坤出去。在那人面前一恍。扭頭回頭。右手在前。左手在後。大差步往外緊走。用側目回頭偷看。口中連連說道。這位英雄。休要追趕。不才俺勝英不敵。我要去也。勝爺說着話。往前緊走。這時候驚動了大腦袋瓜兒。一看勝英。虛點一招。踏步前行。右手在前。左手在後。不住的側目觀瞧。臉上的顏色。和顏悅色滿面春風。就看行走。這個自由。那就不用說了。口裏還連連說道。不叫我追。這個人真叫估懂。就看他走的這個樣兒。這明是走後有招。故意看看我追不追。我要趕將過去。伸手遞招。我要是上了他的當。我那可反美不美。你說我要是不追。人家既然把架兒亮出來了。我要是不敢追。未免也叫他小看。自己左思右想。後來才把注意拿妥。還是以進手算對。真假虛實。我到要看看。常言說的却好。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捨不了媳婦。怎麼能拿和尚。真是假。我先試試。想到這裏。抖丹田。一聲大喊。說道。老勝。你使換這個。你跟別位使去你今天跟我。那叫聖人門前。賣百家姓。江邊賣水。我到要看看。你這一個馬幾條腿。有幾個腦袋。老勝。你別走。追。大腦袋說了一聲追。抖身形一個箭步。縱到勝英近前。說聲着右手的拳用力。够奔勝爺軟肋打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勝爺一看人家招來了。趕緊扭轉身形。拿右胳膊肘兒一拐。打算拐開了人家掌。用救命三招的絕招雙撞掌。焉想到將然往外一拐。人家把拳往懷裏一

帶。輪拳二次打來。勝爺有心再躲閃。那能够來的這些快。耳輪中就聽吧的一聲響。掌到爺肩頭。勝爺想要站住。焉得能够。撲咚一聲。坐在了埃塵。大腦袋瓜兒。一看勝英坐倒。身兒往後一縱。雙手拍胸膛。不由得哈哈一陣大笑。然後往前走了兩步。伸手相攙口中說道。老勝啊。多多包涵。是我一時失神。收招不住。掌震您的肩頭。請起吧。勝爺聞聽。心中如同萬把剛刀。扎入了肺腑。熱油澆心。機靈靈打了個寒戰。羞的滿面皆赤。好半天沒說出口來。心中那份難過也就不提了。想自己。自從下山以來。無論跟那一個手。我也沒落過下風。想不到我今天栽到這了。今日輸手。非同小可。多給我老師。他老人家丟臉。自己越思越想。心中越發難過。幾乎眼淚要下來。後來無法。只可強打精神。抬起頭來一抱拳。面帶羞慚。顫聲說道。咳。這位老師夫不要客氣。還是怨我姓勝的。經師不到。學藝不高。大腦袋瓜兒。一見勝英這個樣兒。不由己的一陣心酸。連忙叫道。勝老師夫不要如此。我這人闖蕩江湖以來。就是這個毛病。我一看人家難受。我就擔憂。練武術不打不親。不打不近。練武的輸招。那是常行。你何必爲難的這個樣兒呢。勝英聞聽人家說了這麼一片話。雙手按地。站起身形。遂說道。這位老師夫。我心中難過。可並不是爲別的。皆因我老師。蒙他老人家傳藝。十數年光景。奉師命下山。闖蕩江湖。打算一鳴驚人。給我恩師。增光露臉。想不到在您手下敗北。我就算對不住我老師。勝英說到這裏。就見大腦袋連忙問道。這位勝老師。我斗膽。請問您老師是那位。勝爺聞言。連忙搖頭。口中說道。這位英雄不必多問。不

才勝英輪招於你。我可不能把我恩師搭上。那大腦袋瓜一聽。接着說道。勝老師。千萬不可多疑。我問您老師。是有情理的。看你所使敗中取勝。與我門戶絕手類同。不妨實言相告。我願聞。勝爺聞聽。咳了一聲。遂又說道。既然問。我可不能不說。我恩師他老人家。是位出家的道長。姓艾。雙名蓮池。勝爺說道這裏。話音還沒落下去。就看那大腦袋瓜兒。往前緊走兩步。伸手掙住勝爺腕子。連聲叫道。我的兄弟。你因為甚麼早不說呢。勝爺聞言。就是一怔。猶疑着問道。未領教老師夫。你貴姓。那大腦袋瓜兒聽完。遂說道。兄弟。咱這纔叫大水沖倒龍王廟。一家人不認的一家人。哥哥我。覆姓夏侯。雙名商元。有個外號。鬼見愁大腦額。我是老師首一個弟子。你沒聽老師念叨過嗎。勝爺聞聽此言。心中歡喜。暗想道。我當是誰。原來是大師兄。不會想夤夜至此。巧遇見兄長。也是我福份非淺。勝爺想到這裏。怒去喜來。和顏悅色的問道。師哥恕過小弟。禮貌不週。我這裏有禮了。說看跪倒身形。恭恭敬敬大拜了四拜。夏侯商元。見此光景。趕緊用手相攙叫道。我的兄弟。你自己弟兄。何必行此大禮。行個常禮。也就是了。說到這裏。哈哈大笑。遂叫道。師弟。不會想你有這麼大的福氣。咱老師他老人家。真收你這個徒弟。在當初。我跟你二師哥。諸葛山真。在一塊練藝之時。恩師有言在先。把武功傳至我們弟兄之後，從此沒有相當弟子。決不傳人。不會想你跟老師有緣。傳授你一身絕藝。別看愚見我。把你贏了。別人要打算取勝於你。那算萬難。勝爺不等師兄把話說完。跟着長嘆了一口氣。叫道。師哥。雖然小弟我。練的能

耐不錯。我這個罪。可沒少受。真叫練武的艱難。勝爺說到這裏。就看這位夏侯商元。聽到勝爺談練武艱難。不由得把兩眼兒睜圓。遂說道勝老三。你就不用往下說了。如果你要喜歡聽。我跟你把我當初練武難處。對你細說一遍。也叫你知道。我練武那纔叫不易。勝爺聽到這裏。遂叫道。師哥。小弟我生平以來。最喜歡聽人家說練武。受恩師怎樣真傳。後來怎樣成名。我聽着覺乎有味。我看哥哥你。把當初練武。一字別瞞。對小弟我。加細的談一談。夏侯商元。聞聽此言。遂叫道。勝老三。既然你願意聽。你就不用忙。聽爲我道來。夏侯商元。這才不慌不忙。從頭至尾。把自己這些年所遭所遇。對勝爺細表了一番。書中代言。夏侯商元是江蘇徐州府。銅山縣東。有個楊家鎮。在楊家鎮首戶。此人姓楊。名叫文和。家裏設立絲場製造綢緞。買賣發達。家趁良田千頃。故而人送外號。叫楊百萬。在當年濟困扶危。有求必應。樂善好施。他夫人娘家。覆姓夏侯。這位夏侯氏大奶奶。在家中自幼讀書。出嫁後。料理家務。那真是無一不成。夫妻二人和和美美。不過就是有一樣兒不趁心。跟他兩個姑娘。膝前無子。夫妻二人。得暇之時。位位是長息短嘆。也沒有別的可憂。不過是百年之後。無人接續香烟。雖然有百萬財產。看起來也算是廢物。這一天將然吃完了晚飯。楊大爺看了看大奶奶夏侯氏。遂說道。大奶奶。像你們夫妻。終朝施捨。無善不爲。怎麼老天爺。他老人家不睜眼。不賜給箇子孫。你說這個過處在那裏。大奶奶說道。當家的你說咱這沒有兒子。我看怨咱不求。就在咱這天仙送子娘娘廟。到是頗有靈驗。我想咱們夫婦二人。

擇個好日子。同時燒香大大的許個願。如果神佛慈悲。天賜佳兒。也未可知。楊大爺一聽。夫人說似乎迷信無奈求子心勝。隨手拿過來歷書。擇了個好日子。到了吉期。夫妻二人。齋戒沐浴。携帶男女僕人。奔往天仙選子娘娘廟。到了廟。不過就是中俗事燒香叩頭。上了緣簿。叫廟裏道士。從此開工。洗塑神像。油漆山門。淨說這筆工程。紋銀千兩。你說也算有靈有聖。就在當年。夏侯大奶奶身懷有孕。十月滿足瓜熟自落。添下一個男兒下來。夏侯氏一看喜歡的不得了。遂叫道。李媽。你到前面請大爺去。等着大爺到了。你們就道喜。老媽一聽。點頭答應。功夫不見甚大。有僕婦高聲說道。大爺。請裏邊看看去。我們這裏給您道喜了。大奶奶半平安安。產生一個肥胖的小小子。楊大爺這麼一聽。歡喜的了不得了連忙說道。咱們是大家同喜。回頭到賬房去領賞。無論男女。每人紋銀五兩。衆家人聞聽。謝過老爺。就往賬房領賞去了。楊大爺這才慢慢來道這上房。未敢邁步進內。站在階石下。低聲叫道大奶奶。我來了。楊文和這句話尙未說完。就聽大奶奶在裏面喘吁吁的說道。老爺。你裏面來吧。何必還言語聲呢。老夫老妻還有甚麼說的。楊大爺聞聽。邁步往裏走。嘴裏叨叨念念。我不是言語聲。我怕咱的孩兒沒蓋着。我一且闖進。受了風那不也是麻煩嗎。楊文和說着話。已然到了大奶奶床前。低聲說道。大奶奶。小孩在那裏呢。我看看。大奶奶一聽。面帶笑容。自己把身兒往後欠了一欠。用手一指說道。這不是嗎。你看。楊大爺聞聽。順着手兒一看。楊文和不看則可。這麼一看到把他老人家吓了一跳。但只見。在大奶奶身旁。

嚙着一個嬰孩。要怎麼難看。有怎難看。混身上下都細着。露着一個大腦瓜子。說玄了足有米升大小。腦袋上胎毛多長。兩隻黃眼珠子：止不住的亂恍。楊大爺看此光景。不由沖沖大怒。躁足捶胸。長嘆了一口氣，大奶奶。你還叫我看哪，你也不瞧瞧這是人不是。據我看。命中無兒。千萬別求。你就是東廟燒香。西廟叩頭。把兒子求來了。那也是報應。就拿咱兩個人說。盼兒子盼的。兩隻眼兒盼紅。一旦產生這麼一個怪物。就是扶養他長大成人。將來也是報應。看起來還不如。早早把他扔了。剷除後患。你要是逆耳不聽。將來受了他的害。你也就知道了。再說你也不必難過。我到外面找人。把他掩埋也就是了。楊大爺說着話。怒氣沖沖。邁開大步。奔往前面書房。這時夏侯氏大奶奶。聞聽當家的說了這麼一片話。自己心中未免難過。低頭看了看。床上躺着這個小兒。不由一陣心酸。手指着嬰兒。咳聲喚氣。低聲說道。兒呀。你這就叫跟老楊家沒有緣。像你父年已五旬有零。膝下無子。他就該愛你如同掌上明珠。不會想。你落生沒帶緣份來。再搭上你五官不好。形體嚇人。你父言道。把孩兒你。扔到曠野荒郊。你死之後。休怨為娘我。跟你沒有母子之情。楊大奶奶說到這裏。不由自己的熱淚滾到了前胸。滴滴搭搭淚珠下降。不亞賽斷了線的珍珠一般。自言自語的叫道。兒呀。你再跟為娘我呆上一會。回頭家人一到。你就自己到漫荒野地去了。楊大奶奶心中越思越想。越發的難過。就在這時候。有人在外面咳嗽了一聲。遂說到。張媽。李奶奶。那在屋裏哪。我是大爺打發來的。讓我把怪物扔了出去。李大奶奶一聽。說話聲音透着耳。

。仔細的想了一想，知道是老人家楊升。自己沉了好半天，遂叫道：楊升。你進來吧。老媽子他們沒有在屋。老人家楊升，今年都六十多歲了。自從楊老爺上學那時候。他就跟着。到現在在楊宅不下四十年。今天楊老爺叫他到後面。把方才大奶奶生的那個怪物偷着給我扔了去。千萬不准對別人談。一旦有人得知。在楊氏門中也太缺德了，別人家產生小兒，肥肥胖胖。到了我這裏是個怪物。要是這樣看起來。命中無子千萬別求。楊升老管家，聞聽老爺如此吩咐。他那敢怠慢。這才辭別了老爺。扭轉身形穿過前院。來到了裏面上房。未敢邁步進內。站在了階石下招呼。他那裏知道。內宅老媽了頭。全跑到奶房支錢去了。喊了兩三聲。無人答應。後來才聽見大奶奶招呼。有心邁步到裏面。又一想大奶奶剛纔臨盆。可是我在楊宅這些年。大奶奶大爺。沒拿我當外人。總而言之。我一百歲。也是個男子。楊升站在了台階下。心中猶疑不定。就在這個時候。大奶奶在屋中言道。楊升。你到裏面來。老媽了頭全沒在。我有要緊事。要告訴你。楊升一聽。未敢停留。這才登台階到裏面。不敢抬頭觀看。慢慢往裏走。這時大奶奶委委屈屈的說道。楊升。你也不要這樣兒。難道說。你我主僕這些年。還要拘禮的麼。常言有句俗語。人正不怕影兒邪。你抬起頭來我有話告訴你。楊升聞聽連忙答道。是。這才用目觀視。只見大奶奶在床上坐着。滿面淚痕。在他人家身旁。躺着一個嬰孩。混身上下用布細着。露着一個大腦瓜兒。胎毛多長。兩隻黃眼珠子。來回亂恍。自己心說。莫怪大爺叫我把他扔了去呢。我這麼大的歲數。真沒見過剛下生的小孩這樣個



兒。楊升想罷。連忙說道。大奶奶。不知您有什麼事。您快快吩咐。夏侯氏大奶奶聞聽。咳嗽了一聲。用手一指道。老哥哥。你現時到此。我也知道你做甚麼來了。不過我有一樣兒。我要問問你。你是願意做德。還是願意不作德。楊升聞聽。心中不解。低聲的說道。大奶奶您這話。老奴我聽着不明白。甚麼叫做德。甚麼叫不做德呢。大奶奶一聽微微點了點頭。遂說道。老哥哥。這做德也在你。這不做德。也在你。不過我得告訴你。用手一指床上那個小孩。遂說道。你看見沒有。這就是你家少爺。因爲他五官不正。像貌吓人。你家大爺言道。把他扔到野外。楊家門裏不要這個怪物。他才派你到此。我想你要是弄走。焉有孩兒命在。他父親能甘心把他扔了。做兒娘的我。可沒有這樣狠心。我想這段事要托別人。恐怕是靠不住。托咱老哥哥你。我才放心。我打算叫你這小孩兒。送到他舅父夏侯大先生那裏。見着大先生。就提我有話。找乳娘好好教養。對於這個小孩千萬別提是我的孩兒。倘若這個話要是走露了風聲。一旦叫大爺知道。也是麻煩。過些日子我的精神恢復了。我親自到那裏。有甚麼話再說。今天呢。我所求的就是把孩兒送到那裏。這段事也就是你知我知。過些日子叫他大舅也知。你要是從此走後。做德不做德。全在你了。你要是在大爺眼前買好。走在中途。你把他扔了。將來留楊氏門中之後。將來我必要重謝。你要是在大爺眼前買好。走在中途。你把他扔了。將來我要是知道。我也不責罰你。怨我空長着兩隻眼。沒有眼光。別的話我也不說。大概他們也要來了。大奶奶說着話。回手取出紋銀二十兩。遂說道。這是一點銀子。十兩給你。十兩給大

先生。快快把孩兒弄好。你去吧。老義僕楊升聞聽此言。這才把少爺用一床棉被一裹。把銀子帶在腰間。蹣跚前行。不敢走大門。繞走花園使門。够奔夏侯大先生那裏。就走下去了。楊升走在中途。自己心中暗想。莫怪人人都說。母子連心了。今日得見。我這才澈底明白。楊升走着。思想思想。好在一樣兒。夏侯大先生。住所離着楊宅不遠。全在一個村子。功夫也不甚大。來到了大先生家中。登塔台叫門。口中說道。裏面有人嗎。楊升連叫兩三聲。只聽門兒一響。門分左右。由裏面出來一人。楊升留神一看認的。正是大先生家人。夏侯順。楊升看罷。遂說道。順頭兒。我們大舅老爺在家嗎。我是我們大奶奶打發我來的。順兒一聽樂嘻嘻。遂說道。升哥。你裏面請吧。我們大爺在家呢。楊升聞聽心中歡喜。蹣跚進內。順頭回手把門關上。然後在頭前帶路。一直奔往裏面上房。楊升抱着少爺。在後面跟着。功夫不大來到上房。未等夏侯順兒答言。楊升叫聲道。舅老爺。就聽裏面。答應一聲。接着說道。楊升嗎。請裏面吧。楊升答言。是。有順頭過來啓避風門。楊升登塔台來到裏面。用目各處觀看。但見屋內並無旁人。就是夏侯大先生一個人。坐在上首椅子上。楊升看罷。衝着大先生遞了個眼色。大先生心中輾轉。這是因爲甚麼。升哥前來。腰中抱着被褥。說話顏色不正。這裏面一定有事。想罷。遂說道。順兒。你到外面沏壺茶去。喚你再進來。夏侯順聞罷。扭轉身形走出。大先生這才衝着楊升一擺手。心中說道。暗問吧。楊升點頭。來到暗間。把棉被輕輕往床上一放。伸手打開。由裏面把少爺抱出來。楊升一瞧。心中歡喜。你說這位少

爺。真叫有兩下子。大冷的天走了一道。他連眼兒也沒合。黃眼珠子來回亂幌。大先生一看就嚇了一跳。低聲說道。升哥。這是怎麼段事。你快跟我說說。天這麼冷。小孩兒露着還不凍壞了。楊升聞聽。連連說道。舅老爺。回頭我再跟您說。您先把這個小孩。抱在內宅。舅奶七要是冇乳。先叫這位小孩。暖和暖和。過兩天再找乳娘。夏侯大先生道。這是姑娘。還是小小子。楊升說道。這是位少爺。您先弄到後面去吧。夏侯大先生一聽。心中也是歡喜的了不得。今年他也五十多歲了。女人跟他三十多年。沒生過。沒養過。一聽說是個小小子。那有不歡喜的。伸手抱起來。用棉被蓋好了。連怔兒也沒打。趕緊奔到內宅。去了功夫好久。這才見大先生轉來。來到裏面遂問道。升兒。我把他放到舅奶奶那了。到底是怎麼段事。你跟我念叨念叨。楊升聞聽。伸手由兜囊中掏出紋銀二十兩。遂說道。您要問這個孩兒。是我們大奶奶。打發我送來的。叫您好好教養。這有紋銀二十兩。讓您找乳娘。也就是最近。我們大奶奶前來。千萬別教我大爺知道。大先生聞言還要往下問。楊升轉身形說道。舅老爺咱再見吧。我還忙着哪。對於這件事。您老人家。久後自明。楊升說着話。邁步往外緊走。大先生並不相攔。楊升走出屋門。高聲叫道。順頭兒。勞駕。把門關上點吧。我走了。這句話剛然說完。順頭走出。樂嘻嘻的說道。升哥。你走哇。也沒喝盃茶。楊升說道。不客氣。你要沒有事的時候。往我那兒坐會去。順頭點頭。兩個人客氣會子。楊升這才出了夏侯宅。順着大道。奔往自己家門。一路無書。不知不覺到了。這才登塔台到裏面。升兒見着大奶

奶、把這段事前後說了一說。楊大奶奶聞聽點頭。這才吩咐上上下下使換人等。嘴嚴一點。千萬可別叫大爺知道。那一個多嘴。叫大爺聽見這個信兒。我可不容。家人等聞聽。連忙說道。您可望安。我們不敢多嘴。書也不必重叙。轉眼就是一年多。可了不得了。這段事叫大爺知道了。這才應了那句俗語。沒有不透風的牆。楊大爺既然知道了。一口咬定。非找大奶奶拚命。說咱們夫妻兩個人。你不應該做事瞞哄我。大奶奶聽了連連搖頭。非說孩兒已死。早叫人家埋了。大奶奶以為這個話。是可以搪塞過去。那知道。楊大爺死心眼。非要到大奶奶娘家看去。夫妻拌嘴多時。後來家人解勸。才訂了一個日子。夫妻二人。一同去看。楊大爺一聽。這也是個台階。只可點頭。當時不表。過了一天。夏侯氏大奶奶。這才打發家人楊升。密密到夏侯大先生那裏。叫他把少爺藏藏。千萬別露出馬腳來。到了日子楊氏夫婦。到大先生那裏觀看。果然沒有。這也就算瞞哄過去。有誰知楊大爺。每日對於大奶奶。以言語諷刺。大奶奶看着不像話。這才偷着到娘家。見着大先生。把前後話一說。言說這個孩兒。是我親生自養。因為五官不正。他父親不愛。打算把他扔了。我才想了一個法子。把孩兒送到你這裏。今日我前來。有一件事。與兄弟你。商議商議。夏侯大先生一聽。和顏悅色的說道。姐姐您有話只管說吧。夏侯氏這才前後一說。這件事總藏藏躲躲。我想也不是事。我打算我拿倆錢。叫兄弟你搬搬家。大先生一聽。看姐姐這個為難樣兒。只可連忙點頭。口中說道。姐姐您說好便好。到了天明我就收拾。夏侯大奶奶一聽大喜。這才回家。不表夏侯氏

大奶奶。單說是。大先生夏侯德明。當天不談。到了第二日早晨。慢慢把夏侯順叫過來。把所有的事一說。雖然咱這裏。是個老住宅。現在有大姑奶奶的話。我是不得不如此。打算遷移。夏侯順兒一聽。接着說道。大爺。您打算要搬家。有個投奔的地方沒有。大先生開聽說道。我到打算了。我有個好友。武秀文。他是山東東昌府的人。往別處去呢。也顯着不方便。再說咱的經濟上呢。也顯着困難。到在他那裏。他有個照應。順兒開聽點頭。當天跟大奶奶說明。將細軟的東西全帶着。有大件好的便賣。舊一點的。留給夏侯順使用。簡斷捷說。把所有的事。安置完竣。攜眷奔往山東。一路行走。亦非容易。路上事。也就是吃喝住。非止一日。這一天。來到了山東。東昌府。跟人打聽武爺住宅。有人說就在東關外。對於這個人不在。我們到不得而知。你只可到了東關外問去。夏侯大先生一聽。就是一怔。心說。這個人要是在着。那可就沒的話說了。倘若他要不在。我這一趟可就算撲空了。大先生思想好半天。也是無法。只可到了算吧。這才帶着大奶奶。領着小少爺往前行走。功夫不見甚大。到了東關外。見着人一打聽這位武秀文。有同鄉聞聽。咳了一聲道。你打聽這位武秀文哪。太可惜了。總共起來沒有半個月的病。一命歸西。大先生長歎了一聲。心中實在難過。好在一樣兒。自己手裏還有倆錢。當天也無處投奔就住了店。托人在東關外。買了一處宅子。地方也不大。院裏三四間房。自稱爲夏侯屯。日子長了。大先生人性也不壞。還到落個好名聲。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一轉眼就是四年。跟前這位少爺。大先生給起了個名字。覆姓夏侯雙名商元。

。他可五歲了。這四年不要緊。大先生手裏有點積蓄也花完了。好在大奶奶夏侯氏還時常遣楊升前來送錢。幫助大先生過活。您想這樣生活那能够成。就這麼着敷衍敷衍。又是幾年。這一天清晨起來。由外面飛跑進來一人。見着大先生。進前請安。口中說道。舅老爺可不行了。我們大奶奶昨天因爲老病復發。醫藥無效。絕氣身亡。大先生聞聽。留神一看。說話之人非別。正是楊府家人楊升。言說是姐姐一命歸西。大先生就吓了一跳。怔了好半天。結結巴巴的說道。升……哥、你說的是甚麼。楊升滿面愁容。連忙說道。大姑奶奶死了。大先生聽罷。咳了一聲。不由己的頓着眼眶之中。熱淚下降。仰天長歎。蹠足捶胸。姐姐啊想不到。自從分別數年光景。未得你老人家見面。不料想。今日楊升報喪。可苦死我了。本應當去到楊家。不能看姐姐你的生面。也得看看你的屍身。皆因有當年那個撞兒。我跟我姐夫楊文和。斷絕親戚關係。叫我生不看人。死不見屍。怎對得起你我下世二老爹娘。夏侯大先生越哭越痛。連楊升也跟着哭了半天。就在這個時候。驚動了夏侯大奶奶。由打後面出來。拉着孩兒夏侯高元。忙問道是因爲甚麼。楊升哭着把前後一說。夏侯大奶奶也是難過。忍不住悲聲。喊天叫地。也哭起來了。後來還是楊升止住了悲聲。遂說道。舅老爺您也不必哭了。我們大奶奶已死。也不能復生。還得往開裏想。就是辭哭會子也沒用呀。夏侯大先生。抽抽搭搭的說道。既然如此。你就回去吧。對於當年那件事。也不用再提了。楊升咳嗽歎息。這才辭別了大先生。夏侯德明有心給姐姐燒點紙錢。無奈有心無力。囊中一文不鳴。也就是心到算了。過

了些日子。大先生。生活更難了。只可典賣住房。用那個好看的法子。馬不離槽。房子雖說賣了。算爲自己包貸。月月拿錢。光陰似箭。又是半年光景。大先生也擎不住了。這才託人找事。那怕不給錢。只管一日三餐就成。也因爲年歲到了。無人使用。後來有當鄉王六爺家中。要打算叫這小孩夏侯商元。給他牧羊。每日供給三餐。工錢三十文。當天跟夏侯大先生一談大先生歡喜。轉天夏侯商元上工。到了羊圈。見着王六爺。人家這才吩咐。這二十頭羊。歸你一人看喂。到了吃飯的時候。場子吃去。商元點頭。書中交待。夏侯商元可十二歲了。身量可沒長多少。腦袋瓜兒可長了。從打小的時候。身上就沒有多少肉。直到十好幾歲。還是骨瘦如柴。別着身量長的小。勁頭兒可有。往往鄉裏鄉親小孩們。要是跟他打起來。差不離那一個也打不過他。今日吩咐他牧羊。他這才趕着羊。奔往高坡。書不重叙。夏侯商元。在山上牧羊。就是一年多。無冬無夏。終日奔忙。到了夏令天把羊趕到草地去。自己往樹林避暑。高了興的時候。打個筋斗。來個旋風脚。一個人在山上玩。到顯着快快樂樂。夏侯商元就是有一樣兒毛病不好。生性粗野。三句話不和。就要跟人家打架。一條道兒走到黑。無論其甚麼事。只要他注了意。非把他辦完了不可。這是天生來怪脾氣。這一天也該是有事。夏侯商元早晨起來。趕着羊由打家中出來。奔往高山。到了山中草地。把羊趕到裏面。他那個意思。打算找一個陰涼的地方聚一會。一者羊在青草地吃草也不用人看着。再者找個陰涼地方。自己可以活動活動。夏侯商元想到這。手持繩鞭。留神各處觀看。猛然一抬頭。心中歡

喜。就在面前。有一片短樹林。這纔邁步往前緊走，來到樹林切近。那個意思。要扎入樹林乘涼。將然一邁步。就聽身後吼亂叫。商元心中就是一怔。跟着扭轉身形觀看。但見由半山腰。跑來三四頭牛。羣中也有黑色。也有黃色。牛雖然不大。到刷洗的很干淨。混身上下一點土塵不沾。在頭前跑的是一頭黃牛。頭尾也不足五尺。尾隨牛後。是一頭黑的由頭至尾。差不離足有七八尺。就撲奔這青草地來了。到了青草地上。頭前這一隻黃牛。低下頭將要吃青草。那知後面這隻黑牛。不容。連跑帶顛的。來到羣牛身傍。後腿一細。前蹄一使勁兒。把尾巴往屁股溝底下一勾。用力拿牛抵角頂那隻黃牛。搗想這一隻黃牛。別看個頭兒不大。喂的可很好。混身上下淨是一疙瘩一塊核桃肉兒。一看這隻大黑牛頂自己來了。人有人言。獸有獸語。怎麼着。你這麼大的個兒頂我。你也不打聽打聽我吃這個嗎他跟着扭頭。把兩隻小耳朵一頓。尾巴一勾。吼的一聲。用頭上牛角抵抗。這麼一來不要緊。兩牛相觸。那一個也不肯往後退。兩頭牛可就頂起來了。草地上這些羊。一看兩隻牛打起來了。因爲自己體小身弱。閃躲一旁。一個躲兩個躲不顯。夏侯商元這幾十隻羊。大夥一躲。就變成四散奔逃了。也有往東的。也有往西的。這麼一來不要緊。可嚇壞了少爺。夏侯商元。一看兩個牛打起來了。把自己趕來的羊。吓的東逃西奔。不由心中也是有氣。真要是迷失了兩隻羊。我回去怎麼交待嚇的他。把手中繩鞭。高高舉起。大聲的喊道。真有你們的。我的羊都給吓跑了。少爺連嚇了好半天。這兩隻牛頂的是特別厲害。夏侯商元這火兒就壓不住了。嘴裏噦噦叫。邁步就



過來了。你說這兩隻牛。真有個直脾氣。無論你怎麼喊。他連理也不理。低着頭一個勁兒的往前頂。也有時候黑牛把黃牛頂倒了。也有黃牛把黑牛頂倒了的時候。倒下可有一節。連個牲兒也不打。起來接着還頂。這工夫夏侯商元。可來到了兩牛身邊。抬手趕了半天。這兩牛也不散開。少爺一着急。抬起腳來。嚙的就給黑牛一鴨子。你想他這一腳能把牛踢個怎麼樣兒嗎。也就是往旁邊倒退了兩蹄。這還得說夏侯商元力大。要不然十幾歲的孩子。簡直踢不動。商元這一腳。他還以為兩隻牛散開了。誰想這隻黑牛。到僵了火了。心中說好哇。你們還兩打一個。我到要看看。你們還有甚麼法子。黑牛一生氣。把全身筋力叫足了。拚着命頂這隻黃牛。這隻小黃牛心想着。黑牛用力。難道我無力嗎。好。你使這麼大的力量。我要不使勁兒。我那不就栽了嗎。來。咱兩個到要試試。這倆牛一僵火。夏侯商元的了不得。大聲叫道。好畜性。你這真叫攪我。我天天在這放羊。也沒遇見過你們。今天你們倆個打架。把我的羊全吓跑了。咱們要是有完。那我就叫棧。夏侯商元。想到這裏。把右手一伸。嘆的一聲。拉住了黑牛角。左手扯着黃牛耳朵。用力往兩下一分。也搭夏侯商元手勁兒有。你說這兩隻牛也真聽說。雙雙往後倒退了兩三步。差點沒躺下。夏侯商元。看此光景。心中歡喜。將要話說。就聽有人口誦佛聲。無量佛。善哉善哉。跟着哈哈大笑。連連叫道。誰家小子。會有這樣大力。真叫我欽佩的。了不得。少爺夏侯商元聞聽。頓着聲音觀看。但只見由對面走過一位出家人。行走風采可愛。半仙之體。只見仙長身上穿藍色道袍。青緞子護領。脚下黃雲緞

子雲履。高桶白襪。腰繫杏黃色絨繩。手持拂塵。望臉上觀看。面如古月。年歲可不小了。差不多沒有一百。也有七八十。兩道修性眉。眉長過目。二目神光寶滿。黑眼珠多白眼珠少。灼灼的放光。準頭豐滿。通關鼻樑。齒白唇紅。大耳有輪。堪可垂肩。頭上戴着青色道巾。未曾說話。和顏悅色。邁步前行。商元一看過來一個老道。未免心中害怕。心說。可了不得了。我惹了禍啦。這不問可知。這幾頭牛一定是他的。看我打了他兩下。一定他不願意了。自己正然思想。那道長已來近前。遂含笑說道。你這個孩兒。真算叫成。我若大年歲。走南七闖北六。我真沒見過你這樣兒的。夏侯商元一聽。連忙說道。老道。這可不怨我。你的牛無原無故。跑在這裏把我的羊。全吓散了。你想我那不着急的。踢了他一脚。也沒怎麼樣兒。你還跟我裝這個勁兒幹麼。那仙長聞聽。微微含笑。心中明白。我這一招呼他。他到牠了怕了。他想這幾頭牛是我的了。想到這裏。遂說道。小孩兒。不要害怕。這牛並不是我的。我是看着你。小小年紀膂力過人，真能力分雙牛。難得的很。夏侯商元聞聽。跟着說道。嘔。這牛不是你的。說話真吓我一跳。我不怕別的。你要說牛受了傷了。叫我賠。我真沒有能力賠。在前些年成了。我這放着羊還是給人家放的呢。袖長聞言。點頭說道。如此說來。你是個牧童。但不知你姓甚麼。你家裏還有甚麼人。少爺一聽。咳了一聲。遂說道。老道。我覆姓夏侯。雙名商元。我的家離着這裏。也不算甚遠。家中還有父母。年歲可不小了。仙長一聽。連連點頭。遂說道。你家中還有父母。旁的人有嗎。少爺連忙搖頭。遂說道。別

人沒有了。就是我們三口人。就够瞧的了。一天三頓飯。全成了問題了。那仙長聞聽。不由心中贊美。小小的歲數。真懂的這個。看起來這個孩子。將來含呼不了。想到這裏。口中說道。原來你叫夏侯商元。你多大了。有十幾歲了。商元聞聽道十三歲了。那道長聞言含笑說道。就說十三歲的玩童。就有這麼大的勁頭兒。將來你要到了壯年。誰能可比。我看着你真歡喜。我打算收你做個徒弟。你願意嗎。商元聞聽連連搖頭。遂說道。不成。我這就够瞧的了。還叫我跟你當小老道去。不成不成。那仙長聞聽。連連擺動拂塵。遂說道。我不是叫你當老道。我身有武術。我要把功夫傳給你。你的勁頭兒又比別人大。將來在外面。也可找碗飯吃。夏侯商元聞聽仙長說了這麼一片話。遂說道。道爺。你等等。你說甚麼。你會武術。我就喜歡練武。你要不叫我當老道。我就跟你練。仙長聞言點頭說道。你要願意練。我也樂意教。那可太好了。無奈有一樣兒。在這練不成。你得跟着我走。在江南有個小廟。那是我的住處。我今日至此。是路過。就是我把你帶走。也不成哪。你家中還有父母呢。真要捨去雙親。隨我學藝。雖然能耐學成了。對於你父母大禮。那太下不去了。夏侯商元聞聽。心中還是真爲難。想了半天。遂說道。道爺。要是這麼着。我把我父母帶着。跟你學藝成不成。仙長聞言搖頭道。那豈有此理。我住的是廟。那有帶家眷的。夏侯商元聽道。不帶着怎麼辦呢。那仙長聞聽。手擺拂塵。想了半天。然後把拂塵往背後大領上一插。含笑說道。這麼辦吧。我給你留下一封書信。但等你父母到百年之後。留你一人孤苦零丁。無倚無靠。到那時你照信

上言語行事也就是了。仙長說着話。伸手撩起長大道袍。由囊中取出如意筆墨盒。由袍袖拿出來一張黃紙來。就見仙長提起筆來。嘴裏叨叨念念。功夫不見甚大。一揮而就。把信寫好了。然後用兩層黃紙包好。道爺筆墨帶起來。手托黃紙包。遂說道。商元咧。這裏面是個字柬。要你好好的保存。千萬不可遺失，現在你也不用看，但等你到了那一天。要你照柬行事。千萬你可別忘了。牢牢緊記才是。夏侯商元聞聽此言。用手接過這個黃紙包。就聽仙長連連說道。由打今日爲始。你就算是我的徒弟了。爲師我也忙。我要去辦別的事。仙長說着話。扭頭回頭要走。夏侯商元。焉得能捨。連忙說道。老師。你老人家先別忙。我問問您。這是往那裏去。趕到多怎。纔能回來。仙長聞言。含笑點頭道。你問爲師我。往那裏去。我就叫行無定所。像我們出家人。有坐修的。有自修的。像爲師我一年之中。也不準在廟裏兩月。專在外邊雲遊四方。各處裏了齋接緣。帶管路見不平。如要我看見惡人。必然以善相度。如要執迷不悟。爲師憑身上的工夫。必當誅之。仙長說到這裏。夏侯商元。接着答道。老師您這話。我聽着太愛聽了。我就願意我身上有能耐。練點把式武術。成天不在家裏呆着。海走天涯。看見有不法之人。我定然不留。拿刀把他殺了。如要看見有孝順的兒子。我必然跟他親近。老頭兒。老太太。沒有飯吃。我就養活着他。就是有一樣兒。我又沒有能耐。又沒有錢。空想我也做不出來。那仙長聞聽此言。手打問訊。口誦佛聲。無量佛。善哉善哉。連連擊大指。贊不絕聲。好。你真是我的徒弟。爲師我終朝閒遊。總想着。遇上一個好徒弟。把我身上

武術。傾囊相贈。然後叫他在外面。闖蕩江湖。我就不在外面闖蕩了。隱居小廟松竹觀。不問世俗。常言說有這麼一句話。耳不聽干戈心不煩。別的我修不了。好歹我還多活上幾年呢。悶的時候。坐山看虎鬥。閒來山下飲清泉。才合乎我們出家人的本等。也算我門戶發達。在此機緣相遇。將來你在外面露臉。連我臉上都有光輝。別話已不便多談。爲師我去矣。仙長把話說完。轉身要走。夏侯商元看着仙長。默默無言。心裏面這份難受。嘴裏不能說出。雙目發呆。也發怔。心想好容易遇見高人。打算傳授我武術。無奈家中煩雜。不能跟他老人家前往。商元思前想後。就看仙長一半往前行走。一半回頭觀看。道爺心中也有一份想念。就說這個孩子夏侯商元小小年紀。就懂的棄惡向善。見義勇爲。將來把技藝學成。不可限量。仙長一半思想。也是戀戀不捨。像他這樣兒徒弟。叫我打着燈籠。都沒有地方找去。此時不表仙長。單說是少爺夏侯商元。看着仙長已然走遠。再打算看道爺的後影兒。可就看不見了。商元自己又怔了半天。後來無法。只可先回去吧。要該着我成名露臉。到了我父母去世那一天。一點事兒不費。得見仙長。跟他老人家上山。學習驚人功夫。夏侯商元想到這裏。這才把趕來的羊聚在一處。趕着回場子。功夫不大來到羊圈。忙到裏面。商元這才吃飯。吃喝完畢。支下工錢。這才順道回家。趕到了自己門首。逐步往後走到了母親住房。一眼看見二老雙親。面帶不悅。不由自己就是一怔。進前請安。然後站在了旁邊。夏侯氏看商元回來了。用目上下打量了一番。不由得咳了一聲。夏侯商元觀看。心中吃疑。往前緊湊。遂說

道。老爹爹娘親。孩兒我是有了甚麼錯處是怎麼的了。因何二老發怒。面帶不悅。夏侯大爺聞聽商元問。自己強做出笑容來。衝着夏侯大奶奶遞了個眼色。遂說道。我說是甚麼。到底叫孩兒疑心了。書中代言。夏侯夫婦。這是因為甚麼這個樣兒。自因為老兩口兒無事了。坐在一處閒談。就想起來當年私養楊氏門中之後。改名夏侯商元。太不應當了。當初要不這樣兒。如何你我夫妻。落得這樣光景。夏侯大奶奶。還是越說越生氣。幾乎淚要下來。大爺夏侯德明。不由有氣。老乞婆。你就不用再往下提了。我這就够後悔的了。我要早知道。落了這個樣兒。我怎麼着。我也不弄他。為甚麼惱親傷友。親生姐弟不能得見呢。老兩口子越說。這個話越多。言多語失就鬧了個小抬杠。就這麼着就是一天。看了看天晚了。大先生這才說道。你不用再往下說了。天可不早了。商元他要回來了。一旦叫他聽着這個信兒。未免也是麻煩。大奶奶點頭。嘴裏還是不住的叨叨念念。這功夫夏侯商元。天晚回家。夏侯爺看了看商元那個樣兒。不由長嘆一聲。商元問。也沒敢公然說出。想了半天。敷衍了兩句。就說我們兩口子抬杠了。少爺夏侯商元。聽說也就認真了。商元勸了兩句。然後安歇。老頭子夏侯德明。可把這件事放在心裏了。朝思暮想。要是金錢充足。生活上無碍那還有可說。又跟着過日子艱難。兩下這麼一來不要緊。夏侯大先生憂思成疾。醫藥無效。堪堪不久人世。可把商元吓壞了。當天也沒敢出去。伺候他老人家。不離左右。也搭着年歲到了。沒有半月的光景。夏侯爺一命嗚呼。夏侯大奶奶一看。當家人已死。夏侯商元年青。對於生活上無着。老太

太們因爲思想窄。一口氣上不來。氣絕身亡。多虧當地遠親近隣大家添湊。就算把夏侯夫婦入土爲安。夏侯商元又謝過了同鄉。自己坐定了一想。我也不用再給人家牧羊了。我老道師父。一別數月光景。他老人家臨行之時。對我有兩句言語。說是到了我無倚無靠之時。好跟他老人家學藝。現時我這等景况這不就叫孤苦零丁了嗎。這大概就到我練藝的時候了。夏侯商元思想。高興的了不得。由打家中出來。够奔牧羊那座高山。到了山坡上留神看。那個意思是找自己恩師。出家的道長。有誰想看了好半天。不用說仙長那個人。連個影兒也沒見着。商元未免心中難過。暗自說道。老道哇這可是不對。想當日。你跟我說的切切實實。到了我的父母去世之時。你必然以功夫相授。到了今天我找你來了。這麼半天沒看見你。你這一定是跟我說的瞎話。你這麼大的年歲。這可太不應當了。自己左思右想。難過萬分。有心要回家。又一想。我還回去做甚麼。爹娘已然去世。誰是我的親人。夏侯商元越想越發的難過。一者是父母已死不能復生。再要打算見面。除非是鼓打三更。再者老道對我說。教我能耐。到了這個時候。不見面叫我那裏去找。商元想到這裏。委委曲曲。不由的放聲大哭。嘴裏不住的喊道。老爹爹。娘親哪。你可不管我了。老道哇。你可太不應當了。害的我太苦了。夏侯商元越哭越痛真是慘不忍睹。這功夫可就大了。天色已然堪堪日落西斜。自己哭着哭着猛然想起。不由得哈哈大笑。笑够了好半天。自言自語的說道。好個沒出息的東西。自古來大丈夫那有哭的。再說父母還跟一輩子嗎。老道師父臨走的時候。不是留下信了嗎。

。叫我到了危急之時。把信拿出來。照柬行是。現在不是到了這個時候了嗎。我何不取出觀看。少爺商元想到這裏。伸手由兜囊中。取出仙長留下那封黃紙的信。拆包觀看。但見裏面的信紙上。用紅筆寫的一行一行的總有七八行。自己看了半天。無奈一樣兒。自幼兒失學。連一個字也不認識。夏侯商元看罷不由着急。心說。要是我老爹在着。叫他老人家念。我就可以明白了。現時爹爹也沒有了。我叫誰念去。夏侯商元想到這裏。又把方才那個碴兒。想起來了。放聲痛哭。就在這個時候。就聽有人高聲說道。你這個孩子。這是怎麼啦。年青青的。是瘋。是傻。天到這個時候。還回家去。又哭又笑。你爲的是甚麼。真叫我看着不明白。夏侯商元。聞聽有人講話。抬起頭來順着聲因觀看。雖然太陽已然落了。恍恍惚惚還看的見人。但見說話這位。武裝打扮。平頂身高足有六尺。身穿藍色窄襖。藍雲緞子中衣。勒着十字絆。繫着英雄帶。閃披黃色大氅。上繡五福捧壽。脚底下青緞快靴。面上看。面似熟蟹蓋。兩道粗眉。一雙大眼睛。大獅子鼻子。火紅的厚嘴唇。耳生雙輪。輪大垂眉。微有兩撇黑鬚。看年歲也就在四十左右。到是堂堂儀表英雄氣概。夏侯商元看罷。遂說道。你問誰。你知道我哭甚麼。反正我心裏有事。你打聽的着嗎。你不是走道的嗎。你走你的。我碍你甚麼了。難到我跑到你家哭去了。商元說到這裏。就看這人微微冷笑。又說道小孩子。你說的這個話不對。天下人管天下事。你爲甚麼哭笑我問問你也沒有多大關係。夏侯商元聞聽此言。連忙說道。我叫你走。你非問不可。這點事你准能辦的到嗎。這人聞聽。用手一拍自己胸膛。



遂說道。我聽聽是甚麼事。只要別人能辦的到。我就可以湊合。夏侯商元聞聽。用手指。這一個黃紙包。遂說道。你要是真有能耐。你就給我念叨念叨。我聽聽這封信那人聞聽。往前緊湊。伸手接過。含笑說過。拿來我看看。我當是甚麼事。原來你不識字。爲甚麼不上學呢。那人雙手捧着觀照。由頭至尾看够了好半天。然後不由得哈哈一陣大笑。連連擊大指。口中說道。你不用哭了。信上所說。我已看明。你要是放心的話。你可以隨我前往。奔往萬笏山。見你那老師他老人家。夏侯商元聞聽。心中歡喜的了不得。連忙問道。但不知你貴姓大名。家住在那裏。那人聞聽此言。含笑說道。商元哪。你先別忙。天都到了這個時候了。隨我够奔店房。吃點甚麼。然後我再慢慢跟你談。孩兒聞聽甚喜。那人伸手拉起了夏侯商元。兩個人說說笑笑。一路前行。走了不遠。抬頭一看。前面是一座村莊。莊子也不大。方圓也不過就是一二百戶人家。功夫不大。來到大街。座北有家店房。邁步進內。有夥計讓到裏面上房。跟着要酒叫飯。夥計抹擦桌案。把盃箸擺好。夏侯商元一看。這纔說道。你老人家貴姓。商元我願聞。那人不慌不忙。由頭至尾。細說了一回。暗中交待。要說這位爺。堪稱是條英雄。就是有一節。有心無力。自己本打算訪一位高人。學習驚人本領。然後闖蕩江湖。替天行道。殺賊官。斬惡霸。搭救孝子賢孫。就是一樣兒。不湊巧。老沒遇見高人。要說這位爺。也不是此地的。原住湖北。武昌府。綿竹縣。小地名兒。叫歐陽堡。他老人家複姓歐陽。複名宏圖。年中旬。販賣珠寶爲生。因爲自己好習武術。賺了倆錢。全交了朋友了。只要你會三脚毛。

四門斗的。歐陽爺必然親近。所爲的就是打聽打聽。外面功夫好的屬誰。有人就跟他說了。您要提練功夫高的主兒。不用往遠處說。就在咱這不遠。萬笏山。松竹觀。裏面住着一位。成了名的劍客。是位出家道長。他老人家俗家姓艾。雙名蓮池。要談起練功夫來。還得屬他老人家。可是有一節。我是聞其名。未曾見過面。本有意够奔高山。求他老人家慈悲。教授武功。就是一樣兒。不跟他老人家入緣。仙長不理你。無論你呆多少日子。他老人家連飯也不給吃。生生把你趕走。那纔算完。歐陽爺聞聽。心中高興的了不得。自己不住贊美這位艾道爺。這纔來到萬笏山。來至松竹觀。拍門打聽艾道爺。無奈一樣兒。人家不見。一點方法沒有。歐陽爺。到松竹觀。非止一次。只要由外面回來。必然親至松竹觀。就是這麼着。連艾道爺的影兒也沒看着。歐陽爺無法。對於到外面做買賣。他老人家可一點兒也不耽誤。反正知道有這麼一位劍客。就是我這一輩子見不着。我要有了兒子。也得叫他拜訪。歐陽爺有了這個打算。也不必重叙。這一年因爲有一水買賣。老客見把東西拿走了還差幾個錢。這位客人是山東的。到月終一總賬。可就想起來了。他一想。我到山東催催這筆賬。順便買點東西來。自己想到這裏。這才跟老安人說明。我打算出一趟門。到山東要一筆賬。趕到我回來的時候。把山東土物買點來。安人點頭答應。次日早晨。他這才換衣服。因爲自己好武。做了一身武裝衣裳。走在路上也顯着方便。歐陽爺換好衣服。把家中之事。全交待完了。這纔起身。也算該着。因爲天晚錯走路途。就聽見有人哭聲。近前一看。原來是一個小孩。歐陽

爺一問。小孩繞掏出信來。自己來回一瞧。才知道這封信是艾道爺寫的。這個孩兒名字叫夏侯商元。誰要看見這封信。請您分神。把孩兒帶到我的松竹觀。一路上的盤川。全由我一人担負。歐陽爺看罷。歡喜的了不得。我正打算跟他人家見面。無奈緣淺。不能相逢。今天有了這個機會。我何不把孩兒帶走。再說送往萬笏山也不算甚麼。我家去不是也得走那裏嗎。歐陽爺想到這裏。這才哈哈大笑道。商元哪。你要放心我的話。隨我奔店房我再說出我的姓名。夏侯商元聞聽點頭。這才到了店內。歐陽爺叫酒菜。商元問。歐陽宏圖。這纔一說。我今天討債來了。我的家就是那裏。我把你帶到萬笏山。那不是兩全齊美嗎。夏侯商元。聞聽此言樂的了不得。連忙說道。要是這麼着。我先謝謝你老人家。歐陽爺一看孩兒行禮。趕緊用手相摻，遂說道。商元哪。你何必行禮呢。咱們全是自己。等到我把你送到山上。見着仙長艾道爺。我可有一段要求。不知你能點頭不能。商元聞聽忙答道。是有甚麼話。只管說。只要我辦的到。我准能點頭。歐陽宏圖聞聽接着說到。我想你要到了松竹觀。准能練一身好功夫。下山之時必能成名露臉了。我要是打算練。那就不用說了。我已過三旬。對於腰腳腿不差甚麼都不侷落。我要是往後有了兒子。我叫他跟你練。不知你可以教不可以教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連忙說道。這是甚麼話。從此以後。我把你帶到萬笏山。見着我那老道師父。一旦技術學成。我准忘不了你老人家。不用說你的兒子。跟我學我教。就是你高了興打算學。我也可以指點。反正我學會了就行。我要是不會也是一點方法沒有。歐陽聞聽樂的了不得。連

忙說道。咱就這麼着。君子一言。快馬一鞭。君子人說話。如白染皂。板上打釘。我這先謝謝吧。夏侯商元一看。這等光景。遂說道。談不到謝字。咱們就憑心也就是了。歐陽爺聞聽歡天喜地。趕到後文書。三俠劍人稱賊窟歐陽天佑。歐陽天佑。那就是歐陽宏圖的兩個兒子。因爲今日跟歐陽爺有這句話。後來夏侯商元成名。不忘舊交。千里傳藝。後話也不必細表。書說當時。歐陽爺一看夏侯商元點了頭了。這才謙讓少爺吃飯。夏侯商元並不客氣。連吃帶喝。功夫不大。二位吃完了。有夥計過來。打了洗漱水。然後殘席撤下去。擦淨了桌案。沏了一壺茶。歐陽爺又喝了兩盃。然後安歇睡覺。一夜晚景無書。到了次日清晨。歐陽爺老早就起來。這才拍商元肩頭遂說道。夏侯商元該起來了。再呆不大功夫。太陽都快出來了。咱該收拾收拾起程了。夏侯商元由夢方醒。連忙翻身爬起。歐陽爺叫夥計打淨面水。兩個人梳洗已畢。歐陽爺打點行李。然後把夥計叫過來算飯帳。兩個人這才蹣跚走出店門。一路上行走。也就是曉行夜住。飢餐渴飲。由打那天。奔往湖廣。行走亦非一日。歐陽因爲商元年青。也不敢叫他貪趕路程。他要是走着不高興。雇個車兒叫他歇歇腿。反正也沒有要緊的事。到了算。也就是了。這一天正往前走。歐陽爺叫道。商元哪。到了。你順着我的手兒瞧。那座高山上而那個廟就是松竹觀。你老師他老人家就在這萬笏山。夏侯商元聞聽歡喜的不得了。連忙說道。這要遇不見您。由我們山東這是多遠。我怎能到的了。想不到巧遇歐陽爺您。這才能到這兒。兩個人說說講講。順道登山。商元留神看這座高山。與普通山不同。真

稱得起山清水秀。各樣樹木。一望無際。夏侯商元。正然思想。猛抬頭。看就在對面有了紅撲撲的廟牆。往前走了功夫不大。來到山門前。未敢走正門。這才來在東角門外。歐陽宏圖。遂說道。商元。你先站在這兒等一等。我登塔台打門。夏侯商元。聞聽點頭。歐陽爺這纔伸手打門。口中連連說道。裏面有人嗎？連叫兩三聲。就聽裏面有人念佛。嘩啦一聲門分左右。山打裏面走出來一個小老道。看年歲也就在十八五。白淨面皮。身穿短衣服。歐陽爺看罷。遂含笑道。少當家的。仙長在廟嗎。那道童聞聽。上下打量他兩眼。看那個樣兒。半吐半囁。歐陽爺看此光景。連忙說。少師傅。如果仙長在廟的話。千萬別隱瞞。煩勞給通稟一聲。就提夏侯商元來了。那個道童聞聽。又往後一瞧。然後說道。這位施主。你候一候。我到裏面看一看去。我帥父方纔說。要打算上山採樂。不知現在走了沒走。歐陽爺聞聽說道。好好。少師傅你到裏面看看吧。小道童聞言。扭轉身形輕輕把門關上。歐陽宏圖與夏侯商元。站在門外等後。覺着小道童去了功夫不大。門兒一響。道童出來。樂嘻嘻的手打稽首。口念佛聲。無量佛。遂說道。這位施主。未領教貴姓。我帥父在廟。有請你老人家。帶着商元。裏面談話。歐陽聞聽。樂的了不得。含笑抱拳道。我覆姓歐陽。雙名宏圖。少師傅有話。咱是裏面談。道童聞聽點頭。歐陽爺與夏侯商元。邁步進了角門。小道童然後把門關上。遂說道。施主。你老人家遂我來。道童在頭前引路。後面跟着宏圖商元。往裏走。繞過了三層殿。來到了鶴軒。但見鶴軒門。掛着板竹簾。小道童緊走了兩步。輕輕啓簾。遂說道。歐陽施

主。您請裏面坐吧。歐陽爺開聽。不敢高聲說話。低聲說道。好好。少師傅。不客氣。這纔邁步進內。歐陽宏圖用目觀瞧。但見鶴軒明着是兩間。迎着面是几案。上面擺着無數的經卷。木魚手磬。山牆掛着名人字畫。挑出對聯。條案上有青竹八仙桌。兩把竹椅。望西山牆上看。緊靠牆根放着一架竹床。在床的上面。坐定一位出家仙長面如古月。舉動不凡。歐陽爺見罷。往前行禮。仙長下床趕緊用手和摻。連忙說道。這位施主。何必行禮。我這先謝謝吧。你老人家。真不辭勞苦。千里超超送夏侯商元上山。歐陽爺聽了。遂說道。不客氣。我也是此地人。那天路走山東。把孩兒帶來。也不算費神。仙長聽罷。哈哈大笑。遂說道。這位師主未領教貴姓。請坐吧。歐陽宏圖開聽。抱拳應聲道。當家的。我複姓歐陽。雙名宏圖。我家離此不遠。就在這麼個時候。夏侯商元一眼看見了老道師父。自己樂的了不得。笑容滿面。跪倒身形。向上叩頭。撞地有聲。連連說道。老師在上。弟子商元給您叩頭了。仙長一聽。商元叩頭。並不相攔。含笑說道。今日你叩頭。就算你拜師。引見之禮。別望了謝過歐陽爺。夏侯商元。這才站起身形。然後衝着歐陽宏圖。大拜了四拜。歐陽爺那裏敢担。趕緊站起身形。連忙說道。這何必呢。這是我當盡的責任。仙長您這是多此一舉。仙長看商元叩完了頭。這纔說道。歐陽施主。貧道我說話可口冷一點。我有一段要求。我要當面說出。歐陽宏圖開聽此言。接着說道。仙長您有事。儘管說明。何必還要求不要求呢。道爺開聽點頭道。如此說來我就當面要談。就是這個孩子夏侯商元。正在青年。今日上山跟我學藝。將來

技術學成。定非池中之物。我要求的就是。你老人家沒有事的時候。不可常來。您要是時常到此。孩兒心性一散。將來半途而廢。其禍就在您一人。您要是從此不來。將來他把技術當成。我必然叫他親身到府上。要重謝你老人家。歐陽宏圖。聞聽仙長說到這裏。趕緊欠身離坐。抱拳說道。要是這麼着。小可我要告辭了。仙長聞聽連忙說道。歐陽爺休要如此。這是後話。何必忙在一時呢。宏圖聞言遂說道。我不奉陪了。實在我有事。仙長聞聽彼此又敷衍了兩句。後來歐陽宏圖。非走不可。艾道爺只可點頭。自己親身直送到角門外。打稽首這纔作別。不表歐陽宏圖。且說是艾道爺。回到自己鶴軒。看見了夏侯商元。連一句話兒也沒說。仙長盤膝打坐。閉目合睛養神。到了吃飯的時候。有小道童張維商元用飯。沒有事的時候。仙長打坐。夏侯商元。垂手站在旁邊。就是這麼着。一恍就是五六天。少爺夏侯商元。心中着急的了不得。有心要說話。又不敢動問。這一天清晨起來。仙長端然坐穩。哈哈一陣大笑。然後念了聲無量佛。遂說道。商元哪你來了多少天啦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連忙進前。口中說道。老師。我來了大概有五六天了吧。仙長聞言點頭。欠身形離了雲床。用手一指。遂說道。夏侯商元。你隨我來。商元聞聽尾隨其後。仙長在頭前行走。出了鶴軒往東走。是個小跨院。靠北面明着三間房子。仙長來到近前。登台階伸手推開了門兒。邁步往裏走。夏侯商元。遂後跟着。來到裏面留神觀瞧。對面山牆下。擺着兵弁架子。上有十八般大軍器。槍刀劍戟。沒有一樣沒有的。個個擦的淨光倏亮。地上橫躺豎臥一下子短兵弁。也有帶鈎的。也

有帶練兒的。也有帶到鬚鋼鈎的。也有帶蛾眉刺的。還有帶絨繩的。再往北面上望。供着神聖。前面半截子神廚。上面擺着五供燭杆。地上是黃土鋪地。裏面倒是清雅異常。少爺看罷心中明白。這不問可知。當然是他老人家的武術房。今天把我帶到這裏。當然是教給我的功夫。夏侯商元。越想越高興。就聽仙長叫道。商元哪。你要近前來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連忙答應。邁步湊到近前。仙長用手一指供的神聖。遂說道。這就是咱們的武術門中祖師爺。今天你要拜祖師。仙長說着話。伸手取火種。燃着了燭。點着香。道爺先跪倒身形。然後叫商元拜祖師。拜完了祖師。又拜師父。把一切俗禮。辦理完畢。仙長教給夏侯商元。站個架兒。遂說道。商元。文武兩科技藝。入門之時。老師必然教一手功夫。今天你先站這個小架兒。你看我怎樣練。你怎麼學。夏侯商元聞聽點頭。仙長把長大道服一擦。騎馬蹲襠。站住了身形。遂說道。夏侯商元站好了沒有。商元點頭。照樣兒站好。仙長說道。不要忙。萬丈高樓從地起。這個架兒。是八段錦的頭一手。你要把這手練好了。往後就好練了。這就好似蓋房子一樣兒。先把地腳砌好。到了甚麼樣兒。全不怕了。你的眼望前看氣往下沉。出入氣勻停了。把屁股收進去。再往下蹲一蹲。嘿。這才叫功夫了。少爺夏侯商元站了好半天。仙長這纔說道。好了。今天你也不用練累了。明天早晨起來。溫習這一手兒。趕到熟了的時候。咱再換一手別的。夏侯商元聞聽歡喜。當天就不說了。就此以後每天如是。仙長給他威赤胳膊腿。道爺猛然一摸。不由暗自贊美。心說。這個孩兒。別看他長的這個樣兒。他可是個好體



格。莫怪他的勁頭兒。比別人大呢。將來這個孩兒。要是把武功練好了。闖蕩江湖三條大道走中間。這又給綠林道多添一塊病。伯長思想高興的了不得。一恍就是兩個多月。夏侯商元這個孩子。也算真靈。只要仙長一教。他就不忘。兩月的功夫。把十八個大架子。全站會了。這才教給他踢腿。把腿學熟了。這才正式練拳脚。剛一練也就是大紅拳。小紅拳。五祖點穴拳。練了三年多。把所有的拳脚。完全學會。仙長教給他練軍刃。剛一練就是六合槍。六合刀。夏侯商元。也跟着聰明。只要仙長一教。商元就會。還是忘不了。仙長看着心中高興的了不得。然後叫他練手上的功夫。甚麼鐵沙掌。千斤童子掌。一粒混元氣。達摩老祖易筋經。馬前一掌金。馬後一掌銀。十三太保的橫練。把功夫練完了。仙長給他過操。混身上下用藥水刷洗。然後拿竹板刮。日子長了。混身上下淨起核桃肉。仙長觀瞻叫道。夏侯商元。你知道你是練的甚麼功夫不知道。商元搖頭道。弟子不知。艾道爺開言。哈哈大笑。遂說道。我看你面帶孤獨。對於家庭興趣無望。納享清福到你。我教你這混身過操。要是練長了。就可以善避刀槍。刀更是<sup>刺</sup>上。他就是白刃。槍要是<sup>插</sup>上。也就是白點。要打算利的動你。除非是戰國寶器。夏侯商元聞聽。心中喜悅的了不得。連忙說道。老師。我就願意練這個。將來練好了。我這個便宜可更大了。仙長聞言含笑。道。好可是好。就是有一樣兒。你這一輩子可就斷了後了。永不准娶妻生子。就是你娶了妻。也是白染一水。是我看你。面上太孤獨了。對於艷福你一天也享不了。我這才教你全身橫練。內練一口氣。外練筋骨皮。將來練

成好處太大了。千萬不可偷閒躲懶。把功夫練到你身上。是你自己的。將來做個人上人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連忙點頭。說話的光景。上山就有五六年。商元二十歲了。仙長這才教他練氣功。大口氣。小口氣。鼻吸鼻吐氣。天剛氣。暖氣。仙長一看微微含笑。心說。這個孩子。真叫有福有德。共總練了五六年。他真把在這些功夫學去。看他我算該他的。仙長想到這裏。遂叫道。夏侯商元。我看拳脚你不用練了。據爲師我眼光瞧。外面練拳脚。要是練到你這樣兒。真叫難得的很，我打算由今日爲始。教給你練軍刃。你看這兵刃架子上。那一樣兒你看看得意。然後爲師我再仔細一教。大凡一個練武術的。身上得有一樣兒長技。不怕就是一把刀也要把他練好了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連連搖頭。遂說道。老師。我看了。是這兵刃架子上的軍刃。我一樣兒也不愛。我總想。我要是練刀。把刀練好了。還不算能。外面練刀的太多了。這個槍。我也不練。仙長聞聽。皺了皺眉頭。連忙說道。你小小年紀。還敢小看武聖人嗎。差不離這十八般兵刃。全是武聖人遺留。是練武的。離不開鎗刀劍戟。你怎麼那一樣兒都不愛呢。夏侯商元聞聽道。老師。我打算叫你老人家。給我研究一種兵器。我到日後。闖蕩江湖。外面沒有練我這個的。艾道爺聞聽。點了點頭。口中說道好。你既然說出來了。我還得給你想。艾道爺沉了好半天。遂說道。我這到想起一樣兒來了。這種東西。乃是一種暗器。名叫蓮子。形式也不大。也就是核桃大小。這種東西要是練好了。到外面闖蕩江湖。準找不出兩個來。未曾跟人動手。不用近前。只要把這個發出去。百發百中。還有一樣兒

特別的地方。可以把他含在口內。以氣功催打專中冷不防。商元聞聽着這個。你願意練不願意練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連忙說道。老師。這個好是好。無奈有一樣兒。形式太小。我打算把他加大一點。您看怎樣。仙長聽道。暗器大了到是好大。不過可有一節。咱們門戶之中使用這個。未免不合乎道理。是咱門戶的人。沒有使用這個的。倘若你要學去。誤打好人。是也麻煩。再說你年青青的。也太不合式。你等着我給你想想。你練別的吧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連忙搖頭遂說道。不。老師就不用費事了。既然思說。個頭兒可以大。我太歡喜了。求老師大發慈悲。您教我這個吧。仙長聞言含笑點頭。心說他既然願意學。我還不能不教。小孩兒練文武兩科技藝。必應當近其所好。他要是願意練那種。就教給他那一樣兒。教着不費事。學着又快。小孩兒又高興。今天夏侯商元。他既然樂意學。我再給他研究研究。仙長想到這裏。左思右想。又琢磨了會子。復又說道好吧。你要是打算要形式大點的。就不用練蓮子了。你就效仿古人。氣打鋼膽。到了天明。爲師我下山。給你打鋼膽。你要是不明白，我可以告訴你，鋼膽，就是鐵球，鐵球是鋼鐵打造，份量加重，我給你打這個，可不是錢的，用泥鋼打造，內含鐵球，未曾一打出去，可以嘩唧嘩作響，外皮再罩一層金，金皮鋼膽，練好了，可以手屈一指，天下獨一，外面除開了自己，沒有第二人，明着可以打，要是動上子，能含在口中，當做暗器，只要打出來，嘩唧嘩作響，也不失其咱們俠義門中本等，夏侯商元聞聽，歡喜的了不得，當天不表，到了次日早晨，仙長下山打來了鋼膽，慢慢教給商元練，書

不重叙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的功夫，又是五年，夏侯商元，可二十多了，十八般軍刃以及各門的軍刃，各種內家拳，外家拳，夏侯商元那叫樣樣精通，別的功夫全不用說，商元最得意的，就是氣打鋼膽，仙長看了看，心中歡喜，遂說道商元哪，你還是真不含乎，我真不知道的你這大福德，自從你上山，到而今掐指算來，十有餘年，我真不知道你可以對數到這個時候，我總看你跟我練個三年五載的，為師我羽化歸西，你就落個半途而廢，真沒想到咱爺倆個，真聚十幾年，我看你也不用再跟我學了，為師我跟你說句愉快的話，我叫傾囊相贈，是我會的玩藝全都學去了，不過有一樣兒，你練的火候淺，咱爺倆要是比上，就像我比你高多少似的，你要是到了我這般年歲，你自然就成了，據為師我的眼兒看，准能在我以上，不在我以下，你在此等候了，我這裏還保存着武術之中妙訣三卷，我拿來你看，你要能讀透了一卷，你就是俠客，你要能讀兩卷，你就是劍客，你真要把這三卷完全讀熟，你就是劍上劍，艾道爺說着話，站起身形，由几案上取下古書三本，遞與夏侯商元，用手一指遂說道，商元哪，你拿了去看，天下武術全在這本書上，夏侯商元聞聽，樂嘻嘻的雙手接過，掀開了一看，這頭一卷，不過全是大人兒，也有穿着長大衣服的，也有短衣服小打扮的，再不然就是光着脊背的，也有伸着一拳的，也有伸着一腿的，還看兩個人打在一塊兒的，夏侯商元看了好半天，心中不甚明白，跟着又把第二卷打開，這第二卷上，竟是各種走獸，頭一篇上，有一隻猛虎，一隻猿猴，翻過來再看，虎豹豺狼，鷄貓狗兔，只要是走獸之類，真叫

沒有一樣兒沒有的。這上面的虎。也有站着的。也有臥着的。也有行走式的。夏侯商元看了看。越發的不明白。這三卷上。更不明白了。一卷書上全是飛禽。夏侯商元看够了打半天。遂叫道。老師。你老人家方纔言道。天下武術全在這上頭。怎麼徒兒我看了這麼半天。一點也不明白呢。仙長開聽商元問。哈哈大笑。遂說道。夏侯商元。你這話說的不怨你不明白。皆因爲師我還沒給你講呢。只要我給你開完了講。你自己就明白了。對於功夫上。必得看你福德了。你要福德厚。根基深。你再有造化。就許把這三卷書。完全看過。你那就是劍上劍。艾道爺說着話。用手一指這一隻老虎。遂說道。商元哪。你來看。這隻老虎。就是咱武術中根源。想當初。軒轅皇帝。見猿猴而留技藝。虎有三絕。猴有三躡六閃。查天地氣候。萬物靈動。遠取於物。近取於身。編到身上叫武術。這隻老虎。他在山中。號稱獸中主。他的絕藝。就有三下。頭一招。就是咱練的那個。虎撲子。他要在山林中。一眼看見了人。他就吼吼三聲。然後將身一躍。來在人的切近。把前爪一抬。迎頭就撲。這就是他的頭一手。是教你的那個虎撲子。只要頭一下沒撲着。跟着把前爪一抬。就站起來了。把虎跨甩過來。就照着人就是一跨。咱們練武術學裏這一手兒。就叫跨打。專拿跨骨去打人。就是由這採下來的腰跨肘膝肩。這第二下兒。虎再打不着人。他可要用尾巴了。把尾巴往上一撩。專纏人的兩條腿。他就是大羅金仙不能逃開。老虎這個尾巴的功夫。編到武術上。就是掃堂腿攔在兵刃上。要是代練兒。更合乎情理。例如掃堂棍。掃堂錘等等的。爲師給你解釋。這就是虎

的三手絕藝。其次猴呢。人學他蹣跚跳躍。人能跟他一般的快。夏侯商元聽了仙長這一片的開導。忽然大悟。嘔。原來武術是由這來的。這不問可知了。這第一卷上的小人。一定是各門的絕手。拳術的絕招了。由打今日爲始。溫習完功夫。仙長就給他開講。這一手能贏那一手兒，那一手專怕那一手，當初誰跟誰動手，是使用甚麼贏的，何人拿那一手輸的，仙長撒開了一講。又是一年多。這一年的功夫。要跟先前一比。纔叫大不相同。夏侯商元越想越高興。想不到我來了這幾年。竟會得這麼大的功夫。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一轉眼的功夫。夏侯商元練藝十五年。商元又加上功夫了。甚麼功夫呢。就是練水性。每日除去練功夫外。悶的慌了。到山下江中洗澡。一來二去可就常了。又是天生的水性。能睜眼視物。這一天清晨起來。商元把老師伺候完了。將要往功夫房去。仙長念了聲無量佛連連說道。夏侯商元。你不用練了。我看你所練的功夫。足够個俠客的身分。等到日後闖蕩江湖。你要好自爲之。不難爲俠客。爲師我今天。打算叫你下山。闖蕩江湖。到處爲家。替天行道。給我門戶中爭光露臉。夏侯商元。你就收拾收拾去。爲師今天打發你下山。你來了年頭也不算少了。夏侯商元聞聽此言。打了個寒戰。遂說道老師。弟子我有甚麼不到的地方。老師您應該教訓。您怎麼教我學而未成。下山一走呢。仙長聞聽含笑。商元哪你不要錯想。你就是我的好徒弟。到如今你將武術學全。不是我不教你。是你將夫已學好了。從此下山。漂遊江湖。給我露臉。一要走的正。二要行的端。三條大身走中間。方不愧是我的從弟子也不必發怔。趕緊

收拾去吧。夏侯商元。聞聽此言。心中難過已極。今天老師打發我下山。漂蕩江湖。不知趕到何時才能見老師的面。商元那個意思是戀戀難捨。艾道爺看此光景。大聲叫道。商元看你這個樣子。難到說你練功夫。願跟我一輩子嗎。你來了一共十五年。爲師所教你的。皆是驚人的本領。你要不到外面闖蕩闖蕩。連一點名頭也沒有。你可不要多想。說我能耐沒傳齊。因爲這個打發你下山。不是這樣兒。你到外面一瞧就明白了。夏侯商元聞聽老師如此談話。自己不敢多留。轉身形打點小包袱。然後來到仙長面前。遂笑道。老師。我都收拾好了。我有一樣兒。要往老師面前領教。仙長聞聽點點頭道。商元哪。你有話你只管說。你何必這樣吞吞吐吐。夏侯商元遂問道。老師。弟子跟您相聚十餘年。未敢動問您老人家大名。今天打發我下山。我要不問問。一旦人家問我老師是誰。我說是老道。這話兒不好說。仙長聞言。含笑用手指。口中說道。夏侯商元。你站在我的面前。聽爲師我慢慢講來。商元聞聽不敢怠慢。趕緊雙膝跪倒。仙長用手指自己鼻子。遂說道。爲師我俗家姓艾。道號蓮池。這座高山。名曰萬笏山。這座廟是松竹觀。要你牢牢緊記。商元點頭。仙長復又說道。這一次你下山。我有幾句言語要你記在心中。咱本門戶中有五戒。千萬不可妄爲。這頭一戒就是色。倘若你下山之後。見美色起淫心。殺女子。斬婦人。採花做案。一旦叫爲師我得知。絕不相容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連連叩頭。弟子謹遵師命。不敢犯這淫戒。請問第二戒。仙長聞言又說道。這二戒。就是藝不輕傳。何爲藝不輕傳。就是我教導你的功夫。不准你胡亂傳人。倘若

藝傳於匪。其罪在你個人。還能說你把我功夫學去。不叫你傳人嗎。得擇其善者而授。將來他要把功夫練好了。也是咱門戶中的光榮。商元忙叩說道請問三戒。仙長道這第三戒。不准你打把式賣藝。扔在地下換錢。你得想咱門戶中功夫。與賣藝的功夫不一樣。要說值錢。萬兩黃金難買。學這功夫。並非容易。一旦扔在地下換錢。未免可惜。商元道。弟子不敢賣藝換錢。請問這第四戒。仙長道。這第四戒。不准在公門當差。商元應道。謹遵師命。請問第五樣兒。仙長。這第五戒。就是不準護院。你下山後要你照着俠義道。不爲己身事。專爲他人忙。喜忠正。惱奸巧。殺奸誅佞。除暴安良。不怕忠臣孝子。義夫節婦有難。只要知道這個人信兒。不遠千里。自備盤川。身臨其境。伸手而救。方不愧人稱俠義。商元聞聽。連連點頭。遂說道。弟子記在心中。然後站起身形。仙長回手取出紋銀十兩。遂說道。商元哪。這廟中清苦。你是知道的。這有紋銀十兩。帶在身邊。一路上做川資。夏侯商元聞聽連忙一擺手。遂說道。老師。弟子不要。仙長說道。你不要虛僞套言。咱這廟內清苦。你快拿了去。夏侯商元用手接過。拾起小包歡歡無言。艾道爺看此光景。遂說道。商元哪。是你去吧。夏侯商元不白心中難過。遂說道。老師。弟子跟您相處了十餘年。未曾孝順你一天。那怕我冷水溫成熱茶。雙手捧送在老人家面前。也算我孝敬老師。仙長聞言道。夏侯商元你我師生不在這一點。將來日後給我爭光露臉。較比給我個燙手的火燒。強的多。套言不必多說。你去吧。商元聞聽老師叫走。自己那敢停留。手提小包。扭轉身形往外走。仙長在後面



跟隨。出了鶴軒到了角門。商元邁步走出。回頭觀瞧。老師還在後面。夏侯商元用手出列。口中說道。老師您不必送我。那有師父送徒弟的道理。我不敢勞動恩師。你老人家請回。仙長聞言。口誦佛聲。無量佛。遂叫道。商元。出家人往外送。並非送你。這相門戶。當初爲師我。練藝之時。你師祖也是如此送我。到今天你學藝下山。我也做師父送你。我要遠遠一程。仙長說着話往前走。已然出了松竹觀很遠。夏侯商元看此光景。遂止住腳步。遂說道。老師。您請回吧。您忘了送人千里。終須一別。我還有一句話。要在恩師面前領教。仙長聞聽答道。商元有話。你只管說。何必這樣呢。夏侯商元道。這纔說道。老師。我此次跟您分手。但不知等到何時。才能相聚。艾道爺聞聽此言。面帶笑容。用手一指。遂說道。你來看。這青山不改。綠水長流。他年相見。你我師徒後會有期。夏侯商元聞言。點頭。提着小包。祇走下山峯。留神看前面一片松林。功夫不大。走入林中。回頭再看仙長。被樹遮住。不能目睹。只可頓足一聲長嘆。灑淚分別。小英雄夏侯商元。走出萬笏山。心中高興的了不得。不亞如游魚得水。猛虎見山。獨自一人。信步前行。行無所定。自己心中思想。想當年。我在十三歲之時。給王爺牧羊。巧遇我的恩師。後來父母雙亡。才遇見歐陽宏圖蒙他把我帶到萬笏山。與我恩師二次相見。學藝二十來年。到而今我功夫學成。我老師也會對我言講。說我全身的能耐。堪稱不弱。非劍即俠。從此以後我要好自爲之。成名不難。我這身好功夫。不但我老師一人待我有恩。就連歐陽宏圖。待我德莫大焉。常言說的却好。吃水

別忘了挖井的人，我要沒有歐陽宏圖。我學不了工夫。我老師時常對我言講，有恩報恩。歐陽宏圖把你送來的。到了你下山之時。你要親身到歐陽爺府上。踴謝他老人家。今天天色甚早。我何不緊走幾步奔往綿竹縣。謝謝這位宏圖。夏侯商元想到這裏，把脚步放開一路上不斷東瞧西看。瞧着一路山景。勝過當年。我當初上山的時候，還沒有這處房廡了。到今天我又到此。這才叫煥然一新。怎麼想人沒有個老。我這一轉眼的功夫，就是二十來年自己心中左思右想。看看天已然正午。覺着自己腹中饑餓。留神看前面黑壓壓，烏沉沉。一片樹林。自己心說。大概前面這是鎮店。我到村子裏面。找個飯館。吃點甚麼。隨便打聽打聽，往綿竹縣歐陽堡。由那裏走。自己把主意拿妥。功夫不大。仔細觀看。已然進了鎮店。東西大街。南北舖戶。做買賣非常熱鬧。來來往往行人不斷。好熱鬧的一個村子。看這個樣兒。方圓怎麼也有五七百家。夏侯商元提着包袱不住的東瞧西看。那個意思要找個飯館。留神看了好半天。兩旁買賣舖戶。連個飯館也沒有。夏侯商元不由就是一怔。心說怎麼這麼大的一座鎮店。連個飯館也沒有。真叫怪道。難道這村裏都不吃飯嗎。那有這個理。自己正然思想。猛然一抬頭。瞧見路南有一家酒館。門前掛着酒幌子。兩旁有招牌。上面寫的是。多年陳紹。遠日花雕。那面寫的是各樣炒菜。味美適口。橫着有一塊匾。寫的明白。兩全酒飯館。夏侯商元看罷。微一怔神。就聽有人說道。這位您裏面請吧。裏面有坐。商元開聽抬頭觀看。說話原來是酒館夥計。扎着白布裙。年在二十上下。到是滿臉的精氣神。夏侯商元看罷。

邁步往裏走。夥計樂嘻嘻的在前引路。到了裏面給找了一張桌。擦抹干淨。遂說道，大爺您喝壺酒嗎。我們這酒可太好了。說一句話不知您信不信。離着我們這一百多里的地方。全上我們這打酒來。您就知道好不好了。夏侯商元聞聽含笑點頭。不住的用目觀瞧。但見這裏。酒座飯座真叫不少。真稱得起高棚滿座勝友如雲。商元看罷笑道。夥計。你們這買賣真叫不含乎。一天能賣幾十兩吧。夥計笑道。托您的福。到可以湊合。您大概不是此地人吧。夏侯商元說道。我不是這裏的。今天是路過。我跟你打聽一個地方。綿竹縣離着這還有多遠。夥計聞聽用手一指道。這個綿竹縣離此不遠。打這看東南。也就是四五里地就到了。商元聽了連連點頭。就在這個功夫。由打外面走進一人。連聲叫道。夥計。給我找個座兒。我喝一壺。夥計聞聽趕緊近前。遂說道。大爺。您才來。裏面沒座了。您看前面這幾張桌不成。那人聞聽說道。我就這吧。這裏到清靜。夥計答應讓到夏侯商元這張桌子。商元用目留神看。進來這個人。到也是武裝打扮。裏面是銀灰靠襖。銀灰色大氅。上繡碎花朵。腳底下青緞靴子。頭戴八楞抽口壯帽。面色漿白。就好像東方發曉的窗戶紙那樣兒。兩道門鷄眉。二目無神。小鼻子薄片嘴。兩個小鎚子把兒的耳朵。往前兜兜着。說話大噪音。夏侯商元一看。心說冲你這個長像。就不是好人。你臉上這個白勁。連一點血色都沒有了。我老師告訴過我。人面色漿白。必是採花賊。你小子坐在我的面前。我仔細的看看你。你要真有不法行爲。那可不算我不對。我是劍客弟子。要帶管路見不平。施展我的功夫。治你於死。我要替天行道。

夏侯商元想罷。就看夥計連忙說道。您要喝甚麼酒。您也吩咐下來。我給你們二位一塊兒就擺了。商元一聽。有心說不會喝酒。未免不合適。莫若我要兩壺喝。就誤點功夫。我也好看這個小子。想到這裏。遂說道。你給我來兩壺白干。隨便配四個菜。越快越好。夥計答應去了。功夫不大。先把菜擺好了。後把酒放在面前。就在這麼功夫。方纔進來那小子。火兒了。連連叫道夥計夥計。你怎麼做買賣還不說理。我先叫的菜。到這個時候還沒來。人家後叫的全喝上了。你這地方就叫不對。夥計聞言。樂嘻嘻的說道。大爺。這個還得忍過我。替因人家白干酒現成。您喝的酒。還得新開鑊。因為這個就誤了。您多包涵。這也就來。那人聞聽用手一拍桌案。大聲道。這麼着我也喝白干。你這東西真叫混蛋。夏侯商元一聽。不由這個氣。可就大了。你冲着甚麼。你這麼吓唬人。連忙說道。夥計。我不忙。把我這份先叫這位先喝着。夥計聽了含笑的。這對嗎。您喝您的。我們這是熟座。夏侯商元說了這麼一句話不要緊。到惹得那人注目觀聽。那個人一看商元這個長像。未免就吓了一跳。在那坐着。也不算甚高。腦袋可不小。兩隻黃眼珠子。灼灼放光。那人一看。心說。這個主兒大概是功夫家。我可別魯莽了。想到這遂說道。這位老師。您可別多疑。我喝您喝。全都一樣兒。我這是說夥計不對。您要是歡喜的話。咱二位一同喝吧。夏侯商元一聽。高興的了不得。遂說道。不客氣。您要是歡喜的話。咱二位一同喝顯着有意思。那人說道。好好。叫夥計再給我們兩壺白干吧。我們這才叫一見如故。我管你招呼哥哥。大概你沒有我大。我今年三十一

歲了。你多大歲數。夏侯商元聞聽遂說道。我沒有你大。未領教你貴姓。那人一聽。樂嘻嘻的說道。我姓曹。名兒叫少英。我還有個外號。人稱穿花蝴蝶鬧瑤池。因為我臉兒白。又叫玉面鴨吧。老弟你貴姓。夏侯商元心中輾轉。就衝你這個外號。你就不是好人。你還跟我呼兒喚弟。你也不打聽打聽。商元想到這裏。有心意向他找碴。跟他動手。剷除禍患。又想我別魯莽了。有能再把他其實話套出來。然後我再伸手捉拿。也不爲遲晚。倘若我發作早了。事辦不好。到許辦糟了。我要慢慢的。商元想罷遂道。我覆姓夏侯名兒叫少敏。我也有個外號。我叫戲花蝴蝶。因為我腦袋大。又叫大頭哪吧。夏侯商元說了這麼一片謊話。到把曹少英。惹的哈哈大笑。連忙說道。咱這纔叫不是一家人。不進一家門。聽說你有個外號。當然不問可知。也會練兩下子。那咱更得近乎了。商元聽了。也敷衍着說道。可不是嗎。咱都是一家人。兩個人說着話。夥計又燙來兩盞酒。放在二人面前。曹少英道。我的兄弟。別緊着說話了。咱是連喝帶說。到有個意思。商元點頭。曹少英提壺。滿滿斟了一杯。遂說道。夏侯兄弟。你千萬可別撥面兒。這盞酒你要一飲而乾。做爲哥哥給你接風。夏侯商元聞聽遂說道。謝謝。我可喝不多。這盞酒我喝了。以後想就不用客氣了。小子曹少英點頭。商元把盃端起來。微微一抿。覺着這酒真叫好。略微的一聞。這個味往鼻子裏就鑽。然後放在桌兒上。遂說道。你可喝你的。我喝酒滿直的叫鬧着玩。每日吃飯。沒酒不飽。估酒就醉。就是這杯酒。我要全喝了。立刻就擡大腳輕。曹少英一聽道。要是這麼着。我就不強讓了。

你看哥哥我。這個酒量。說着話自斟自飲。一連就是五大盃。把兩壺喝了個乾乾淨淨。遂說道。兄弟。你看見沒有。兩壺酒這不算甚麼。我還得喝個四五壺。夏侯商元連忙說道。這麼着可太好了。你把這兩壺也喝了。不夠咱再叫。我可一點不能喝了。曹少英點頭。連氣的低聲說道。嘿。我說我的夏侯兄弟。我有一件事。我得要告訴你。你要願意的話。我可以讓給你。夏侯商元聞聽此言。歡喜的了不得。把凳兒拉着。往前緊湊連忙的說道。我的曹爺。你有話告訴我。甚麼事我聽聽。曹少英叫道。你那個外號叫戲花蝴蝶。當然對於花上你有個研究吧。商元聽了高興。遂說道。咳。我的曹爺。有甚麼研究。不過心有意。我總拿不出來。就沒有相當的人領教我指教指教。夏侯商元說到這裏。就看小子曹少英。嘿嘿冷笑道。夏侯爺。你算打聽着了。不才哥哥我。不是跟你吹一句。我可算花界的老手了。要說你有錢。各處勾欄院買樂。你沒有這個樂兒大。再說那個由人家的。要打算跟着我。樂兒十足。也不花一文錢。想怎麼着。就怎麼着。管保你起心願意。我要是帶你一回。準叫你上癮。小子說到這裏。夏侯商元一看。他那種神色。真活活可以把人氣死。他小母狗眼一翻一翻的。舌頭尖兒不舍。直往外吐。混身上下恰若半身不遂。由打脊髓骨後麻酥酥透着。怎麼得意。就在這個時候。有人給他兩嘴吧。他都不知道由那來的。叭噠叭噠嘴說道。夏侯大兄弟。你要是嘗嘗的話。今天我帶着你。這個當子。我一恍有十幾天了。每天我這裏喝酒吃飯。到了天黑

。那裏安眠。夏侯商元聽到這高興的了不得。心說。看起來我的眼光。總算不錯。我看你面色不正、當然你是採花賊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小子你酒言酒語。吐露真情。我要不把你置於死地。我自己全對不住我自己。有甚麼話。是慢慢來。商元想到這裏。爬伏耳邊遂說道。我的曹爺。你這得帶着我。不然我也不叫你清淨。小子曹少英聽了。結結巴巴的道。老弟你還不用說這個。哥哥我說出來了。我可不能不算。今天晚晌這個當子。我讓給你了。你要不放心的話。你到屋裏快樂。我可以給你在外面巡風。商元叫道。曹爺咱就這麼着辦。不知這個當子。在那裏。曹少英開聽。遂說道。離着這也不算遠。地名兒。我叫不清楚。就是緊靠街頭。有一家住戶。還是真够講究。我那天是。因為囊中無錢。我看這個清水密兒。我打算做一水買賣。不想有緣千里來相會。巧遇這樓是閨房。我把薰字遞進去。不大的功夫裏面有響動。我這才進內觀瞧。沒把我給美死。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婦。看那個樣兒。也就成親日子不多。也不是怎麼着。丈夫沒在。叫我趕上了。不瞞你說。我就辦那當了。臨行之時。我把他解過來。一連我就是兩天。每天這裏吃酒。晚了我那裏安眠。今天我打算等一回還去。既然老弟你說到這了。我不能不讓。這個當子。算你的了。哥哥我明天再找。夏侯商元開聽。心中惱恨。你小子可說的却好。得多少少婦長女。遭踏你的手裏。今天你遇在我手。算你身陷絕地。商元想着。遂說道。您的艷福可稱不小。除開這個地方。別處您還有當兒嗎。曹少英聽了。嘿嘿冷笑着說道。兄弟。你就別問了。我今年三十多歲。自從我二十八那一年。到

今天敢說一天沒閒着。兄弟你就照着我這樣兒。學吧。這地方不用說了。就說楊州那一塊兒。共總起來。我是十三條命案。跟我允姦的。我也殺。不允姦的。我也殺。官人拿我如同攢冰取火。我是無法。跑到這裏。兄弟你看我够條英雄不。夏侯商元聞聽此言。心說好小子。你也不用我打你。你自己全說出來了。本應當現時清算你的性命。我恐怕給酒館添麻煩。有甚麼話咱是外面說去。想到這裏遂說道。曹爺。咱快叫飯吃吧。天也不早了。我還有話跟你說。曹少英叫道。兄弟。有話你只管說。這裏邊太方便了。別看坐多。誰也不管誰。只要你慢慢說。一點風聲透不出去。商元聞聽擺手道。不用還是外面好。我叫你吃飯。我這是爲你。夏侯商元的話。雖然是沒說明白了。叫他快吃。吃了等死。難到說你跟着我同坐。你還逃的開我手嗎。焉想小子曹少英。穿花蝴蝶鬧淫池。這也是死催的。商元跟他說這個。他心裏會不明白。說話的光景。夥計走過來。把吃的擺好。功夫不大兩人吃了個酒足飯飽。曹少英說道。兄弟。這你別跟我客氣。今天無論吃多少。我可給了。夏侯商元點頭。遂說道。曹爺你給我給不是一樣。就不讓了。曹少英掏出錢來。算還飯賬。然後多給小費。夥計歡喜的了不得。這二位差點沒打起來。吃了一頓飯的功夫。兩個人又相好。看起來這就叫喝酒喝厚了。要錢要薄了。夥計想着。直把二位送到門外。夏侯商元頭前緊走。曹少英在後面跟隨。連忙說道。我說夏侯大兄弟。你別嫌我快。有甚麼用。你看我走的了嗎。商元聞聽。哈哈大笑。遂說道。曹少英。走不走了。小子穿花蝴蝶說道。我知道甚麼。我都



走不開步了。夏侯商元用手一拉小子大鼈。遂說道。咱說這話。曹少英點頭。商元拉着。功夫不大。來到樹林切近。夏侯商元。一擄衣服坐在了坎上。喘着氣道。我說曹爺。您先坐下。您知道。我走這麼快是爲甚麼嗎。曹少英聽了。沉了半天。道。我不知道。你說我聽聽。商元這纔說道。曹爺您方纔。不是說今天領着我往那裏去一趟嗎。我一聽見這個。我就把魂兒丟了。現時我看天已不早。不差甚麼您辛苦一點。帶着這眼。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曹爺你對待我可太好了。就是我親生哥哥。他也不着帶我。我這個樂見。小子曹少英聞言。嘿嘿冷笑。遂說道。大弟。也算你飽福匪淺。才跟我遇上。我雖然說給你了。我還說了不算嗎。這時候去。可太早。還得等打完了二更。到了那裏二更多。正是好時候。夏侯商元聞聽。心中暗想。我此時要把他治於死地。敢說是易如反掌。我可不能這樣來。我知道此處是屬那裏管。我要把他殺了。暗裏有人窺見。就說他是好人。也是在口難辯。人死了。死人口中沒有着對。還是找個真憑實據。方爲妥當。夏侯商元想到這裏。故意做出來。忐忑不安的樣兒。吐了吐舌頭說道。我的曹大哥。那還着等一回兒。我不准等的了。曹少英聞言道。夏侯大弟。我估了這個心腸高興。就够瞧的了。想不到你這個勁兒。此我還慾火旺上十倍。我勸你不用着急。那就好似大饅頭。在那放着一樣兒。咱想着那時用。隨時可以能取。大弟你何必忙在一時呢。夏侯商元聞言。就把這個破兒。按下去了。兩個人談話。不知不覺。天到二鼓。曹少英這才叫商元收拾。功夫不大收拾完畢。兩個人高高興興走出了樹林。曹

少英在頭前引路。走了功夫不大。對面有一家住宅。大概來到這是後面。遠遠看見這一片花牆。曹少英來至切近。回頭看看。然後又點了點手。跟着抖身形。越過短牆。商元不捨後面跟隨。趕到了後面。原來是花園。靠着北面有三間房。小子少英。好相是到他們家裏一樣兒慢慢先湊到窗前。先用目望麼面看了看。誰想到。不看則可。他這麼一看。到把他鬧了個胡哩胡都。每日小子來。是一個少婦。今天一瞧。大概人家男人來了。小子不由醋性大發。來到屏門欲往裏走。這時纔驚動了。少劍客夏侯商元。慢慢湊到小子身近。輕輕的拍了他一掌。然後往外就走。小子隨後跟出來很遠。才把身形站住。是一片矮松林。夏侯商元一句話未說。舉拳便打。小子曹少英看事不佳。趕緊往旁邊一閃。連忙說道。我的兄弟。你這是怎麼的了。我好心好意。帶着你上這條軌道。你怎麼還打我。大概你看看我往裏走了。你的酸性來了。這也不怨我。有話咱慢慢來說。我每天來總是一個少婦。獨臥床頭。今天又添了個男子。你想我起急不急。跟你說的明白了。到現在不能實行。到顯着我對不住你了。我這纔往裏走。打算趕走那一個男人。叫兄弟你樂够。怎麼我一片好心。到變成了沒好意了。曹少英把話說到這裏。就看大腦袋夏侯爺。走近前。呸的一聲。罵道。惡淫賊。休拿我當做無恥之徒。我本是堂堂儀表大丈夫。劍客門徒。今天我巧遇小子你用花言巧語。套出你的實言。這你還走的了嗎。要依着我良言相勸。急速伸頸就死。免得延誤好時辰。小子你就拿命來。夏侯商元吐露了真言。可把曹少英吓壞了。自己心說我這燒香引鬼。纔算倒霉他沒打我。也沒罵

我。我就發說了。這小子他說。還是劍客弟子。當然功夫不壞。既然他知道我是採花老手。身爲劍俠。就敢向我們這類人。今天遇在他手。焉有我的命在。看起來還不如跟他拉刀動手。我看他的武功。如要他的功夫好。虛點一招。我就逃命。倘若上天有眼。神佛保佑。他的功夫不及我。手起刀落。要他的頭顱。以解我胸中惡氣。採花淫賊。想到這裏。耳背威風。用手一指。大吼道。小子曹少英說着話。把大衣往旁邊一扔。由水裙衣下撒出。匕首尖刀。夏侯商元看你性命。小子曹少英說着話。把大衣往旁邊一扔。由水裙衣下撒出。匕首尖刀。夏侯商元看此光景。連忙說道。好小子。憑你這個樣兒。你還要動手。我也不難爲你。你就動手。如要我在你面前走的了三招。我就不是英雄。夏侯商元說着話。猛然間見惡淫賊曹少英。雙手捧定兵刃。往前一上步。奔往自己胸前扎來。夏侯商元不慌不忙。等到刀離自己身形切近。微往右邊一閃。小子這招可就走空了。抬起左手來。把尖刀讓過去。抖手往腕兒上一彈。小子曹少英。想着拿着刀。焉能够成。只聽嗆啞一聲響。匕首刀落地。夏侯商元借着這個勁兒。抬起來一腿。腳踹小子胸膛。耳輪中就聽撲哧一聲。惡淫賊想要站住。那能來得及。噔噔往後倒退七八步。翻身栽倒塵埃。夏侯商元。不敢怠慢。跟着往前一縱。到了小子近前。用左脚一踏。哈哈一陣大笑。用手點指說道。曹少英。這就叫善惡到頭終有報。不定來早與來遲。跟我動手。不費吹灰。你我一手見輸贏。沒別的。你跟我打這場官司吧。夏侯商元說着話。伸手解下小子身上絨繩。四馬倒攢蹄。細了個結結實實。這時小子曹少英。好似剛下生的

小孩兒。口兒這個甜哪。連連叫道。我的夏侯爺爺。你老人家千萬饒命。我決不敢了。你要把我放了。我肯願意。給您當一輩奴才。爺爺您饒命吧。夏侯商元聞聽。哈哈大笑。用手一指說道。小子你下次不敢了。你可說的好哇。我既把你拿住。我就不能叫你活。你這年青人。做的傷天害理之事。太罪到惡極了。沒別的誰叫咱倆人好了會子呢。我抗着你找個說埋地方。小子曹少英開言下了他個了不得。連連搖頭說道。我的夏侯爺爺。你千萬不要這樣來。我改了還不成嗎。再說我在外面做惡。遂然你親自目睹。還是得饒我這一次。你就積上德了夏侯商元聞言並未答言。合腰將他抗在了肩頭。抗着轉身形欲出樹林。猛然樹葉一響。由上面跳下一人。連忙抱拳當胸。口中說道。這位英雄。未領教貴姓大名。我這裏謝謝了。夏侯商元聞言。往後倒退兩步。不由吓了一跳。心說這是誰。好快的身法。商元想到這裏。留神用目觀看。原來說話之人。是位老人家。平頂身高六尺多。細腰窄臂。雙肩抱攏。圓背蜂腰。頭上戴翠藍色鴨尾巾。橫着一道黃絨。面門正當中蓮花壓頂。鬚邊粉色絨球。紅撲撲臉面。透着一層油光。兩道箭眉。斜插入鬢。二目帶神。長眼毛大眼睛。通官鼻樑。準頭豐滿。四字闊口。齒白唇紅。大耳垂輪。海下一部墨髯。根根見肉。一絲兒不亂。身上穿天藍色靠襖。淺藍兜襠滾褲。腳底下薄底青緞快靴。腰繫一巴掌寬的杏黃色英雄帶。雙搭蝴蝶扣。褲頭兒飄飄擺擺。披着天藍大氅。背後插着軍刃。夏侯商元看罷。將淫賊放下還禮說道。老英雄。問我覆姓夏侯雙名商元。我老師久居萬笏山。松竹觀。那人聞聽哈哈大笑。連忙說道。原來是少劍客

。莫怪這麼大的能耐了。不才我失敬了。夏侯商元聞聽，遂說道。這位英雄。既然知道我老師身爲劍客。請問尊姓大名。那人聽了，含笑道。少劍客。不才我姓樊。雙名必善。有一個小子的外號。蜻蜓三點。賽風絲。我是揚州的人。方才您拿住這個。小子叫曹少英。在我們那個地方。各處採花作案。少婦長女。允姦也殺。不允姦也殺。日子長了。我一想。官人拿他無法追尋。誰叫我在綠林跑過兩天呢。秉正義務天職。不爲己身事。專爲他人忙。雖然我抱着賭博忍了。我們揚州出了這種逆事。我也不應當不管。我這才各處尋找賊人下落。有一日在揚州呂仙橋。將小子遇着。我未敢公然出頭。我怕我一個人。幹不過他。不瞞您說。我的功夫。就是身法快。要真比上。我可差的多。我這纔自行投首。願意輔助官府。各處嚴拿淫賊。給地方除害。揚州正堂歡喜了不得。命公差大頭鬼王能。多爪貓。携同幫辦。各處捉拿。誰想由打呂仙橋露馬脚。小子曹少英不敢久居。連夜走出揚州界。我在後面緊緊跟隨。前幾天到了這裏了。我不是怎麼一失神。把小子給丟了。我還真是着急。不曾想今晚。出來閒遊。遠遠看見你們兩個人。我看見了。又是喜。又是怒。喜的是不能見面。又見着了。怒的就是曹少英一個人。我恐怕幹不過。又添上您。我當是他同黨呢。後來我隱住身形一看。敢情你。俠肝義胆。故意哄小子的真情實據。又將他誑到樹林。跟他動手。一招見輸贏。當場拿獲。這纔叫上天有眼。該當小子身逢絕地。我一時高興才斗胆出頭。大班王能呢快快出來謝少劍客。話猶未了。王能出來和顏悅色說道。少劍客。我這謝謝您。給我們揚州除害匪淺。夏侯商元把

話聽完。不由就是一笑。遂抱拳道。我當是何人。原來是樊老義士。我練藝之時。常聽我老師談論你老人家。今天在此相逢。商元我榮幸了。樊必善聽道。小小虛名。那趁劍客爺談論。我請問您一樣兒。您這是往那裏去。夏侯商元含笑說道。樊老義士。我實不相瞞。我奉命下山。不多日子。打算闖蕩江湖。拜訪天下練武功的無奈一節。歲數年青。沒有相當指導人。今天巧遇樊老義士。如果您沒有甚麼要緊的事情。小可我當面要求。請您帶我各處走走。老人家久走江湖。當然閱歷。比較平常人大的多。今天沒別的。也別管衝着那一方面。你得當面點頭。樊必善聞聽。夏侯商元說了這麼一片話。連忙點頭說道。少劍客。這不是說道這了嗎。我甘心願意。隨你一路同行。我要跟少劍客走在一起。給我臉上。也添好多光輝。請你只管放心。明天我就一路同行。夏侯商元聞聽。歡喜的了不得。謝過樊必善。兩個人又客氣了會子。天光已然大亮。老英雄。這才叫大班頭王能。到本地官府報案。遣派官兵押往揚州。這一切事。全由王能辦理。也不必多表。單說是夏侯商元與老英雄樊必善。號稱靖庭三點春風絲。看了看王班頭。把差事押走了。天已然紅日東升。樊爺這才說道少劍客。也別緊着在這呆着了。到前面吃點點心。然後隨我拜拜一個場子。教場子這位老師父。也是老英雄了。跟我總有二十多年沒見面。今天走到這裏。訪一訪他。練武功就是這一樣兒。走南七。闖北六。只要是練把式的地力。差不離全到過。來來。先找個地方。吃點甚麼。夏侯商元聞聽點頭。兩個人這才邁步往前行走。功夫不見甚大。前面是一道大街。對面是舖戶。二位留

神觀看。天也太早。還有許多買賣沒開門了。只路北有豆腐房。門板開着還未下完。熱氣冒出多高。樊爺叫道。少劍客。別的賣東西的。還沒開門。這個豆腐房開門很早。要不咱喝碗豆腐。你看怎麼樣。夏侯商元聞聽點頭。兩個人這才來至門前。邁步來到裏面。定了定神。這纔看見裏面。迎着面是一個大鍋台。裏面燒着漿子。在門旁有兩三張桌兒。還有幾條大板凳。在大鍋台站着二人。扎着藍布裙。看年歲也就三十上下。白淨而皮。雙手按着鍋台。雙眉緊皺。一看進來二人。趕緊上前。遂說道。請裏面坐罷。您喝漿子嗎。樊爺聞聽點頭道。對了。開不開呀。那掌櫃的答道。這都開了三四個開了。說着便滿滿蕩蕩盛來兩碗放在二人面前。他扭轉身形。走至鍋台邊。呆呆發怔。夏侯商元留神觀着。不由就是一怔。暗自說道。看掌櫃的這個樣兒。別看是青年人。到是滿面忠厚。他因為甚麼。這樣發愁呢。這裏一定有事。想到這裏。開言叫道。掌櫃的。有菓子沒有。如果有的話。拿來我們好吃。那掌櫃聞聽。強做笑容。咳了一聲道。二位包涵吃吧。在前幾天有菓子。今天因有點事。我沒叫去。您就包涵喝碗漿子吧。夏侯商元聞聽皺了皺眉頭。連連點頭。低聲說道。樊老義士。您看這位掌櫃的。這個樣兒。一定有事。我要打聽打聽。商元將然說了這麼一句話。還未等樊爺答言。猛聽有人放聲大哭。嘴裏叨叨念念。連聲的道。蒼天哪。你老人家怎麼不睜眼呢。夏侯商元仔細一聽。這人哭的悲悲切切。切還不是男子。是老太太的聲音。夏侯商元想到這裏。有心站起身形問問。這功夫掌櫃的。扭頭衝着軟帘。遂說道。娘啊。就不用哭了。您別再引我哭。

了。我比你老還難過。也不怕人家二位笑話。咱這裏來座了。掌櫃的連說了好半天。又呆了一會子。這種啼哭聲略微止住。不斷的還抽抽搭搭。夏侯商元聽到這。端起碗還未沾唇。一時心中不由納悶。把碗放在桌案。點手叫道。掌櫃的。來來。我有一句話說。那掌櫃的聞言趕緊湊到近前。遂道。二位有甚麼事情。夏侯商元聞聽遂說道。我跟您打聽打聽。方才你們老太太哭啼啼。這裏一定有事罷。算我多嘴。我請問一下。如果要是家務事。我可以不必問了。倘若對外有甚麼疑難的地方。不才我可以替你們解決。就讓我不成我還可以給說合說合。爲甚麼叫老太太難過呢。那掌櫃的聞聽。連忙擺手。含淚道。這位爺台您不必問了。我們這不是家務事。就是對你說。您也是乾着急白替我們爲難。夏侯商元聽到這裏。跟着搖了搖頭。道。掌櫃的您說的這個不對。既然不是你家務事。你可以跟我談談。掌櫃的聞聽。皺眉說道。二位。我要不告訴您。您這碗豆漿還可以喝下去。我要是說出來。你老人家年青青的。不吃甚麼就可以飽了。您就不用再往下問了。夏侯商元聞聽。站起身形遂說道。掌櫃的你千萬不要客氣。你坐下慢慢的與我談。那怕辦不了。我們給你出個主意。不也是好嗎。掌櫃的聞聽擺手道。你請坐。既當非打聽不可。我也不用坐下我站着就可以說了。夏侯商元與樊必善二人聽了一同說道。掌櫃的你就說吧。掌櫃的這才說道。二位。方才說話那位。那是我的老娘。我姓崔。雙名孝全。我父親他人名崔好合。我們爺倆個。幹了這個小買賣。日用三餐。我不敢說我是孝子。反正我跟我母親沒說過一句大言。您不信您可以打聽。有誰知。前幾



天被小人暗算。今晨起來。我父親將要起漿子皮。來了本地面官人。不問三七二十一。說我父親與前者盜犯有嫌疑。兩個官人掏出鐵練兒來。將我父親鎖到官府。您想。我爹爹若大的年紀。不用說日子長了。就說今晚我父親。就有一場熱刑。他人家那能够受的了。要是我拿錢買通買通。不怕您見笑。看我們這個樣兒。那有那些餘錢。我跟我母親。方才哭了半天。也是一點辦法兒也沒有。方才我也核計了。有我在場。我不能叫我父親受此苦刑。回頭我把所有的事交待完畢。獨自一人闖進官衙。要說這個事。由那裏來的。我也曾探聽明白。本地面知府。耿鐵成。他有個少爺。名耿叫寶。手下有好幾十名惡奴。每天早起。帶着惡奴練功夫。練完了必然到在這裏吃點心。他進來就不是一個人。那一次也不下二三十名。到在我們這連談閒話。帶吃豆漿子。日子長了他就不給錢。日積月累可就多了。你們二位想情。像我們這個買賣。架的住除帳不還啊。那一天我父親他老人家就開了口。還沒敢說要賬。請耿少爺有富裕錢借給點。我這小買賣就是一套漿子本。這兩天因為週轉不開。請少爺添倆漿子本。有誰想我父親說了這兩句話不要緊。耿寶這個小子。站起來拍的就是一個嘴巴。大聲的罵道。崔老兒。我知道你不樂意活了。你說出這話來。你分明這叫奚落我。你也不打聽打聽。少爺我是吃這個的不是。今天不用說。咱是過兩天再見。小子耿寶說着話。立目橫眉帶着人就走了。我父親再說甚麼也不成了。後來無法。只可等着吧。這話說起來。就是四五天。今天早晨來了官人。手拿着公事。說我父親與盜賊有連絡。您想我父子。安善良民。將本求利

做這個小買賣。一旦發生這個事。那不問可知。一定是耿寶使的手腕。他父是府大人。拿這個過節。不是垂手可得。我父親沒有敢理論。有甚麼話堂上說去。叫官人拉着走了。我母親哭的不得。真有心一頭撞死。是我苦苦解勸。叫我母親略等一會。回頭我把這鍋漿子賣出去。得錢去到官府。上上下下買通買通。我替我父親打這一場官司無論使什麼嚴刑苦拷。我是至死不招。有能耐往上訴。這功夫你們二位走進來了。我強做笑容。讓坐。所爲的就是爲的賣我這鍋漿子。不會想我娘。忍不住悲聲。叫您二位聽見了。你老人家非問不可。我這才前後說了。您聽聽。世上有這麼不說理的人嗎。今生我報不了仇。趕到來世我也跟着他完了。我父親現時。不定在那裏押着了。少掌櫃說到這裏。二日之中。淚往下降。夏侯商元看此光景。一鼓胸脯說道。原來你姓崔。你的名字叫孝全。你也不必難過。回頭告訴老太太。也不用哭了。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。回頭看了看門外。然後說道。無論多少大事。全有我。還別看不起我。你忍着悲聲。老老實實做買賣。奈等今天天黑。我要身臨其境。到府衙門。救回你父親崔好合。叫你一家三口照樣作買賣。度日如常。你要看不起我二人。那可就沒的說了。崔孝全聞聽。怔了怔神說道。二位未領教貴姓大名。你老人家辦這段事。是如何伸手。我要聽聽。您要有門子。在這使用可不成。他父親是本地知府。夏侯商元聞聽。而帶笑容。搖了搖頭說道。我也沒有門子。也沒有勢力。全憑我們兩個人。保你家平平安安。不瞞你說吧。我二人身上有功夫。竄房越脊。如踏平地。身爲劍俠。憑我們的功夫。警戒府大人。

如果逆耳不聽。後話我也不必談了。你先告訴老太太。不必難過了。崔孝全含笑。扭轉身形啓軟帘到裏面。功夫不見甚大。孝全樂嘻嘻的出來。連忙叫道。二位恩人。尊姓大名。我娘有請。二位一聽各報名姓。遂說道。好好。我來勸勸老太太。孝全在頭前引路。二位在後面跟隨。啓帘到裏面。夏侯商元留神看。對着面是一舖大炕。在上面坐着。白髮蒼蒼一位老太太。看年歲足有六十多。面帶慈善。舉動不凡。一看二位進來。不住的用目觀看。然後萬福了說道。二位壯士。老身我這謝謝。今天是那陣香風。把你二位颺到。請坐吧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連忙還禮。遂說道。老太太不要客氣。我二人至此就爲的是解勸解勸你老人家。這不是這點事嗎。就算交給我們兩個人了。準能圓滿結果。使您一家三口。度日如常。老太太聞言。連忙說道。既然如此我也不客氣了。老太太說着話上下打量二位。看夏侯商元到不怎麼樣兒。混身上下也沒帶出有功夫的樣兒。樊爺樊必善。堂堂儀表。到是英雄氣概。夏侯商元看此光景。遂說道。我二人也不多談了。有甚麼話咱是天晚見。准能把老掌櫃的平平安安送回來。老太太謝過二位。他二人這才告辭。轉身形出了暗間。遂叫道。崔少掌櫃的。我們要走了。咱是天黑了見。你也只管放心。忍下心賣你這鍋漿子。千斤重担全在我們二人身上担着了。崔孝全點頭。遂說道。你們二位忙甚麼了。候一候泡壺茶。喝兩碗再走。夏侯商元聞言。遂說道。我們還有些旁的事。天到夜晚。我二人必來。商元說那話。與樊爺出了豆腐房。崔孝全直送到街門外。彼此拱手作別。不表少掌櫃的崔孝全。單說是夏侯商元與樊必善。兩

個人順着大街往前走。樊爺回頭叫道。夏侯大弟。你這往那裏去。跟人家言明。天晚了救出崔好合。你要走遠了。把這場就就誤了。那未免對於面子上。太下去。兄弟你可要想到了。夏侯商元聞樊爺問。含笑說道。老英雄你可別這論。你老人家。年歲太大。我年輕的多。諸事聽你指教。樊爺道商元。話不是那樣說法。你不知江湖無義嗎。老夫敬重你的本領。義氣。咱相交不在乎歲數。恭敬不如從命。商元無法。隨說道。你這話說的對。我既然把這件事攬過來。無論到了甚麼地方。得給人家記着。我的意思。我要是不說出來。大概您不知。我是找個飯館子。他是吃點甚麼。然後有茶舖酒館人多的地方。咱隨便談談。順便打聽打聽本地知府爲人。倘若他是個好的。爲官清正。到今晚我就警戒警戒他。叫他管教他的少爺。如要他是個貪官。刮淨地皮。助兒子各處找尋人。那就沒有話說。到今晚手起軍刃落。要他的頭顱。救出崔好合。往別處明冤。樊爺聞聽。夏侯商元說了這麼一片話。不由得哈哈一陣大笑。連忙豎大指。贊不絕口。誇不絕聲。遂說道。兄弟。衝着你前思後慮。做事這樣慎重。年青青的真叫難得。由這看起來。你要到我這個年歲。當然比我高的多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遂說道。樊老英雄誇講了。兩個人說着話。抬頭留神看。在大街緊靠在北角。有一家飯館。門面十分講究。紅綠油的門窗。當中有一塊匾。黑地金字寫得明白。會友樓。在門前站着一個伙計。二十多歲。精神百倍。肩頭搭着帶手。夏侯商元看罷。用手一指遂說道。樊爺。咱就在這裏吧。樊必善點頭。兩個人走到近前。伙計樂嘻嘻的說道。纔來二位。樓上請吧。二位

點頭在頭前走。進門往東倒下樓梯。夥計喊道。樓上兩座。兩位。夏侯商元樊必善兩個人上樓。來到上面留神觀看。樓上棹椅條凳。擦的淨光皎亮。也搭着沒到飯口。上面座兒還不算多。緊靠東面。二位把身形坐穩。夥計過來擦抹桌案。樂嘻嘻的說道。二位。你起的真早哇。這時候真叫不錯。吃點甚麼也清靜。我看先給你們燙兩壺酒。你們二位先喝着。您想幾個酒菜。商元聞聽點頭道。你給我配四個酒菜就成了。回頭我們喝着。再想吃甚麼。伙計聞言連忙答應。跟着喊下去。功夫不見甚大。把酒燙來。放在二位面前。然後把四個菜擺好。夥計垂手站在了旁邊。夏侯商元提起酒壺。遂說道。樊爺。先喝着。天還不算晚。這樓上連一側座還沒賣呢。樊爺聞聽點頭說道。夏侯大弟。你也不用給我斟酒。我也不給你佈菜。咱是自斟自飲。到顯着隨便。商元聞聽。連連點頭。自己喝了兩三盃。遂叫道。伙計。你給我們想兩菜。你們這館子。我也不常來。頭一次。吃甚麼我也不知道有沒有。最好你給我們想來。就按這時候。甚麼適口。甚麼經濟。想兩個就得。伙計聞言面帶笑容。連忙說道。簡直的就吃幾個時菜也不算貴。商元聽了點頭。遂說道。你說甚麼。夥計聞聽。將要答言。就在這個時候。猛聽樓梯所響。噠……的聲音。夥計抬頭一看。上來四五位。趕緊近前。大聲說道。纔來少爺。你請裏面坐。就聽上來這夥人。厲聲說道。甚麼叫纔來。混帳東西。夏侯商元聞聽。不由心中有氣。心說這個人是誰。怎麼這樣不講理呢。伙計說纔來。就不好了。我要看看他怎麼個出色的人物。說話這樣強暴。夏侯商元想到這。抬頭用目觀看。但見方纔進

來。一共四位。坐在當中桌上。將身兒坐穩。在當中這人。年歲在二十上下。白淨面皮。身上穿的衣服。十分講究。在他的身旁。左邊這位是武裝打扮。右邊這個是個老頭兒。往下看還有一個。是家人的打扮。商元看罷。心中明白。這當中坐着這個。一定是主人。兩旁大概是家將。夏侯商元正然思想。由樓下走上帳房先生。兩個夥計。幾個人俱都恭恭敬敬。站在那人桌前。首先是先生開言道。少爺你是吃酒。還是用飯。你賞下話來。叫下面好給你預備。就看當中坐着這個。聞聽先生說了這個話。跟着把眼一睜。手拍桌案。大聲說道。你說的這是費話。我那次來。不是先喝酒。難道這回我就不喝了。先生開言。趕緊作揖。遂說道。少爺這是我的錯了。來來給少爺燙幾盞紹興。那人聞聽遂說道。費話。我喝白干嗎。先生開言道。燙白干。然後他又說吃甚麼菜吩咐下去。功夫不大。把菜擺好。幾個人謙謙讓讓。大吃八喝。連先生帶伙計那一個也不敢遠離。全都在那裏伺候着幾個人飲酒。夏侯商元持杯觀瞧。不由心中暗自好笑。心說。這買賣怎麼做的。來了飯坐。連先生帶伙計。全在那裏站着。這別人再來了。還讓不讓。商元想着。酒已喝完。木廝當叫菜。又一想我先等等。爲甚麼給人家添忙呢。我看個水落石出。到有個意思。像這幾個人這樣行爲。我不當管教管教他。我忙甚麼。也不給飯館找麻煩。有麼話是吃完了再說。我先跟伙計打聽打聽。他們是做甚麼的。要是官人橫行。我就手今晚把你教訓教訓。你要是本地土棍。我定當不饒。夏侯商元坐在一傍觀看。這功夫可就大了。那幾個人才算吃完。然後擦臉漱口。就聽那年青的說道。走。

跟我們到雙慶茶園聽戲。幾個人說說講講往外行走。回頭說道。給我寫上。有甚麼話年終再說。先生聞言含笑答應。幾個人直送到樓口下這才轉回。方纔那個夥計。一看衆人走遠。長嘆了一聲。咳。我祝你等平平安安。夏侯商元聞聽此言。點手叫道。夥計來來。我們這還沒吃呢。夥計聞聽近前作揖。含笑道二位客爺。你老人家還得多包函。我可不是把您忘了。皆因這是我們報應。他來了。這就是張天師叫鬼迷住了。有法也成了沒法。你老人家吃的時菜。我這就喊下去。夥計說着話站在樓上往下喊。然後站在了旁邊。夏侯商元遂叫道。夥計來來。我問你點事。甚麼叫張天師叫鬼迷着。你說的我不明白。難道這個人。項長着三頭。膀生六臂。因爲甚麼叫報應呢。夥計聞聽長歎了一口氣。咳。二位爺台。要說這個小子。可不是大家的報應。是我們做小買賣的報應。要談起這個人來。他姓耿。他的父親。就是本地知府大人。要說知府老大人。可稱是爲官清正。兩袖清風。自到任以來。做下好事頗多。給民人地方除害不淺。就是有一樣兒。把他老人家爲官好名付於流水。方纔當中坐着那個。那就是他老人家的少爺。名喚耿寶。自從放下書本。任甚麼功名沒有。每日裏花天酒地。胡作非爲。在先前還好。後來交下狐朋狗友。叫他們一串弄。就變成了壞人了。這就叫近朱者赤。近墨者黑。挨着好人學好人。靠着壞人。日子長了也是個壞人。他把這種習慣養成。再改可就不好改了。閒來沒事遊逛大街。看見行路的少婦長女品頭論足。到了飯口我們這挨着飯館吃。吃完了就不給錢。大街上。對面這多少舖戶。差不多那一家全有賬。先前我們覺着知府少爺

吃東西還會不給錢嗎。到了年節。往他家裏討要。他不在還有可說。要趕上他在家。還到是小事。這小子連打帶罵。說甚了就給你個不好看。後來我們核計無法。只可認頭吃虧。他要是到了誰那裏。誰都認倒霉就完了。因為這個。我們給他選的外號。是我們的報應。方才聽人說。離着我們這不遠。崔好合豆腐房裏。他等不是吃了多少錢。大概崔好合找他要錢來着。今天就給他來個小鞋。非說他跟盜犯有嫌疑不可。您說他往那說理去。這就是我們的禍害。別人不敢說。崔好合那人够多老實。一輩子也沒跟人抬過扛。那能跟盜犯有嫌疑。這就叫沒法。夥計正然說話。只聽得下面高聲大喊。賣呀。夥計聽了知道。這是我的菜得了。他這纔急忙下樓把菜飯端上來。放在夏侯商元樊爺面前。遂說道。二位吃着吧。要說小子這點事。由這晚說到天明。也到不了頭兒。我也不說了。我越說越有氣。你老人家吃飯吧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遂說道。夥計。你還別生氣。這樣人長不了。你們做小買賣的叫他吃一頓。明去暗來。我來問問你。你們沒聯合大家公稟他父親知道嗎。夥計聽了。遂說道。這個法子。我們想到了。怎奈不發生效力。也是一點辦法沒有。府大人耿鐵成。跟前就是他一個。常言有句俗話。虎毒還不吃子呢。就是告訴他也不成。夏侯商元聞聽。也沒再往下問。只可連連點頭。心說。今天還真打聽着了。這個耿寶。敢情這個樣兒。原來他父親是個好的。我要不打聽。還許把事做錯了。商元心中思想。功夫不大把飯吃完。算還飯帳。兩個人下了樓梯。邁步出了酒樓。順道前行。夏侯商元低聲說道。樊爺。聽見沒有。這件事我都打聽清了。但



等今晚。我要動起手來。樊爺聽了遂道。夏侯商元大弟請勿多談。路上行人太多。言多語失。反爲不美。商元聽罷。連連點頭。兩個人順道前行。跟人打聽府衙。諒好了道。夏侯商元高興的了不得。天可就不早了。堪堪日落西斜。商元問道。樊爺天不早了。咱找個店房住下。連吃點甚麼。你看怎麼樣。樊必善聞聽。連忙說道。大弟你說好便好。兩個人各處觀瞧。路北有家店房。號是德源老店。門前到是熱鬧非常。邁步往裏面走。有伙計過來在頭前引路。讓到裏面上房。然後打過淨面水。二位擦臉。夥計在傍邊樂嘻嘻的說道。二位。打過尖了嗎。如若沒吃。我給你預備。樊爺聞言遂說道。你預備吧。我們在外面還未打尖呢。夥計聽了連忙答應。去了功夫不大。把酒飯擺好。兩個人同坐一起。一不划拳。二不行令。不知不覺飽餐完畢。然後夥計把殘席撤下去。商元叫道。夥計。你再給我們泡壺茶來。拿兩只蠟。我們就不用甚麼了。你就歇着去吧。天晚了。我們要睡了。要不招呼你可別進來。我睡覺怕人攪合。夥計聞聽連連說道。你不叫我。我不進來就是了。夥計說着話。把東西預備齊畢。轉身形走去不表。單說是夏侯商元。看了看夥計走後。自己斟了兩杯茶。然後把門兒關上。這功夫都定了更了。隨手搬了兩個瓦凳。二位把身形坐穩。兩個人盤膝打坐。閉目合睛養神。眼觀鼻。鼻觀口。口開心。舌尖頂上顎。功夫不大。二位全睡了。猛聽梆兒更聲一同敲打。天交了二鼓。夏侯商元睜眼觀瞧。路微形動大一點。樊爺也醒了。兩個人一同下了瓦凳。商元走至蠟燈切近。用手一捏把燈息了。低言巧語叫道。樊老英雄。咱該取拾收拾了。二

更全打過去了。樊爺點頭拾掇自己所用的束。把十字絆勒了勒。英雄帶緊了緊。背後帶好雙刀。揚胳膊抬腿。沒有紉着吊着地方。拾掇緊趁俐落。這時夏侯商元。早已走出屋門。皆因商元不用收拾。混身上下。也沒帶着甚麼。自從學藝就是這個棉袍。直到今天。還是那件棉袍。又沒有隨身傢伙。就是兩個鋼胆。怔了怔神。用手拉開了兩扇避風。扭轉身形來到當院。將身兒站在那裏。這時樊爺也出來了。輕輕的把門兒倒帶。留神兩下觀看。四外裏清淨異常。滿天星斗。明月當空。跟着把身形一縱。到了房上。這時夏侯商元也登了房。兩個人竄房越脊。滾簷爬坡。商元在前。樊爺在後。施展飛行術。越脊爬坡。不亞如平地。在先前樊爺還跟的上。趕到後來。可不成了。腿腳就不那們俐落了。有心叫商元慢慢點走。施展竄房。又不能成。只可採用綠林暗號。以彈甲做聲。叫夏侯商元等一會。那位說甚麼叫彈甲。彈甲就是彈指甲蓋。那個長彈那個。只要一見響。前面那個人要是綠林道。當然就明白。那位說了。你這話說的不對。我看別人的小說。兩個人在房上招呼。全是拍巴掌。你怎麼說彈甲呢。諸位。房上要有賊。兩個人一拍巴掌。那不是叫人家全知道了嗎。他要這麼說。那太不合乎情理。書不多叙。話說當時。夏侯商元也是高人真傳。這個彈甲他可明白。猛然一聽。知道樊爺叫他。這時走出店房好遠。前面是一條大巷。夏侯商元看了一看。別無動作。回頭看看樊爺。抖身下房。呆了功夫不大樊爺也跳下來了。喘吁吁說道。我的兄弟。這樣你叫有意嘔我。你不知道我的來歷嗎。我跟你比那能够成。夏侯商元聞聽。接着說道樊老英雄。我

是打算快走。天都二更多了。像你老人家的脚程。還跟不上嗎。哥倆說着話。順道前行。不敢走大道。繞走清靜小巷。商元在前。樊爺在後。功夫不見甚大。遠遠看見府衙。夏侯商元回頭叫道。樊老英雄。衙署可到了。您把雙刀。借給我一把。我在頭前做活。您在房上巡風。倘若把事做成。搭救孝子。你我美名高揚。如果我要抖身下去。人家衙署有預備。跟我動上手。就是我當場被獲遭擒。這可遠走高飛。別跟我雙雙被擒。有您一人在外面。可以給我打點。樊爺聞言點頭。哥兒倆核計完畢。這纔繞進府衙。好在一樣兒。白天全探好了道啦。那裏好出。那裏好入都知道。夏侯商元在頭前。找好了暗記。躍身登牆。樊爺把身兒靠到牆根。留神四下觀看。這時夏侯商元。單胳膊肘掛住牆頭。用手捏了塊灰片。往裏面一扔。側耳細聽。只聽叭達一聲。自己知道裏面是實地。跟着兩條腿一拋。腳落塵埃。把身形隱藏好了。留神看。四外清清楚楚。靜雅雅。一無人聲。二無犬吠。但見迎着面是府衙的上房，連着是五間。就在當中有一個門兒。掛着藍布青走水棉帘。屋裏面黑暗異常。再望兩旁廂房看。東廂房並無燈亮。西廂房裏面燈燭輝煌。人影兒搖搖。夏侯商元來到切近。側耳細聽。打算聽聽裏面說甚麼。又誰想等了好半天。也沒聽裏面有接談。看窗櫺那個影兒。大概是一個人來回散步。商元無法。只可將身兒來到後窗。脚尖掛住陰陽瓦。身往下垂。使用夜叉探海的功夫。珍珠倒捲簾。用舌尖舐破窗櫺紙。眇一日的望裏觀看。夏侯商元這麼一看。這才明白。原來這是班房的樣兒。屋裏當中有一張桌。桌前放着刑板。四週圍全搭着舖。上面睡的

人位不少。掛着滿牆紅纓帽。在桌案上放着一隻蠟燈。頂棚上掛着白沙燈。靠門前有一人。也是官人打扮。看那個樣兒。大概這天是他的值班。獨自一人來回閒踱。夏侯商元看了好半天。書中交待。這是審案公堂。上房五間。兩旁班房。是差人們住着。從前大堂。可不在這裏。因為府大人把家屬搬來了。把大堂讓給夫人住了。由這個地方做了班房。今天夏侯商元來的也算真巧。誤走公堂。商元一想。我這次到了。所爲搭救崔好合。這時他在那押着了。我尚且不知。這裏面就是個人守夜。我何不將他喚出。打聽牢獄在那裏。崔好合這個案子。押在甚麼地方。夏侯商元想到這裏。又不敢大聲的叫。裏面人位不少。我要有了動作。他等得知。全跟我動手我到不怕。我所怕的就是他們一喊。人多勢衆。他又是官人。這麼一亂。你說我是走還是不走。要是走。我是做甚麼來了。要是不走。事做不成。再來可就不好辦了。還不用說後面。還有個樊必善蜻蜓三點脊風絲。我要是辦不好。多叫他小看。自己想够多時。計上心來。抖身來到前面。擰身形輕輕下房。慢慢登塔台。伸手輕啓棉帘。然後叭達一聲。又把他放下。故意做出響聲。引出屋裏那個人。他將然叭達一放。將身形一轉。躲到門旁。就看窗戶上兩個影兒。連理也沒理。來回還是溜。夏侯商元又等了一會。後來無法。二次湊到棉帘旁。輕輕掀起。然後叭達一聲響。這回聲音略微大一點。就聽裏面那人說道嘿。我說守信。你還別跟我來這一套兒。你當我不知道你是誰了。我是寡婦養小孩。老手兒了。這一套跟別人要去。跟我來你還不成。你是六月裏貼吊錢。還差着半年了。快快幹麼。幹

嗎去。大下晚的這是圖甚麼呢。人家劉頭兒。累了一天了。這剛睡不多一會。咱兩人要鬧起來。把人家驚醒。你琢磨着。他跟你完的了嗎。真叫討厭。這時夏侯商元。在外面聽了。自己心中暗想。這是說的甚麼話。我怎麼聽不明白呢。後來才想起。暗道。嘔。我知道了。大概這小子當是他的同伙了。這不叫守信嗎。當然拿我當守信了。是他一塊兒的。我要打算把他引出來。還得借着這個題目。商元想到這裏。二次又湊到門前。雙手把帘兒高起。然後往下一放。這回聲音可大了。幸而裏面掌着燈。要不然就叫人家看見了。商元這一下兒不要緊。裏面那個人兒。可急了。哼了一聲。邁步來至門前。往外一伸脖子。遂說道。守信。鬧着玩沒有養你這樣的。沒有黑夜白日。把帘兒摔的這麼響。這不是成了心了嗎。你要是再來。那我可對不起了。趕出門去我要拿巴掌打你。到那時可不怨我。夏侯商元聞聽。站在了門旁。把身兒隱藏好了。伸手掀起帘兒。也就半尺多高。來回亂抖。商元這麼一來。可把屋裏那人，惹火兒了。把眉毛一豎。惡狠狠走到門前伸手打起帘兒。邁步就出來了。夏侯商元看此光景。心說。這可是個機會。跟着把胳膊伸出去等着。那人來到外面他可看不甚清楚了。皆因剛打亮地方來。他留神觀瞧。那個意思是找人。這時夏侯商元伸手照着他的肩頭。就是一掌。這人微然一回臉兒。只聽嘆的一聲。商元左手把他脖子捏住。略微用一點力。把這小子兩根氣管就捏回了。想要說話那就萬萬不能。夏侯商元左手捏住脖子。右手托着胳膊肘。就好似鷹拿燕雀一般。把小子就托出來了。來到木堆後用他身上腰帶兒捆好。這纔慢慢給他摸脖子。好半

天的功夫。才給摸順好。小子氣兒接上了。一看面前站定一人。頭如麥斗自己駭怕。未敢發言。就聽說道。朋友。你不用駭怕。我打聽你一件事。你要實說。然後我解你細細，放你逃去。你要是不說實話我非要你的命不可。那人聽了連忙說道太爺。有話你就說吧。只要是我知道的。我必然實言相告我要是不知道。那就沒有話說了。夏侯商元聞聽連忙點頭。遂說道。我問你這件事。你沒有個不知道。我問那個崔好合。現在那裏押着了。就是因爲跟你家少爺狗子耿寶。有的仇又因爲甚麼將那個豆腐房掌櫃的崔好合鎖來。那人聞聽遂說道。你打算問我這段。我是知道的。今天早晨還是我。把他抓來的哪。就是知道老頭子被屈含冤。事到這個時候也是沒有法。要說押到那裏了。他就順着我的手兒看由這出了門兒一直往正北。走不甚遠。他就看見了。那就是牢門。崔好合在裏面。甲字等六號押着了您要是不信。我可以領着你去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點頭說道你們大人他在那裏安眠。那人聽道。你要問我家大人。也在這裏。由打這往後走。過兩個八角月亮門就看見他的外書房了。夏侯商元打聽明白。然後說道朋友。我可要對不起你本應當你告訴我實情。我就得放了你。不過有一樣兒。你是這裏官人。倘若走露消息。事關緊要。來來你多受委屈吧。事畢之時。我還得重謝於你。那人聞聽。並未作聲。夏侯商元這才四馬倒攢蹄。二次重緋。遂說道。我可太對不起了。你還得張開點嘴。我給塞上點。那人聞言慢慢說道。好漢爺。我不喊還不成嗎。你老人家不用塞我的口。夏侯商元道少說廢話。扯開那人衣襟塞完口。這纔轉到後邊。看見了樊爺。打啞號走

。竄房越脊樊爺在後面跟着。功夫不見甚大來到了牢獄。找了個清靜地方。抖身上牆。商元借了一把單刀。要說樊爺這口刀。雖然不是寶刀寶劍。也是一口折鐵寶器。夏侯商元把刀插在腰間。留神往四外觀看。裏面倒是清雅異常。剛要抖身下縱。聽了聽更鑼齊鳴。天交了三鼓。等打更的過去。商元這才抖身下房。順道找着了獄門。來到切近。仔細觀看。門已然關上。有心要抖身上房。做天鵝下蛋又恐怕入錯了。站在門前想了好半天。才把主意拿妥。當言有句俗語。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二次見着樊爺。低言說道樊老英雄。是我已然打聽明白了。我看不進牢門、打算救崔好合那算勢比登天還難。我看我有了這把寶刀。足可以成功了。不過可有一節。得冒一點險。你老人家不用在這了。您做您的。我做我的。事畢之後咱是樹林裏見面。我救崔好合。救出來咱也是那裏見。救不出來咱也是那裏見。樊老英雄您到府大人臥房警戒他。只要叫他知道我們到了。那就算成。府大人住宅、從此往南。過月亮門就到了。咱哥兒倆是分工合作。我要搭救人。讓人家拿住了。您知道了也別管。有甚麼話。天亮再說。老英雄聽明白了沒有。樊爺點頭。二人分手。不表蜻蜓三點賽風絲樊必善。且說少劍客夏侯商元。二次來到獄門。伸手打門。口中連連說道。頭兒。你多辛苦了。勞駕把門開開吧。我有點事求你。夏侯商元連叫了兩三聲。就聽裏面有人說話。說呀。是叫我嗎。商元聞聽。高興的了不得。連忙說道。是招呼怎說說話。你先把門開開。商元恨不能一時進去。那位說這獄門前就連一個守夜的也沒有嗎。拿夏侯商元一個夜行人。就這麼遂便說話。這裏有

個說辭。因爲府大人家眷搬來。所有一切事全鬆了。這地方是個平安地。本地而連一個案子也沒有。就是裏面有犯人。全是別的府衙寄押的。這個地方這麼平穩就不用說了。衙門口有守門親兵。這獄門可就沒有人了。就是裏面有牢頭一個人。一到天晚。連頭兒關在裏面。今天夏侯商元一叫門。牢頭正在裏面喝酒呢。他姓王。山東人。別號叫醉鬼王三。孤身一人。剩倆錢全喝酒了。今天在三更過。他剛一覺睡醒了。打算喝點酒。就在這個功夫。夏侯商元叫門。兩個人就答碴了。聽那個意思還要進來。王三說道。你是做甚麼的。天到了甚麼時候了。你還要進獄。不是咱們大人有話嗎。天晚了不准別人進內。你怎麼忘了。商元一聽喜歡的不得。連忙說道。頭兒。我是知道的。不過我這有個情由。我說出來。你就明白了。你我全是當差的。今天進獄那個姓崔的。那是我的親戚。還不提有多近。他們要是不知道我在這。那就沒有話說了。既然知道。我不能不管。可有一樣兒。在白天。我怎麼跟他接見。他這案兒太重。我這麼一跟他說話。連我都有嫌疑。再說還有咱們少爺一層。因爲這個。我白天沒敢來。到了這時候。我前來跟你疏通疏通。常言說的好。上和不如下睦。咱倆人是同事。你給一個面兒。我到裏面說兩句話。反正是那一句話。怎麼着。我也自不了你。我說頭兒。開開門你接着。醉鬼王三。在裏面一聽。外面這個人。說的這是條條有理。說的這個意思是一點不假。我真要叫他進來。沒聽他說嗎。準白不了我。誰叫我的外號叫視財如命呢。這個錢本不應當找。我也豁出去了。醉鬼想到這裏。遂說道。你且等一等。誰叫咱都是一塊兒的



呢。既然出頭到我這了。我也不能推。我往後還有求你的地方了。夏侯商元在對面聽着。就聽獄門連聲響。功夫不大。露了個人兒。醉鬼王三。把腦袋探出來瞧。遂說道。是那位的。你是那段上的。商元聞言。四下看了看。然後道。叫了一聲頭兒。假裝熟識說道。是真有你的。成天咱打頭撞臉。你連我說話。全聽不出來是誰。來來。你仔細看看。誰叫我求你呢。醉鬼留神細看。夏侯商元他這個樣兒。本來真吓人。身材不高這麼大腦袋。獄頭兒一看。就楞了。連忙說道你是誰。我真看不出來你是誰。商元借着他這一楞。近前來伸出雙手。把獄門掠住。用力往裏就走。面上帶着笑容。這時醉鬼王三。出於無意之中。就把商元放進來了。然後又慢慢把牢門關好。王三他還等着大腦袋掏錢呢。誰想他把刀拉出來了。明恍恍一道寒光。吓了他一個了不得。夏侯商元這才說道。頭兒休拿我當做本府走狗。我是抱打不平。特自前來打救崔好合。他在那裏押着。我也知道。不過不甚明瞭。請你分神帶着我。完畢之時。我要多謝。倘若你一搖頭。道個不字。我可知道你是這裏頭兒。我這手中的軍刃。他可不認人。醉鬼王三一聽。那敢怠慢。自己當差多年。劫牢反獄的事。也遇上幾次。今天瞧着這個意思。不敢不點頭。商元又不叫聲張。只可同着來到崔爺這間房。夏侯商元憑手中寶刀。割斷上下的傢伙。然後哈腰措起。往外就走。有囚犯見有人救走差事。他打算叫帶着。商元點頭道。諸位別忙。我把他救到了門外。然後再打救你們等。這功夫來至獄門前。醉鬼王三係跟夏侯爺有聯絡似的。早把門兒開開了。一直跑到大堂報信。夏侯商元不慌不忙措着崔

爺就走出來了。這時好合崔爺如在夢中。霎時間來在了前面短牆。商元解下靠身腰帶。把老頭子綁好。二次登牆把老頭子扳到了外面。自己覺着露臉不小。聽了聽衙署鑼聲四震。夏侯商元站在了了牆頭高興。大喊了一聲。有人了。把差事搶走了。夏侯商元喊完了。這才拋身下的牆來。那個意思措起老崔走。誰想低頭一看。老頭兒崔好合。踪影不見。商元四下又看了看。渺無人影。嚇得他魂飛千里。不由己的目直口呆怔怔無言。心中不由難過。想不到我還栽這麼一回。這才叫能人背後有能人。看起來這個人功夫比我高的多。這功夫再聽衙署裏人聲。越聽越近恰似來到目前。自己駭怕心說。我別在這裏怔着了。倘若官人出來捉拿。我在這打轉。豈不落個嫌疑。夏侯商元想到這裏。將然邁步要走。猛然就看前面有一條黑影。不住的恍恍惚惚。夏侯商元一看。不山心中歡喜。暗自說道。這地方我明白了。你這是誠心要笑我。把人措走了。你還在前面跟我恍。這叫跟我開玩笑。我要再叫你脫逃。就不算英雄。商元一哈腰。施展飛行術。鹿伏鶴行。走了功夫不大。留神看前面那個影兒連動也沒動。背着身還在那恍了。趕到商元來至切近。仔細一看。後影兒好像。蜻蜓三點。撲風絲。樊必善。夏侯商元看此光景。這才大叫了一聲。前面是樊大哥嗎。這句將然落下去。就聽那人答了一聲。扭轉身形。商元一看非別。正是樊必善。夏侯商元回頭看了看。四外無人。心中歡喜。低聲說道。樊老英雄。您真叫成。您把崔好合。放在那裏。樊爺聞聽。就是一楞神。低聲答道。甚麼崔好合。我不知道。不是咱有話在先嗎。你我分工合作。我到後面。警戒府大人。

你到牢中搭救崔老頭。天光亮咱是樹林見。我早在這等你了。你還站在牆頭喊甚麼。人到底是救出來沒有。夏侯商元聞聽此言。遂說道。大哥。這話當真。崔好合你不知道嗎。樊爺聞言搖頭說道。兄弟我怎麼還跟你說瞎話。崔好合我真不知道。如果這裏有甚麼變化。那是又有高人了。商元聞聽。咳了一聲道。樊老英雄自從咱一分手。我到了獄裏了。用花言巧語。哄開牢門救出崔好合。走到牆頭。我用繩兒把他拔出來。我將然把他放到牆外。打算喊一聲叫裏面明白明白。趕到我喊完了。抖身下來。再找崔老頭。踪影不見。我正思想着了。瞧見你在這恍。樊爺聞聽皺了皺眉頭。低頭說道。這一定有高人。把老頭兒救走了。你我此處也不可久居。人他弄走了。向着誰還不得而知。倘若是官府的人。把差事劫走。回頭準得還來。我看咱們倆個人。找個地方歇歇。我在把我的經過。跟你談談。然後再想法子。追尋這件事也就是了。夏侯商元聞聽。只得點頭。兩個人順道前行。找了個大家墳塋。在大坟後坐下。樊必善這才說道。兄弟。我昨晚巧走府大人臥房。到裏面一看。耿大人正在安眠。桌案上有現成的筆墨硯。我簡簡單單。給他寫上幾句話。撒手匕首刀。插在桌案以上。把老大人驚醒。我想他要看見這個字條。定然明白。這個草底我還記得。七言八句話。簡簡單單。寫的是。時至五更東方曉。大人注意小耿寶。刀到頸項難下手。知尊得官非奸巧。救走老者好合崔。登房越廈如綿垂。若問此事何人做。蓋世無雙大頭鬼。這就是我留下那幾句話。兄弟你聽着明白不明白。別的都不用提。就是末後這一句。蓋世無雙大頭鬼。你知道不知道。夏侯商元

聞聽樊爺說到這裏。用手一拍。口中說道。樊老英雄。我怎麼不知道。可是我小的時候失學。跟我老師學藝。普通的事。我足可以明瞭。別的我都不問。這若問此事何人做。蓋世無雙大頭鬼。是他們那一個。樊爺聞聽。含笑答道。兄弟。我這是給你闢名譽。大凡一個練武功的。入了江湖綠林道。行俠作義。差不多全有個外號。兄弟你。功夫本來就不含乎。老劍客弟子。身爲少劍客。無奈差一個美稱。我是在老大人臥房。因得事在緊急。給你選了個綽號。大頭鬼。咱把這場事。辦圓滿了。談起來。是誰。大頭鬼。由這就許名譽起來了。夏侯商元聞聽此言。接着說道。樊老英雄。能成不能成。全在您捧了。可有一樣兒。救了崔好合咱露了臉啦。這事沒辦成。這不是糟糕嗎。樊爺叫道。兄弟。我就知道。有這麼一個得而復失嗎。眼睜睜人都救出來了。誰想沒了。這個也不用想了。就是辦不到。對於你。也沒多大防礙。大頭鬼。又不是真名實姓。雖然是你的外號。不是就是你我我知道嗎。別的是咱也不想。單盼的是。昨夜救崔好合那個人。跟咱是一黨。把老頭兒送回家去。你我等到早飯後。咱到豆腐房打探。如要沒在。你我夜晚。再來個二次。夏侯商元聞聽此言點頭。哥兒倆說着話。不知不覺。已到飯時。樊爺說道。兄弟。別緊着在這胡聊了。你看太陽全跑上來了。咱先找個地方。吃點甚麼。然後到豆腐房。商元點頭。兩個人這才走出地。奔往大街。找了個酒飯館。二人進內吃喝。夏侯商元喝着酒。不由長嘆一聲。遂叫道。樊老英雄。這樣看起來。我還時運不佳。好容易露臉。不會想還有吃我的。樊爺聞言。擺手說道。大弟。不必琢磨。

不是還有今天晚上嗎。回頭 吃喝完畢。到崔家豆腐房觀看。商元點頭。功夫不大。酒足飯飽。樊爺算還飯帳。兩人走出飯館。天也就在巳時已過。順道別行。來至崔家豆腐房。二人將然來門到前。山裏面出來一人。一眼看見二位。連連說道二位爺台駕到。感而吧。我娘念叨您半天了。夏侯商元聞聽留神看。說話這人非別。正是少掌櫃的崔孝全。一聽人家說老太太請。不主心中難過。回頭我看見老太太。我跟人家說甚麼。昨天跟人家。說下狂言大話。今天到了說沒辦成。未免對於我臉上不好看。既然到了。又不能不進去。只可擺手。有話裏面說去。二人這才邁步進內。這時崔孝全。在後面連忙叫道。二位爺台。小子我這給您叩頭了。您就是我重生父母。再造的爹娘。搭救我父不死。得活還家。方才府的裏官人。也來了。言說是無功無罪。照常營業。府大人償銀二十兩。夏侯商元聞聽此言。連樊爺也是一怔。連忙說道。老掌櫃崔好合回來了。孝全答道。早回來了。書中代言。自從在府衙短牆。不見崔好合，夏侯商元一喊的時候。有人哈腰夾起老頭子。抖身形兩個箭走。扎入黑暗之處。商元再找可就看不見了。夏侯商元那個時候大聲喊道。這是那位高人請您只管出頭。人家也就出來了。好歹不是外人正是他的業師艾道爺。艾蓮池自從商元一下山。他老人家不放心。自己這個徒弟年青。我教給他的功夫。可比劍俠。也要下山遇見了歹人。把他引誘邪道。日子長了錯走路途。跟天下劍俠爲仇。我要不管他。大概普通俠客難以近身。老人家把這件事。左思右想爲了難了。後悔自己。不應該教他這麼大的功夫。倘若他走錯軌道。無法收拾。

。後來才把主意拿妥。我跟着他。如果他若是離開我的眼皮。心起邪念。我把他結果了性命也省得後來落罵名。艾道爺隨後追趕。化裝前行。以後在酒樓。商元跟曹少英親近。艾道爺就吓了一跳。暗自說道。不好。我看姓曹的這個小子。面色不正不是個探花賊也非是良民。夏侯商元他要與他長了豈不染成歹人。艾道爺越想越有氣。後來走到樹林商元知道他是探花賊。虛與委蛇。艾道爺暗挑大指頭。連忙說道好。這才是我的徒弟哪。雖然你殺了人。你身上無過。常言說的好誅惡人即是善念。你要這樣闖蕩不難身為劍俠。這才合乎俠義道。探花賊就應當這樣懲治。艾道爺高興。這功夫有人喊。道爺就是一楞。趕那人出頭報名。艾蓮池這才放心。原來是蜻蜓三點窠風絲蟹必善。後來夏侯商元當面要求。一路同往遊蕩江湖。樊必善點頭。艾道爺贊美。好小子年青青總算你眼光不壞。親賢人遠小人。這是應當的。艾道爺暗自跟着他們倆。以後天明到豆腐房。艾道爺在門外等着。功夫很大。有掌櫃的送出來。說了好些客氣話。艾蓮池不由吃疑。到裏面一問。崔孝全不肯說。仙長這才說道。你跟我說不要緊。方才那兩個人。是我的徒弟。我恐怕他們辦不成。我今晚也跟着幫忙。崔孝全一聽。樂的他了不得。然後這才走去。天到夜晚。道爺入了府衙。天到三更。他兩個人辦的。一切的事。艾道爺看了個真而切真。後來把人救出來了。夏侯商元用繩兒。往牆外拔。道爺怕外面有人。抖身形出來。貼在了牆根。等功夫不大。人拔出來了。夏侯商元還站在牆頭喊。仙長一生氣。把老頭兒夾起。兩個箭步。躲到暗處。用目觀看。竟等商元找了。有請想

夏侯商元。站在那裏打怔。然後樊爺到。兩個人長嘆一口氣。順着大道走了。這時天色要亮。艾道爺有心要招呼他們。自己又生氣。你們兩個是怎麼的了。後來二人去遠。仙長低頭一看不由爲難。我弄這個多麻煩哪。這時老頭子崔好合經過這次打擊。連一句話也不敢說。如同那木雕泥塑。仙長無法。只可把他送回去吧。這又是個差事。走道又不便。實在無法在道旁雇了一輛轎車。送回豆腐房。推門到裏面。崔孝全在裏面正等着呢。一看進來一位仙長架着自己嚴父。形容憔悴。崔孝全緊讓到裏面。艾道爺擺手。遂說道。無量佛。我不呆着了。這是你父。好好叫他安歇。這兩天也不用做買賣了。等我們那兩個人到了。有甚麼話再說。我要告辭了。崔孝全開言道。道爺。小子請問。仙長你老人家尊姓大名。你們幾位待我父子恩情。重如泰山。真叫我沒齒難忘。仙長聞聽點頭。遂笑道。孝全哪。不要客氣。出家人道號你也不必多問。久後自明。艾道爺說着話。走出了街門。孝全在後跟隨。還要謝謝他人家。趕來到門外再看。仙長已然走遠。呆了功夫不大。連個影兒也不見了。自己無法只好回來。到了後面。看見自己天倫。彼此說明一切。抱頭痛哭。雖然是老爹爹得其活命。府衙裏案由未消。一家三口。正在計議之際。外面有人大聲喊道。崔家有人嗎。我們是本地府衙門的。少掌櫃崔孝全。聞聽有人叫。不由機靈靈打了個寒戰。暗自說道。不好。外面有人言說是本地官府。那不問可知。一定是拿我父親來了。這便如何是好。自己發怔多時。後來還是老太太說道。孝全哪。你倒外面看看去。不爲這件事。還則罷了。倘若要你父親。那就沒

的可說了。豁着我這一把老骨頭我要跟他拚了。孝全聞言。戰戰兢兢。來到外面。嘴裏結結巴巴的說道。那……位有事嗎。這句話未說完。就聽有人說道。我們是衙門裏的。孝全聞聽留神看。來了兩人。全是官人打扮。書中代叙。這兩名當差的。這是由那裏來。只因爲蜻蜓三點。風絲。必善。巧走府大人臥房。留下字柬。拿一把尖刀。插在了大人桌上。臨行之時。把老大人驚醒。睜眼觀看。不見屋內燈光。趕緊叫人。時在四鼓。當差的全睡了。喊了好半天。才有人答應。呆了好大的功夫。走進書僮。摸火種。先把燈點上。連忙說道。大人您用甚麼。老大人翻身坐起。摸摸二眸子。連忙說道。怪哉怪哉。僮兒你聽見甚麼動靜。書僮聞言怔神道。我沒聽見甚麼。老大人心中輾轉。留神看。但見在桌案上。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。老大人看罷。吃驚非小。塊飛千里外。連忙叫道。僮兒。你看桌上。那是甚麼。書僮聞聽。望桌上細細一看。一把尖刀。插着一個字條。書僮走到近前。拔刀把字條撤出。遂說道。老大人。這有字條一只。上面有字請您觀看。這時老大人穿好衣服。用手接過字條。湊到燈光切近。留神一看。字條有字。雖然寫的不算甚好。一行一行的。到叫人看的明白。頭一行是。時在五更天方曉。大人注意小耿寶。刀到頸項難下手。知尊爲官非奸巧。救走老者好合崔。登房越廈如綿垂。若問此事何人做。蓋世無雙大頭鬼。耿鐵成老大人。前後念了兩遍。不由冲冲大怒。連忙叫道。好大胆的賊人。竟敢攪鬧我的住所。臨行留下字柬。來呀。給我擊鼓。我要升堂。書僮聞言。那敢怠慢。跟着撤身形來到外面。飛跑够奔前面班房。把



兩個快班大頭兒。一個姓趙。一個姓李。喚起來一說。如此如此這般的一說。二位頭兒一聽。翻身坐起。連忙左右看。不見守夜王頭兒。這時天已然大亮。堪堪紅日東昇。兩個人來到大堂。連忙擊鼓。霎時老大人升坐堂位。三班衙役。兩旁伺候。老大人將然要訴說昨晚事情。就在這般時候。有人進來。雙膝點地。嘴裏說話。結結巴巴。回呀。稟呀。老大人。可了不得了。今有胆大賊人。夜入牢獄。救走要犯。崔好合。大人急速。遣派班房追拿。大概賊人。現時也不能走遠。救人這個賊。我看見了。身量不高。老大的腦袋。耿老夫人在座上一聽。嚇了一跳。手拍桌案。連忙叫道。兩個班頭。急速點齊夥計。追趕賊人。如要拿到。我自當有賞。把話吩咐下去。兩個班房。衙役三班。那敢怠慢。老大人退了堂。趕快回歸後面書房。兩個頭兒。帶着人。圍城轉了一彎兒。那就算交了差了。來到老夫人書房。叫人回稟進去。二人見着大人。跪倒身形。連忙說道。小人無能。盜獄之人。未能拿獲。請限期嚴拿。耿大人聞聽。點了點頭。遂說道。好你個無用奴才。本當重責八十大板。我看你。素日無過。現時就算赦免。既然你請捉拿。我不能不賞臉。事關重大。賞限三天。如要拿獲者重賞。倘若三日。不能拿着。二罪歸一。定當把你一家老幼。拿入囚牢。兩個頭兒一聽。趕緊謝過大人。撒身下來。回歸班房。不表兩個快班頭。單說是老大人耿鐵成。他老人家六十已過。在此爲官多年。名聲甚好。聖上旨意下。調轉湖南。當地紳商官民。連遞留稟。保耿鐵成。續任五年。他老人家真稱得起。兩袖清風。忠心秉正。愛民如子。後來少爺長大了。他老人家用目一看。

不由長嘆一聲。心說。常言有句俗話。將門出虎子。想不到我這個兒子。不趁我的心願。就是將來念書告成。我看他。也未必得中。趕到少爺耿寶後來。入了兩次考場。半點功名沒有。耿大人一看。長嘆一口氣。暗自說道。這就算完。老耿家銳氣。全叫我拔盡了。我這輩兒爲官。到下輩子搗磚。像這個樣兒的孩子。我也不指着了。耿鐵成。對於耿寶功名上。不過問可了不得了。耿寶在外面花天酒地。老大人知道了也不聞不問。這可算他老人家錯了。自己的兒子。應當加以教導。這麼一來不要緊。日久成仇。爺兒倆誰要看見誰。就好像仇人一樣。直到耿寶二十多歲。再管也管不了。到今天發現這段事。耿大人獨自一人。坐在書房。悶悶不樂。拿出字柬來。仔細一看。到把他老人家吓了一跳。言說是，刀到頸項難下手。知道我爲官不好。人家沒殺我。我要有個歪邪。今天難保項上的人頭。老大人越想越駭怕。最後一看。大人注意小耿寶。這耿寶不問可知。當然就是小冤家。救走的崔好合。定然被屈含冤。我若大年紀。決不能落此罵名。這個官。我不做了。小冤家。我也不留。崔好合這個案子。我也不知道。我得詳細打聽打聽。耿老大人想到這裏。遂說道。來呀。喚班頭進內回話。有書童答應了一聲。功夫不見甚大。兩個頭兒到。近前請安。耿老大人遂問道。昨夜盜獄之人。我也密察明白。你們也不用各處拿了。就是各處訪。我看也是罔費徒勞。做這種事的。普通的人那能够做的到。當然是高來高去。成了名的劍俠。一定是看我做事不對。盜走崔好合。這段案子。我也不追求。崔好合我得打聽打聽。是因爲甚麼，拿入獄牢。怎麼我一

個首府。我會不知道呢。你二人要是曉得此事。你要一字別瞞。從實道來。我必有提拔。兩頭兒一聽。怔了好半天。然後一蹶脚。口中說道。老大人。您要問。崔好合這個案子。我二人知道。實不相瞞。少爺耿寶。賞紋銀二十兩。說崔好合跟他有仇。這是我給他貼上的膏藥。給我們少爺一個好瞧。就是昨晚沒有人救走。過了一兩天也得放人家。耿大人一聽。沖沖大怒。手拍桌案大聲道。好你胆大兩個奴才。像那逆子。我知道他那行爲不正。敢情他在外面惹禍。是仗着你二人給他作面子。這個官我還做甚麼。就看這一回。一定先前如此樣誤辦好人的地方太多了。我也沒有別的法子。先把犬子趕門在外。我辦公事。告老還鄉。你二人能力太大。我這小衙。也用不了你們這大能耐。趕到明天。不用我辭你。你自己就不用來了。老大人把所有的事交待完畢。這才取銀一百兩。派人送到崔家豆腐房。告訴他們。不必担驚。崔好合無事。開始營業。府大人賞銀一百兩。差人走後。這才辦理公事。辭官不做告老還鄉。不過五天。聖上準了耿大人回歸故土。把耿寶送往北京。不準還家。這是後話暫且不表。話說當時。兩名公差到了豆腐房。前後話一說。少掌櫃的崔孝全。轉憂爲喜。連忙作揖。謝過公差。開收據寫回貼。今日午錯。崔好合爺倆。要到府衙。敬謝老大人恩德。公差一走。崔孝全樂的了不得。這個力量。當然是。昨天那兩位爺台搭救不死。平安無事。到了飯時。一家三口用飯。吃喝畢。孝全。神留看。進來二位。仔細一瞧。正是昨天那二位。一老一少。崔孝全趕緊上前。連忙叩頭。說了好些客氣話。夏侯商元點頭說道。少掌櫃的請起。這

點小事不算甚麼。這是我們爲俠義應盡責任。老爺子回來了。那就太好了。崔孝全前後一說。商元與樊爺俱都樂嘻嘻。然後讓到裏面。見過崔好合。又客氣了會子。孝全留二位吃飯。樊爺不肯。遂說道。我們要告辭了。你們只管放心。無論是誰。再要欺負你們。全有我二人。有人要問是誰辦的，你就提大頭鬼。姓名也不用告訴他們。崔家爺倆。連連點頭。二位往外走。爺倆強留。怎麼也沒留住。夏侯商元樊必善。二人走出了街門。爺倆在後面送。走出了好遠。商元叫道。二位不必送了。們是後會有期。我們要再走到此處。我必然到你們櫃上打擾。現時也不要送了。你可別忘了。送人千里終有一別。你們爺倆個回去吧。後來談話的日子。太多了。崔氏父子。聞聽此言。只可連連作揖。遂說道。二位恩公。我們就不遠送了。咱是後會有期。夏侯商元樊必善聞言。含笑點頭。這才拱手作別。不言崔好合與少爺孝全。單說是蜻蜓三點狂風絲樊必善。夏侯商元兩個人高高興興。順道前行。走到中途。樊爺叫道。夏侯大弟。人可別跟運爭。運要來了逞強擋不住。就拿兄弟你說。夜晚救人。眼睜睜沒了。不會想送到豆腐房。就是沒去。把他送下來。一路也得費事。想不到還有比咱高的。替咱代了勞了。我這地方真佩服。夏侯商元聞聽此言。含笑說道。樊老英雄您知道救人的是誰不知道。樊爺聽了遂說道。那還用說嗎。一定是世外高人。要問他準是誰。我也沒見着。我不得而知。莫非說大弟你。曉得是誰嗎。商元聞聽。含笑說道。我不單是知道。還跟我近人。您想。據崔孝全說。是位出家道長。那還會是別人嗎。樊爺聽了。忽然大悟。連忙

說道。莫非說是他老人家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遂說道。可不是他老人家是誰。我師父慣愛使用這個。這叫神龍見首不見尾。樊爺把話說完。哈哈大笑。連忙豎大指說道。這地方叫高。人要是够了份兒。應該這樣。兩個人說說講講。往前行走。見着把式場子。必然進內拜訪老師。是成了名的英雄。從此永結盟好。有不服的。夏侯商元跟他動手。不費多大事。巧贏老師父。要是道上。遇見山拜山。遇見寨訪寨。二位英雄。在外面一躡躡。就是五年。各處做的好事頗多。也就是濟困扶危。斬惡安良。搭救孝子賢孫。偷富濟貧。見義勇爲。殺賊官。除惡霸。這五年不要緊。綠林道中。提起大頭鬼王。真叫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。老頭子樊必善一看。歡喜的了不得。暗自說道。總算我交朋友對了。帶着他這五年光景。真闖出一個美稱來。不差甚麼。我要回家了。樊爺想到這裏。這才跟夏侯商元一說。兄弟。我看你成了。外面練武術的。談起夏侯商元。不知道的少。我已然出來五六年了。我想要回去看看。兄弟你要高興。隨我前往。到了咱的家。抱胳膊一忍。樂守田園。閒來河邊飲酒。悶來山上調琴。高了興的時候。溫習溫習功夫。我看比甚麼都強。雖然哥哥我。家產不多。反正咱哥倆坐着吃。這一輩子够了。不知兄弟你。意下如何。夏侯商元聞聽。捫酌了半天。遂說道。樊老英雄小弟本應當隨同你老。回歸您的故土。在一處盤桓。不過可有一樣兒。我在外邊還沒呆够。再說小弟年青。我怕我忍不下去。我想還要在外面闖蕩闖蕩。好在一樣兒。再有二十年。兄弟我才多大。樊爺聞聽。夏侯大弟不願意回家。只可說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就要跟大弟你要

分手了。再過些年。你要是在外面膩了。你可以到我那裏去。商元點頭。哥兒倆個分手。不表樊必善。單說的是大頭鬼王夏侯商元。由打這走南七。闖北六。天下十三省。各處繞了一個大灣兒。不知不覺。又是二十年。商元這個名頭可大了。先前就是大頭鬼王。到現在走在山東太廟。趕上了天下英雄會。比武贈美稱。有山東平魯侯。親口相贈。鎮三山。轄五岳。趕浪無絲。鬼見愁。大頭鬼王。夏侯商元。他得了這個外號。高興得了不得。本應當。露了這麼大的臉。找個地方一忍。也就完了。夏侯商元可不成。天生的毛病。好動不好靜。有句俗語叫無事行千里。大海茫茫。自從得了這個綽號。二次又在外面闖蕩起來。後來路走廣州綿竹縣。到了把式場子。跟人家打聽。此地練武功的。屬那一個強。我要登門造訪。場子老師父對他就說了。要說我們這。練武術高的主兒。聽說是沒有多少位。我耳聞着。有一個現出世的英雄此人姓勝。名英。表字子川。年歲不滿四旬。按他的行爲。敢說是。俠肝義胆。見義勇爲。能爲出衆。藝業高強。等閑之人。難以近身。昨天我聽說。這位爺。跟我們這裏。首戶皮龍。鬧了事。替老先生孫玉文。充光棍。皮府裏教習。四眼貓。他那個功夫在我們這。屬一屬二的。跟這位姓勝的走上。一招見輸贏。二十多名惡奴。打人家一個。睜着兩隻眼。到不了人家近前。打手們挨的那個打。那就不用說了。照們眼光看。將來這個姓勝的再闖蕩幾年工夫。成名不難。夏侯商元聞聽高興的不得了。自古來好漢愛好漢。英雄愛英雄。今天談起姓勝的有這麼大的功夫。我得親自觀看。商元想到這裏。遂說道。這位老師傅

。這個姓勝的。真要有這大的功夫。我得要訪訪他。不知道他在甚麼地方住着不知道。場子老師說道。我到聽人說過。這位勝英勝子川。依然住在孫宅。還候着皮龍找碴呢。夏侯商元聞聽。點了點頭。當時告辭。天晚了找店住下。跟店裏夥計打聽。昨天有個打架的孫玉文。還有個姓勝的。他們跟此地首戶。鬧了事。不知他們完了沒有。夥計聞聽。上下打量了夏侯商元。然後說道。這位客爺。您要問這件事。我們這全哄哄動了。拿着一個孫玉文。天胆他也不敢跟我們皮大爺打架。這裏出了不含乎的了。就是你提的那個姓勝的。此人把式可太好了。我是親自目睹。人家勝英。還不定有我歲數大沒有。就有這麼一身好功夫。一個人打二十多位。不亞如老叟戲嬰兒。就看人家一發威。如同虎入羊羣。我這輩子。算完了。要是能成我也得練練。可有一樣兒。露臉可是露臉了。據我看。勝英跟玉文。未必鬥的了我們皮大爺。皮龍。皮大爺手裏有錢。官私兩面。講打打不過你。他要用個手腕。走個官情。易如反掌。雖然是你有能耐。常言說的好。光棍不鬥勢力。皮大爺有錢。有勢力。要是由官府辦。連這個姓勝的也跑不了。商元聞言。含笑點頭。遂說道。本地面衙署。在甚麼地方。孫玉文家離這多遠。夥計聽道。我們這衙門。就在東街頭。多怎看見豎立着大旗杆。那就是府衙。孫先生家。我到說不清。夏侯商元把話聽完。預備吃喝。天在定更。吃了個酒足飯飽。自己又喝了兩盃茶。心裏不高興。暗自說道。我閑着也是閑着。到一趙縣衙看看去。真要皮龍在官府使用手腕兒。只要叫我看馬脚。我要警戒警戒縣太爺。給這個姓勝的幫幫忙。如果他是條

英雄。我還要跟他近乎近乎。夏侯商元想到這裏。天到二鼓過。收拾齊畢。由後窗出來。房越脊。打算到一趙縣衙。馮想到。走在大道上。遠遠看見。前面有一條黑影兒。夏侯商元定神細看。前面那個影兒。脚程真稱起不壞。商元暗自說道。黑夜光景有人施展夜行術。當然不是好人。我是劍客弟子。我得要身臨其境。趕上前去。他要是好人。那就沒有話說了。倘若是不法之人。我要管管教教他。夏侯想商元商到這裏。跟着一哈腰。鹿伏鶴行。兩足登開。就追下去了。跑了好半天。夏侯商元心說。前面這個人真不含乎。就憑我這兩條腿。不敢說高，反正等閑之人。跟我比不成。前面這個影兒。我追他這麼半天。怪沒追着。人家脚程比我強。既然我追上來了。我不能不追了。我脚底下使點勁兒。我非把他追上不可。夏侯商元一生氣。把全身精神全貫到腿上了。施展飛行術。磕膝蓋撞胸口。脚後跟打屁股蛋。兩足登開。帶着一團風。只聽得。嗚嗚的聲音。就追下去了。這一來商元一看。心裏這才高興。方才看人家。也就是個影兒。到現在也就是離着七八箭遠。雖然穿裝打扮。看不甚清楚。看見穿着短靠了。夏侯商元緊緊追趕。頭前那個人忽然站住。商元趕緊把身兒隱到旁邊。偷目觀看。但見頭前那個人。站在一家牆後。翻臉望上面看。商元明白。大概這是要上房。也不知這家是誰。難說道。他要做江湖買賣不成。你要做買賣。可不算我不對。綠林道。有這裏個規矩。見面分一半。你要做十兩銀子。那就有我五兩。商元正想着。那人已然登牆。大頭鬼王。也來到牆近越身上去了。慢慢跳在裏面。留神四下一看。原來是一個花園。那人藏在大樹



後。正望各處遠看。借着星斗之光。才把那入看明。年歲也就在四旬左右。夏侯商元看罷。自己到猶疑起來了。心說。這個人。看他這個年歲。到在這裏。是個花園。據我想。花園是大戶人家婦女臥房所住。這小子到來。看他這個樣兒。鬼鬼崇崇。要是不按好心。我這趙沒自來。這家主人有福有德。後來自己又一想。不對。我跟他一道了。就看他這隻腿。令人難比。定然是高人真傳。採花賊那有這麼好的腳程。夏侯商元左思右想。後來才把主意拿妥。我先引誘他一下。我由房上過去。由月亮門出去。施展我的絕藝。燕子三縱法。如果他是採花賊。他那兩隻眼。可必定看的真。如果是高人。我把他叫出來。問他是做甚麼來了。倘若打算偷盜竊取。我不但不管。我們兩個人還要近乎近乎。夏侯商元想到這。輕輕的一拋身。來到房上。繞過了角門。二次拋身下來。由門兒出來。故意身法慢一點。這時正趕上那人。打算要進月亮門。兩個人差點沒來個滿懷。商元二次斜身往外縱。回頭觀看。人家看見自己了。然後點手。喚到外面。撒鴨子一跑。人家緊緊追。追到了樹林。兩人言語不合動上手。功夫一長。商元巧用招將他打倒塵埃後。人家難過。商元一有。才知道勝英勝子川。跟自已是一師之徒。夏侯商元高興的不得了。然後說道。師弟。不必難過。你輸到我手。不算輸。咱二人是一師之徒。輸到別人手裏寒蠢。輸到我手。還寒蠢嗎。再說你要早說。是老人家徒弟。我還敢打你嗎。你別難過了。你年青青的。所做所爲。老哥我太喜歡了。方才那家是誰。要你說明。勝英說道。方才那家就是本地惡霸。他姓皮單字名龍。勝爺又把皮龍前後的話

細說了一遍。夏侯商元聽罷。點了點頭。然後說道。這樣的人。不能留他在世。現在天色不晚。你我二次回去。看見惡人皮龍。手起刀落。砍掉他的頭顱。給這方人除害。哥兒兩商議已畢。二次來到皮宅。由原道入內。過花園推月亮門。勝爺在地下。夏侯商元在房上巡風。往裏走了好半天。聽了聽外面更鼓齊敲。天交了四更。勝英放輕了脚步往裏走。抬頭一看。上房一連五間。正當中三間。黑暗無燈。靠着東邊的耳房。裏面燈獨輝煌。有人說話聲音。勝爺看罷。高興至極。躡足潛踪。來到耳房且近。回頭四下觀看。二次湊在窗戶近前。用耳細聽。只聽裏面有女子聲音。連連叫道。皮大爺。你怎麼今天走錯了門兒了。這是那陣香風。把你颯至此處。太給我臉上添光輝了。這句話將然落下去。又聽有男子聲音連忙答道。三太太。您這是怎麼的了。自從咱兩人到在一塊兒。我沒拿你當外人。有心腹之言。我不與他們說。皆因她們不趁與我接談。怎麼你說這樣話呢。今天到此。我有大事相商。二來陪伴三太太。您這夜間之樂。你怎跟我說客套做甚麼。你若不信。可以割開我的肚子看。我對於你。真心實意。願你與我。樂守晚年。別的話你先用說了。我這心裏够受的了。現在將來跟你商議商議。有誰知你。先給我來個小臉兒。這是你。那就沒有話說了。無論換他你那一個。你想想我容不容。這句話尚未說完。女子嘿嘿冷笑。然後說道。皮大爺。你還不用說這個。你不容。還能把我辦到怎麼樣兒嗎。再說我也不是你。用銀子錢買來的。當初的事。咱不用提。提出來我太失身份。你說你跟我。真情實意。我鑽到你心裏看去了嗎。反正我有個老宗

旨。咱兩個人。騎着驢看書本。還是走着瞧。我也不能出乎規矩。你敬我一尺。我當然敬你十寸。你要跟我有三心二意。我那就對不起了。話將落下去。那男子說道。三太太。你也不用再往下說了。我就知道。你是我的賢內助。三太太是我意中人。你要胡思亂想。我也解決不了。話咱就說到這。你也不是不明白的。要你再想想。這句話沉了好半天。並無人答言。勝爺在外面聽着。猶疑萬分。就在這個時候。就聽那男天說道。得了。三太太。你也不用說別的了。難到你還真叫我。做仿古人嗎。這句話說完。又呆了好半天。就聽女子嘻嘻冷笑了好半天。連忙叫道。大爺你這地方算栽了跟頭了。像你皮龍。在外面喊五喝六專門欺負人。不會想你今天叫我欺負了。勝爺在外面。聽了個真而切真。不由心中歡喜。心說巧的很。這趟沒白來。屋裏說話的。正是皮龍。我要知道是他。我就不聽這麼大功夫了。勝爺想到這裏。挺身形。將然要喊。猛然屋內燈光息滅。伸手不見掌。對而不見人。漆烏的。勝爺看能皺了皺眉頭。心說道這是怎麼了。屋裏一滅燈。那不問可知。當然方才說話的。那男女到一塊了。拿我堂堂大丈夫。還能捉奸嗎。勝爺正然思想。就聽裏面連連的央告。口口聲聲說道。你老人家饒我命吧。我下次定然不敢了。我再到這。二次犯到您手。割去我的項上人頭。勝英勝子川。聞聽此言。將信將疑。後來這才想到。我走晚了。這裏面一定是我師哥夏侯商元了。勝爺想到這裏。推門要進去。這時有人把火種點着。勝英邁步進內。留神四下觀看。在地下跪着皮龍。連連叩頭。在床榻上還有個少婦。口口聲聲求饒。正當中站着夏

侯商元。手中拿着七首尖刀。在他人家身旁。站定一位出家道長。滿部銀髯。手持拂塵。勝爺細看。非是別位。正是萬笏山松竹觀。自己授業恩師。艾道爺。勝爺看罷。趕緊向前。跪倒身形行禮。口稱老師在上。弟子勝英給您叩頭。那仙長聞言。連忙擺手。遂說道。勝英。此人所做所爲。當然你盡知。現在苦苦央求。應該如何處治。勝英聞聽。連忙說道。此人姓皮名龍。當地惡棍。專門欺負老實人。前天跟教學的先生。孫玉文鬧事。欺壓良民。弟子看着不公。當場出來。打傷惡奴。趕走皮龍。今天夜探皮宅。探聽消息。既然皮龍被擒。弟子不敢做主。單聽老人家發落。艾道爺聞聽。用手指勝英。微微含笑。口誦佛聲。無量佛善哉善哉。孺子可教。真我門戶之中的佳徒也。這位仙長是艾蓮池嗎。書中暗表。不是他老人家是誰。自從勝英一下山。艾道爺坐臥不寧。自己暗中思想。莫非說我這弟子。他下山還有麼麼差錯不成。仙長前思後想。斟酌好半天。後來暗自說道不好。我當年收夏侯商元之時。我在暗地跟他三年。相見他一次。他可是自幼兒學習。這個勝英勝子川。半路學習。倘若下山之後。走的正。行的端。三條大道走中間。他的藝業還未學全。我還要格外提拔。如要安心不善。我得懲戒他兩次他要逆耳不聽。貧道我要大開殺戒。道爺想到這裏收拾小包裏。順道追趕。沒走多遠。就趕上了。勝爺所做所爲。仙長親自目睹。後來替孫玉文鬧事。打皮龍。艾蓮池他看見了。暗豎大指。我這個徒弟不含乎。到了夜晚。艾道爺也住在孫宅。就在兩個房山上天井裏打坐。這個時候。猛然一看房上有人。仙長一瞧。正是勝英。施展功夫。躡

房越行。艾道爺後面跟隨。到了一家宅院。仙長暗自點頭。這不問可知。當然是皮宅了。我得看看你怎麼着。就在這時有人一幌。勝英跟着。就追下去了。仙長未免心中不悅。心說。這是誰。拿我的徒弟開心。我得要看看。你要有什麼理由。那就沒有話說。如若故意耍笑。由我說就不成。這地方就叫人老惜子女。和尚老道愛徒弟。他老人家想到這。隨後追趕。功夫不大。已趕上二人。仙長留神一看。頭前跑的非是別人。正是自己大弟子。夏侯商元。艾道爺心說。這次我得跟着看看。你們是親帥兄弟。就差沒同堂學藝。自己正然思想。二人止住脚步。進了樹林。仙長來到切近。這是兩人打上了。各不示弱。艾道爺心說。這才叫大水冲了龍王廟。一家人不認的一家人。有心過去給他們指引指引。又一想我先等等。勝英他一出世。未免就有點狂。這回先叫他看看人家的功夫。是怎麼樣兒。兩個人動手多時。勝英不敵。跌倒塵埃。後來勝英傷心。說我輸了不要緊。可惜我老師。教導我一番。商元聽了。彼此一提。才知道是師兄弟。兩個人越說越親近。二次回轉皮宅。仙長心說。莫怪人說。練武功的不打不親。不打不近呢。今日得見。這才叫不假。二人在前。仙長在後。不多一時。到了皮宅。由原道入內。往裏走見有上房。夏侯商元登房巡風。勝英在地下作活。商元來到後窗。將然要用珍珠倒捲簾的功夫。夜叉探海。垂身由後窗往裏看。仙長用手一拍商元肩頭。大腦袋用目觀看。知道是師父。仙長擺手。爺倆個先後由後窗進內，夏侯商元取火摺子。點燈。這時皮龍。跪在塵。知道由窗戶進來的。當然是高來高去。行俠作義之人。連連叩頭。

哀聲求饒。這時勝英由門而進。皮龍留神一看。知道他們是一起。今日進來。不利於我。爺給仙長叩頭。後來道爺問。怎麼治皮龍。小子皮龍可吓了一跳。我所做所爲。這個姓勝的。他可盡知。給我說上兩句不好的話。我就性命難活。然後勝英不說。聽仙長的。皮龍略把心放下。出家人當然是以慈悲爲本。善念爲門。他老人家要是說出話來。大概我這條命。沒有多大危險。如果他老人家這次。要饒了我。從此以後。我是僧道有緣。冬捨棉衣。夏捨湯菜。不冷不熱我捨銅錢。打這我就改邪歸正了。小子皮龍。心中叨叨念念。這是就聽仙長念了一聲無量佛。遂說道。既然如此。你就站起來吧。皮龍聞聽。連忙答應。垂手站在一旁。仙長用手一指皮龍。厲聲叫道。皮龍。你所做所爲。我已盡知。今天犯在出家人之手。豈能相容。仙長說出這樣話來。不大要緊。嚇壞了皮龍。連忙往上叩頭。不啻賽鷄啄碎米。碰地有聲。混身立抖。頓聲說道。這位仙長。你老人家不可如此。不看金面看佛面。不聽魚情聽水情。千錯萬錯。是我人之錯。如果恩要饒我不死。打這我就學好。三條道走中間。屈己從人。您老人家如不看。還不看我學好了嗎。古人有云壞人學好。那是第一好人也。沒別的。老人家要高高手。我這條小命。可就活了。小子皮龍說着話。連連叩頭。艾道爺看此光景。慈善眉立豎。修性眼圓翻。連連點指。口中說道。皮龍。這就叫。善惡到頭終有報。不定來早與來遲。素日你在外面。欺負良民。罪辜太大了。才有今日。出家人本應當。大開殺戒。世界上不留於你。皆因看你這樣苦苦央求。我是看着可憐。現時就算奇首項上。改日來取

。如要從此以後。棄雷霆歸教化。改惡向善。還可以有你的命在。如若我走之後。惡習不改。我再到你遇着。想活萬難。皮龍。你就起過了。小子皮龍開言。心中一塊石頭。這才放下。又叩幾個頭。悲悲慘慘。站起身形。這就叫。人之將死。其言也善。鳥之將亡。其鳴也哀。就在這般光景。旁邊裏夏侯商元。邁步進前。尊聲道。師父。我說句話。也不是對不對。像這樣兒的人。好了瘡。就忘了疼。你我師徒一走。這小子架子又端起來了。再要懲治。也顯費手。據我看。也不是對不對。弟子撤出七手尖刀。削去他的左耳。看他知道疼了。往後就不敢做壞事了。再要做惡。他也想起他的耳朵來了。二來。久到日後。咱再找他也好找。一個耳朵的皮龍。仙長聞聽。看了看夏侯商元。連連點頭。心說。商元哪。你損吧。外面做惡之人。要是遇了你。這就叫是遇上閻王爺了。今天這是有我看着。你還削個耳朵去。莫怪人稱。鬼見愁。真叫不假。仙長想到這裏。就着夏侯商元毫不客氣。把刀子取出來。走到皮龍身兒旁。就好似削蘋果鴨梨一樣兒。只聽嘩的一聲響。小子皮龍左耳落地。跟着血就下來了。疼的他撫着左耳。在地下亂滾。一咳有聲。這時艾道爺用手一指說道。皮龍學好也在你。不學好也在你。天已不早。是我去了。艾道爺把話說完。由門而出。後面勝英勝子川跟隨。夏侯商元把刀兒擦了擦。遂笑道。皮龍。這也是做惡落的。把耳朵拾起來。好好保存。那是你父母遺體。不可失掉。我走了。夏侯商元把話說完。出了屋門。趕仙長勝英。來到大道上。見着師父師弟。艾道爺遂說道。商元哪。你也不必跟隨於我。也不要跟勝英在一起。好好

在這裏。看皮龍與孫玉文的善後。有功夫多跟他些日子。到要看看他改不改。夏侯商元聞言點頭答應。辭別老師。跟勝英道再見。不表夏侯商元。單說是仙長。看着商元走遠。復又說道勝英你也不用跟着我了。我自打發你下山。到而今約有多少日子。江湖上還未有你的名。還得埋頭前進。抱定宗旨去做。衝着你這個行爲。將來不難成名。這才叫我放心。我要取徒弟全賽你。何難我門戶不發達。是你去罷。勝英聞言點頭答應。仙長慢慢往前行走。走出半里之遙。天已大亮。看了看勝英勝子川。還在後面跟隨。艾道爺不由有氣。哼了一聲叫道。勝英。我不是叫你走嗎。怎麼還跟着我總跟我在一塊兒。那怎麼能成名。是你去罷。清山不改。綠水長流。後來見面日期太多了。勝英聞言點頭。艾道爺又走了半天。聽了聽後面還有腳步。看了看勝英還跟着。仙長不由氣沖沖大怒。厲聲叫道。勝英。你不要跟着我了。好好在外面闖蕩江湖。替天行道。將來可成個。人上人。你就是跟着我走。有機會露了臉。對於你面上都沒有光輝。常言有句俗話。師父領進門。修性在個人。作父師的責任。教導功夫。叫你學好。對於你打算。響名天下。那得你自己闖去。你的人格好。功夫高。可以爲劍。性情正直。可以爲俠。沒有徒弟。永遠跟着師父的。練功夫不是爲成名嗎。總跟着師父。趕多時能成勝英。你去吧。咱爺倆見面的日子。往後太多了。勝英聞聽並未答言。艾道爺用拂塵一指。遂說道。勝英。看你這個樣兒。一定心中有不滿的地方。現在要你一字別瞞。對我實言相告。勝英聞聽。遂低聲道。師父。我不肯走。也沒有別的相求。不過弟子想。像我這樣能耐。



就是走遍江湖。還用說不成嗎？就是成也得費手。想當初在山上練藝。我不知我這功夫，有多高了。趕我下山一看。賽我這樣功夫的。太多了。自從跟我師兄。比試動手被打。我已言明。見不着我老師。那就沒有話說了。倘若見着我的業師。必當隨他老人家上山。專心再練三十年。我要是不練。久到日後。再要遇上跟我師哥一樣高的功夫。我豈不是敗北輸在我師哥手內。沒有多大的關係。倘若外人。我輸不算甚麼。可惜你老人家栽培我一場。今天弟子要求。二次上山學習真功夫。你要是點頭答應。算我有福有德。您多慈悲罷。你老人家要不點頭。弟子我在您的面前。跪個釘糟木爛。勝英說着話。雙膝跪地連連叩頭。艾道爺看此光景。手擺拂塵。口中無量佛。善哉善哉。勝英哪你起來。既然你打算二次學藝。我可不能不點頭。這是你說到這了。就是你日後我亦得找你。我是因爲你半路學藝。對於你的乘性。我未加詳查。我恐怕你把功夫。學到極點到外面闖蕩江湖。目中無人。眼空四海。跟天下劍俠反對。那時我再收拾，就不容易了。我這才打發你下山。到外面閱歷閱歷。倘若日後。光明正大。我或者找你傳習。今日你自己知道你的功夫不成了，再隨我練上三十年。那還有不成的嗎。勝英聞聽此官。高興的不得站起身形。尾隨仙長身後。信步而行。奔往萬笏山松竹觀。一路行走已非一日。這一天正往前走。天也就在午飯時。走在野地荒郊上不着村。下不着店。一望無際。滿地白沙。艾道爺往前行走。覺着腹中飢餓。回頭說道。勝英。你看爲師我。這回疏忽了。信步前走。我覺着繞點路過吧。到把道走錯了。這一片白沙。趕多樣才能走完。怨我

太疏神。勝英聞聽。用目望前看了看。接着說道。師父。我看咱緊步幾步也不算甚麼。再有三里五里的大概越過去了。仙長聽道。我知道再有五六里就過去了。我是說我這回太疏神了。勝英聞言點頭。然後仙長說道。勝英。你腳底下用點力吧。我看四外裏。也沒有多少行人。把脚步放開了。早早越過去比甚麼都強。真要再有五七里地。還是一片白沙天晚了。難道說還路宿不成。勝英聞聽此言。連忙答應。把脚下放開。尾隨仙長身後緊緊追隨。走了功夫很大。勝英覺着腹中飢餓難忍。抬頭着看了看。心中歡喜。眼前黑壓壓烏沉沉。一片樹林。自己心中思想。大概到了前面。一定是一座莊村。勝英心中思想功夫不見甚大。已然走進了樹林。再望前面看高興的了不得。過去樹林。是一道護莊河。寬也就在五七尺。莊口前有架木橋。河中之水圍莊打旋。兩岸雜草縱橫。看這個莊子。方圓足有二百戶人家。心中思想爺兒倆個已然來在了木橋。一前一後走進了莊中。艾道爺連連點頭。心說。就看這個莊子雖然人戶不多。到是熱鬧非常。但見東西大街。南北舖戶。做買賣。到是擁擠。仙長走進大街。不住的左右觀看。那個意思要打算找個飯館。或是店房。一者爺兒倆吃點甚麼。再者歇歇腿兒。這時天也就在申時將過。堪堪日落西斜。仙長走了好半天。無奈連個店房都沒有。艾道爺看罷。心說這真叫怪道。這個小村子怎麼連店房都沒有。仙長左思右想。猛然抬頭看路北有一家雜糧行。三間門面在他的門前。圍看人不少。裏三層外三層。圍了個不透風。這條大街。要是過行人。還可以擠得過去。倘若要有車輛。或是騎着馬。簡直的過不去。功

夫不大。艾道爺與勝英。來到人羣外邊。欠腳望裏面觀着。怎奈圍着人特多。看了半天也沒我見。仙長無法。只可用手一拍看熱鬧的肩頭。口中念聲。無量佛。諸位鄉里鄉親。借借光看看。這是做甚麼的。仙長把話說完。那人回頭看了看艾道爺。但見他老人家。面帶春風和顏悅色，天然帶着正心修性的樣子。那人跟着往後倒退了一步說道。仙長。您裏面看看吧。也沒有甚麼熱鬧。不過沒有事的人兒。看着合適。到底看看他們兩造誰把誰堪倒了。艾道爺聞聽點點頭。他老人家在前勝英在後。慢慢往裏擠。留神觀看。不多一時來到裏面。但見在雜糧行的門前站着一個和尚。看年歲也就在四十裏外。赤紅一張臉面。新剃的頭。青虛虛頭皮。兩道粗眉。一雙闊目。準頭豐滿。唇似硃紅四字闊口。左耳層層有疊。耳生雙輪。堪可垂肩。身上穿深藍色。長大僧服。又肥又大。腳底下兩隻開口僧鞋。左手托着一個木魚。堵着雜糧行門前。奉經念佛。嘴裏彌里摩洛。念出來全帶啞啞的。緊合雙睛。艾道爺看罷。心中納悶。這是做甚麼的。拿一個和尚奉經。也沒有這接念的。難道說。這家買賣倒了人口了。倒人口也不對呀。念經也應該裏面念去。那有在門前念的。你這麼念不要緊。招得這麼許多人看。這地方出家人。可不應該的。艾道爺正然思想。在他老人家身旁。有一人年在五旬開外。衝着艾道爺說道。仙長纔來嗎。分神您給了吧。我在這看了一天了。我就沒敢出頭給他們兩造說合。他們這才叫。事成僵局。那一方面也不能裁勛斗我由早晨就看。直到現時。還是這個樣兒。沒別的。仙長您出頭了吧。您也是個出家人。雖然有僧道之別。反正全

是佛門弟子。您說話又比我們長兩歲。您給說合說合吧。艾道爺。聞聽此言。用目上下看那人。然後說道。我了也成。不過這裏事因爲甚麼。我是不得而知。你是早來的究竟他們是因爲甚麼。你跟我談談。那人聞聽。遂說道。這個事也太巧了。要說這個雜糧行。他們掌櫃的姓張。跟我認識。我們全是這條街上的。要論我們這條大街的買賣大。買賣闊。誰也比不了人家。您沒看見嗎。字號是連陞糧店掌櫃的年歲五十多。她的脾氣太古怪了。拿一個買賣人。凡人不理。又生來神仙爺的臉蛋兒。要說他那個脾氣。他才叫直呢。因爲他這個人家給他送個外號。叫車軸張。他歷來。對於僧道無緣。無論到了甚麼日子。也別管和尙是出家的仙長。到在他這化緣。干脆兩個字。不成。你說破了嘴。簡直的白費。今天可撞在釘子上了。化緣的這個和尙。法號叫彌昆。小廟就在這不遠。廟名叫廣緣寺。他自從小的時候。就出了家了。而今指指算。差不離有二十多年。在先前他師父活着。專門各處了災治病。有大戶人家。常跟他結緣。故而廟有積年之食。小廟倒是豐盛。沒有施主燒香。也可以吃喝，有誰想好人不長壽。老和尙圓寂了。就剩下這位少師傅。彌昆。他又不會治病。廟內又沒有多少香火。所以他就想出這個法子。專在外面化緣。反正不出我們這莊子。沒有的住戶買賣。他還不到。專與大買賣的地方接緣。也算他不合乎。近幾年來。還真够賺的。早晨起來。拂掃佛殿。佛前奉經。沒有事的時候。專習武術。你看他練的混身着個翅子肉兒。真賽個四大金鋼似的。今天早晨起來。我將然打水去。就看見這個和尙來了。別的買賣家不到。就站在

張軸子他這了。我這麼一看。心說我閒在人。我要睡。要說和尚弼昆。專門在大買賣家化緣。你要是不方便。快快告訴他。他也不強人所難他就走。今天他遇上車軸張。這才有了意思。向來他是僧道無緣。他要來個不理你。我看你怎麼看。就在這時候他在張軸子那裏一化。功夫不大。車軸張掌櫃的出來了。大聲說道。和尚。你這可不對了。我是歷來僧道無緣的你上次來了。我一句話沒說。五百錢上簿了。今天你又來了。你這叫成心搬我的肚子。快快的另趕一個門吧。這一句話不要緊。和尚惱了。念了一聲佛。大聲說道這是你說的話嗎。你別拿和尚當做要飯乞丐。在街的乞討化郎。我們是有破世俗。給佛爺當差。別看我這輩子是和尚。上一輩我也是做大官的拿一個買賣人。就敢小看和尚。你不這個話。我就走了你這不是說出來了嗎。我要看看你怎麼樣兒不給。和尚就拿出木魚。堵着門前奉經。在先前念的慢。後來越念越快。木魚打的山響。這麼一來不要緊。街市上的人。可圍着太多了。大家俱都莫明其妙。有知道的主兒。這就不用說了。不知道的大家胡猜。就這麼看。由打今早直到日落西斜。兩面都僵上了。這面是個和尚。沒有錢他是不走的。這個張掌櫃的脾氣太直了。大家看着束手無策。就沒有能出頭給了的。今天仙長。你老人家。年高有德大發慈悲吧。艾道爺開聽含笑點頭。對說道諸位不要客氣。像我們出家人。專給天下人方便。我來給他們兩造了了。成不成還在兩可。萬一這個年青的和尚。看我也是出家人。就許講個方便二字。艾道爺說着話。分開衆人。來到雜糧店門前。正趕上和尙還在那裏念經。艾道爺看此光景。口中

念一聲無量佛。善哉善哉。這位出家人。你因爲甚麼在這嘔氣。請你跟我明言。無論有甚麼多大的事。我都可以解決。仙長連說了好半天。那和尚弼昆。聽着不理。連頭兒也不回。還是奉經。艾道爺。看着心說。這個和尚真是少有。莫怪鬧了一天。沒有人給你事呢。起情你們兩個。全是這個脾氣。寧死不下斷。你要是跟別位。大概人家就不管了。我可不然。我既然出頭。就得見個水落石出。有始有終。我今天非叫你跟我說話不可。艾道爺想到這看。把氣兒往下壓了一壓。又走了兩步。來到和尚身前。伸出手來。拍了和尚一掌。遂說道。方丈。你是個啞子不成。如果你是啞叭。應該不會念經。你怎麼不說話呢。仙長這句話。將然說完。就看那和尚扭身形微微翻了翻臉。止住了佛聲。上下看了看仙長。跟着一撇嘴。遂說道。老道。你是做甚麼的。天晚了你應該回廟或是住店。如果嫌住店不方便。可以到我的小廟。廣緣寺。離這也不遠。你去嗎。仙長一聽。暗自點了點頭。心說這個和尚。還真不含乎。聽他說話。這個聲音。未必是惡人。說他在街頭上惡化。也是出於不得已。初次跟我見面。還真跟我客氣仙長想到這裏。遂說道。和尚。不必了。我的小廟離這也不遠。我這是回廟。行至此處。看見大和尚與這個買賣家致氣。我也曾澈底打聽明白。其實這件事。本不願你這家掌櫃的也太難了。出家人化緣。本不與花郎乞丐一樣。我到那裏化緣也是這個樣兒。如果你要不方便。你只管早早說話。難到出家人。還強人所難嗎。再說家有萬貫還有一時不方便。早說這話也就完了。再到別處化去。你還能不走嗎。難到非化他一家不可。再說和尚老道。就是

吃八方的。到了甚麼地方。也有僧道兩門。大師傅。這個臉面賞給我吧。你跟他一家致氣不要緊。招惹的街坊四鄰全不安。沒別的。大和尚跟我走吧。我看你這個人。還真喜歡。仙長說到這裏。和尚聽了說道。這位仙長。你老人家太高了。他要是像您這樣說話。我也不至於這樣無理。出家人是修真養性的。最忌就是酒色財氣。非理的莫爲。可是我年青。我老師可是。僧門高才。他老人家在世之時。沒有事的時候。當給我開講。我不願意跟人家生氣。我要動了真氣。對於我修性上有妨碍，有誰知。這家掌櫃的。太難了。呆了好半天。他出來。衝着我說道。嘿。你另趕個門去罷我不給。仙長您想這個話要放在您身上。您下得去嗎。到了這時。我也沒有別的辦法。也就在他門前。給他添上點堵。我到要看看他有甚麼法兒。艾道爺聞聽此言。含笑點了點頭口中說道。大師傅。這事我明白了。純粹是怨他一人。不應該跟咱們說這個話。既然你曉得。出家人修真養性。不與世人辯口。那就對了。這次我趕上了。你千斤重的臉，全看在我的面上。圓滿解決。從此罷休。和尚聞聽此言。瞪了瞪二眸子。遂說道。老道。我本應當。看在你的面上。揚長就走。可有一節。貧僧我化緣。概不空化。何況我在這又耽誤了這麼一天。不算我駁您。請您袖手傍觀。化不來他的銀子。我決不離開此地。和尚把話說完。鼓動木魚。口誦佛聲。艾道爺在傍一看。不由有氣。心說叻你這地方叫小看我。拿我艾蓮池。給你們了事。你還不認可。你這個和尚。真叫不開眼。你不是不叫了嗎我今天非耍了不可仙長想到這裏。遂說道。和尚。你這話說的不對。簾蓋頭的事、還得

人了呢。何況是這點小事。你真叫可以。你不是化銀子嗎。那有何難。貧道我這有些銀兩。你拿了去吧。仙長說着話。一撩道服。由裏面取出紋銀廿多兩。含笑說道。大師傅。你拿了去吧。誰叫我願意了。趕到這個場面。也算無法。大師傅你拿去吧。暗表仙長。這本是好意。聽和尚說的這個話。他是非要錢不可。我既然出了頭。得把事辦完了。這時要一找掌櫃的要錢。正在氣頭上也未必給。真要是不給我又栽了一個。看起來還不如我把銀子給他吧。花倆錢到不要緊。到是把事了完了。真要了不了。站在傍邊。多不好看。艾道爺想到這裏才取出廿兩紋銀。他老人家還當是和和尚接過去了。有誰知。和尙一看。仙長把銀子拿出來。止住了佛聲。大聲說道。老道。你這叫酒事。出家人最忌的。就是酒色財氣。酒字當先別看你這大年歲。你犯了酒戒。我不是道門之長。我要是老道。非叫你削髮爲僧。歸爲三寶乘教沙門不可。艾道爺聞聽。自己心中斟酌了一番。後來想起嘔。好和尚真有你的。別看你年青真叫得高人真傳。我拿出銀子來。是犯了酒字了。那位說。艾蓮池。這銀子莫非打酒的。諸位不是。這個酒字放在酒色財氣上。可不是吃酒一樣說法。也不是出家人忌喝酒。是忌酒言什麼叫酒言。就是兩個人打架本來沒打到一塊兒。我們知道了。又給添上點。兩人打在一處了。這個鼻子也流血了。那個腿也拆了。在俗家方面那叫唆詞。在出家人就叫酒言。無事造有有根添葉。今天和尚說仙長犯酒就是給你我們添事。我們這還沒完了。你拿出錢來這分明是奚落我。你也是玄門老道。也是吃八方的。我是沙門和尚。也是化緣的。你我資格一樣兒。何



必在我身上。買這個好看呢。和尚雖然是這麼想。未與仙長發做。皆因他想。我跟這家糧店。鬧了一天還未完了。許多看熱鬧的。全知道我是惡和尚。好容易出來了事人。我再跟人家打起來。日後我這蹺街上還是來不來。和尚想到這裏。才把氣兒往下壓了一壓。一聲未言語。鼓動木魚。自己又念上了。這時艾道爺看此光景。不由有氣。走至近前。高聲喝道。無量佛。和尚。你這地方就不識抬舉。拿貧道我給你們兩造說合。不會想你逆耳不聽。做出來不理。今天我既出頭。得見個水落石出。你們兩造完也得完。不了也得了。那一方面搖頭說個不字。你就順着我的手兒瞧。仙長說着話。哈腰手起掌落只聽咯嘯的一聲。糧店塔石已斷。赫壞了弼崑長老。仙長這一把掌把台塔打斷了。招得那一場看熱鬧的。一個一個暗吃一驚。啞口無言沉了好半天。就聽那仙長含笑說道。和尚你要說不了。你的項上頭臚。要有石台結實再說不了。若無石頭結實就得算完。這時和尚弼崑見此光景。吓的他把舌頭吐出來多長。暗自說道好傢伙。看這個老道文質彬彬。手上真有這樣功夫。看起來這就是世外高人。平常功夫家那有這樣能耐這許是我老師到了。該着我日後成名天下。我要是有福氣有德。這仙長就點頭收我做個弟子。弼崑僧想到這裏。也不管有多少人看着。自己寒蠢不寒蠢跟着整頓袍服。跪倒身形。口中連連稱道。老師在上。弟子有禮。請求你老人家點頭收留于我。學習功夫。和尚說着話連連叩頭。不亞如鷄食碎米。碰地有聲艾道爺看此景況。手打問訊含笑說道。方丈請起。你不要如此我並非高人。和尚聞聽遂說道。老師您就別客氣了。雖然我不認了

是不知你老人家來到。故此我不認可了事。今天我在師父手裏不算栽。老師成全我吧。艾道爺聞聽思想半天。然後說道。和尚你先起來。有話咱是慢慢說。現時你們兩造事。成了僵局。得把他辦理完竣。然後找個清靜地方有甚話再長從商議。和尚聽了道。老師。這段事這不是小事嗎。你看怎麼辦好。你就伸手辦我是一點說的沒有。仙長雖然答言這時就看糧店張軸出來。手托紋銀廿兩。連忙作揖道。這位道爺我們這場事。也無仇也沒過結。就算我不對了。道爺你給多美言吧。仙長聞聽伸手接過。遂說道。弼崑。你的廟離此多遠。我看這場事。也就這樣兒了和尚聞聽說道。老師我的小廟。離着這也不遠。您就隨我來。仙長點頭。遂大聲道。諸位鄉親們。有事的主兒。可以回家看看。無事主呢。可以散散了他們這也沒有事了。糧店掌櫃的我有幾句言語。說出來緊記在心中。像你這個買賣。雖然不能日進斗金反正比他們買賣強。從此以後我勸你。廣開善門存錢不如積德。你存了錢到你危險之時。赤手空拳你連一點也拿不了走。不如僧道有緣求之必應。還可以落個好收緣現在你拿出之錢。我本當不要他化了你一天。你也不冤這就是懲罰你的錢。倘若日後。棄惡向善明去暗來。反正要你自己想去。台塔石已斷。馬上你自己修理吧貧道去矣。糧店掌櫃張軸子一聽。連忙說道仙長。我由打這裏。棄惡向善。倘若日後。您還要經過此處。再打聽我的爲人。要跟先前一樣你老人家治我於死。我都不冤。仙長含笑點頭。順街前行。前面走的是和尚弼崑。後跟着勝英。連同艾道爺。功夫不見甚大。仙長留神看。在對面有一座小廟。門外也不十分講究。橫着有一塊

寫的是廣緣寺。仙長心中明白。方才那人談。廣緣寺是他的住持。不用說當然是他的廟啦。說話中間。來到禪堂。先讓艾道爺。坐在裏面。然後弼昆親自打水。煮開泡好了茶。奉獻在仙長面前。遂開言叫道。老師。你先喝兩碗。我這還有些齋飯。然後我吃點。我捨去小廟。隨您前往。艾道爺聞聽。遂說道。弼昆。你就放心吧。你的爲人。我已打聽明白。再者你的舉動我亦愛。從此你就算我的徒弟。高了興。傳給你武功。和尚弼昆一聽。滿臉笑容。跟着二次跪倒。給仙長叩了四個頭。算拜了師。艾道爺給他引見。這是你的師哥。他姓勝。單字名英。號叫子川。跟我學了幾年了。後來他怕遇見高人不敵。打算二次跟我勤學。你二人在一處練。也顯着方便的多。過去見過。弼昆這才給勝英見禮。勝爺伸手相慘。兩個人又客氣了會子。仙長說道。弼昆。你方纔說的那個話。我想不在情理之中。真要你隨我一走。把這個廟宇交給誰看守。這練功夫。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夫。練藥是無盡無休。練到老。學到老。我看你這裏。也真清雅。就不用回我的松竹觀了。就在這教導你二人。從此山門緊閉。不接香客。留一個山門。隨便出入。弼昆一聽。樂的了不得心說我這個師父往那裏找去。就是請個教師。也沒有他老人家方便。這是我走運。該當我成名露臉。想到這裏。連忙說道。老師要願意在這裏。弟子求之不得。可是廟內地方不大。仙長道。那不要緊。怎麼着。全可以湊合了。千萬囑咐你一句言語。不許你對外人談。若有別人知道。馬上爲師我就捨你一走和尚點頭。爺兒三個。終朝研究功夫。弼昆練習。就是將一入門。先站架子。勝爺跟老師。

研究兩種暗器。一樣是。鏢。一樣是。甩頭。這個暗器、也類乎是鏢。就是多一個繩。能出手。打不着可以帶回來。仙長教給他。明天打針尖。夜晚打香火。二年的光景。百發百中。艾道爺看了看。連連點頭。又把勝英練的單刀。全趙的八卦萬勝刀又給他研究了救命三刀一共練了八年。仙長打發勝英走。勝英那個意思。還不肯走。仙長後來道。勝爺不要遲延了。你這是二次學藝。一恍就是八年。難到你還總跟我在一處嗎。總與我在一處。露不了臉。我教你的功夫。已到極點。你到外面闖蕩幾年。也就知道了。勝英無法。只可點頭。辭了老師。出了廣緣寺。與弼昆暗有合約。師哥我。到外面闖蕩江湖。稍有立足之地。我必然找你。咱們兄弟。有福同享。有馬同騎？哥哥我要成了名兄弟你也行了。弼昆樂着點頭。師徒。師兄弟三人分手。酒淚分別。不表和尙弼昆學藝。說的是。勝英勝子川。隻身一人。由打廣緣寺出來。信步前行。這回一分別。與當年在松竹觀不同。好歹在外走過兩天。身上有功夫。到在那裏都可以吃喝。俗語常說。藝不壓身。身上帶着功夫。走遍天下也不現沉重。勝英一路行走。也就是曉行夜宿。飢餐渴飲。見山拜山。遇寨訪寨。聽說那裏有功夫高的主兒。必然親身前往。身臨其境。把老師夫請出來。兩下動手。也有輸了的。也有打傷的。看見有外面朋友。必然親近。遇見江湖綠林道。看見做買賣。無多無少。見面分半。你說跟他動手。有三個五個的。真動不過他。這一來就是一年多。這一天正往前走。時值夏令。正是早晨起來。到了一個大鎮店。緊靠切近。是一道大江。在江沿上。有一個茶攤。勝爺來至近前。覺着口燥。

勝爺一看。我這喝碗吧。我坐着喝茶。在江上遊船。到有個意思。勝英想到這裏。來到茶攤旁。看了看。當中放着茶案。兩邊兩條大凳兒。案上放着兩把砂壺。一堆砂磁碗。凳兒上一位茶座沒有。勝英邁步坐在凳兒上。遂叫道。掌櫃的。給我來碗。就聽有人說道。好。您是喝碗兒茶。還有給您沏個小壺。勝爺開聽。抬頭一看。但見說話這人年約在六十有零。光頭未戴帽。上身穿羽毛紗坎肩。下身穿着舊暑涼綢短褲。光着兩隻腳鴨。踏着青草鞋。右手拿着一把芭蕉扇。不住的呼噓。勝爺看吧。遂說道。我不用沏小壺了。來兩碗溫和的最好。那老者一聽。連聲答應。功夫不大。兩碗茶端來了。放在勝爺面前。勝爺留神觀看。江上猛然來了漁船。不下五六十隻。船頭站着漁人。搬罌撒網。口唱太平歌。勝爺看此光景。心中高興的了不得。心說。這個大江。也不知通到甚麼地方。看這些漁船。完全指着生活。那一個打不上來。能成。勝爺越看越高興。小船上把網搬上來。那一個也不下五七條大鯉魚。勝爺回頭叫道。掌櫃的。那江心中。怎麼這些漁船。大江游魚真不少。茶攤掌櫃的樂嘻嘻的說道。大概您不是我們這兒的吧。勝爺開聽笑道。對了。我是行路經過。此處地名叫甚麼。掌櫃的聽了。含笑道。我們這道大江名叫白沙江。每天到了這時。漲潮的時候。我們這村子人。全到江心捕魚。您沒看這小村子嗎。方圓不足二百戶人家。全指着捕魚爲生。除了漁人就是養船的。再不然就是作水手的。就說我從前。也是打魚。後來年歲到了。我把那隻小船租出去了。在這擺個茶攤。等到他們捕完了魚。到我這喝茶。勝爺聞言連連點頭。遂說道。要看

你們村子這個樣兒。那一家不說家道小康。反正豐衣足食。一日工作。也就是三兩個時辰。閒着茶攤乘涼。也倒是逍遙。掌櫃的聞聽。咳了一聲道。你就不用說了。在先年成。我在您那個年歲。正美着哩。到現在可不成了。我要喘得勻氣兒。我何至於幹這個。打一天魚。吃完了剩幾天的。這是多好的買賣呀。不想我落到今日之下。勝爺聞言。皺了皺眉頭。跟着問道。老朋友。難道你們這。還有甚麼疑難的地方嗎。如果要是。您跟我談談。我也明白明白。茶攤掌櫃的一聽。咳了一聲。不住的上下打量勝英勝子川。遂說道。你要問我跟你念叨念叨。要說現在打魚。糟在那裏了。只因爲來了一個人。霸占白沙江口。自立九江魚業公司。凡是白沙江上的魚。打算各處銷售。就得給這位爺拿稅錢。白沙江一份。人到公司。起解拿貼併一份。我們漁人。把兩邊錢花完了。每一斤魚均起來比往遠處躉來的還貴。故而受了這個艱難。我再打魚就害怕。打少了吧。不够用錢。打多了白給他幹。反正是。細着發麻。吊着發木。吃也死。不吃也死。我一想這大年歲。還跟着生這個氣做甚麼。誰的天下給誰。也就完了。人家自立傳魚稅。人家有能耐。勝爺聞言。不由的有氣。連忙問道。老朋友。你要說話。把事說完了。這個劫糧納稅的。還是官人。還是光棍呢。那老者聞言。遂說道。此人並非是官面。也是個白人。皆因人家有功夫。爭過與順腳行。打死小霸王。力能降虎。還不要說一口單刀一張彈弓。勝爺聞聽往前湊了一湊。接着問道。聽您這麼說。這個人不含呼。他姓甚麼。老者聽道。此人姓屠。單字名燦。年在四旬已過。天生來精氣神。在我們這拿

魚稅。有二年多了。每天午正必來。你要打算見識見識這位。坐在這候不了多大的功夫。他也就該來了。勝英聞聽。心中高興。遂說道。掌櫃的您在我來一碗。今天我開開眼。這位屠爇。是怎麼樣英雄。那老者點頭。又倒上了一碗茶。勝英目不轉睛。留神江心。但見江上魚船。網網不空。功夫不大。就有下錨的了。把魚網收拾完畢。船靠江岸。拴錨索搭跳板。由上面下來漁人。來到茶攤遂說道。張老爺。給我倒一碗。天不早了。大概屠爺。也快來了。茶攤老者聞言。笑道。老二你今天怎麼這麼早。天現在有甚麼時候。漁人叫道。張大爺。我打着不高興。反正我弄那點魚。我也算計好了。去了稅錢去了貼餅。剩下那些到街市換錢將將就就。够我們三口吃的了。我還多打甚麼勁兒。多打不是也給人家嗎。我爲甚麼。下這麼大的功夫呢。反正活一天混一天。老天爺。沒有不睜眼的時候。萬一他老人家惻隱心動了呢。這人將把話說出。茶攤老者。看了看勝爺。然後說道。老二。你怎麼這麼年青。凡事都應當留神。你說出這種怨言怨語。倘若消息走漏。你忘了上回。耿四全那當嗎。這漁人聞言。兩隻腿兒。蹲在板凳上。指手劃腳的道。老大爺你就不用說這個了。咱們吃了這麼大的虧。無處訴冤。自己再不叨叨兩句。還不把我撇拗死嗎。就是這句話叫他知道了。治我於死。我也認頭。我怕甚麼。六尺高的男兒漢。成天孝順他呢。茶攤掌櫃聽了。遂說道。老二。你這人越說越來了。我跟你說這種話。純粹是爲你好。常言有句俗語。好狗還護三隣了。我說出來。你不願意聽。那也無法。算我沒說。那人聞聽。並未作聲。把頭低下。這時又有上岸的

了。老頭兒。忙着給各位倒茶。勝爺看着出神就在這個功夫。由打對岸來了一隻小船。蕩蕩悠悠。到了茶攤切近。下錨索。搭跳板。由上面下來。五七個人頭前這個。穿着夏布大衫。套着青紗坎肩。年在二十來歲。白淨面皮。手裏拿一本厚冊。在他的旁邊。也有個三十來歲的。黑參參的臉皮。在他後面。全是短衣襟小打扮。搭着一個金星大秤。走過來這兒。長的好樣兒。平頂身高。不足七尺。雙肩抱甕。螞蜂腰。面上觀看。面如白玉。透着點紅。頭上戴八楞軟將巾。面門正當中。有一枝蓮壓頂。靠兩邊有粉絨球。內含響鈴。箭眉兩道。目如朗星。神光飽滿。通官鼻樑。大鼻頭。四字闊口。齒白唇紅。大耳有輪。人中穴微陷兩撇黑髯。身上穿。白綾縐夾衫。綁道窄袖。青綢子護領。沿着萬字。腰繫黃色板帶。下身青洋縐單褲又肥又大。打着花裹腿。腳底下抓地虎靴子。手拿一把桑皮紙扇子。下了小船來到茶攤。衆漁人一看。跟着站起身來。和顏悅色的遞了個和氣道。屠大爺。才來。今天魚早哇。那人聞聽。哈哈一笑。遂道。這還算早嗎。過完了秤也就不早了。衆人點頭。就跟着跟着那些人。挨着個的船艙。把魚取出。過份量。功夫不大過完。挨着一進。屠大爺用手一指。挨着個叫他們查。也有留五斤的。也有留十斤的。多了多留。不足十斤的罰三天。無論打多少。全歸公司。後來就到了張二這了。人家一過秤。九斤掛零。屠大爺一看。緊皺眉頭。跟着用手一指。接着說道。那個叫張二。你進前來。這句話說完。方才犯肝氣的那位張二老爺。啞的一聲。由凳上跳下來。口中說道。我就是張老二。有事嗎。屠爺聞聽。把眼一瞪。厲聲叫道。



。張二。你年青青。怎麼一點力氣都不賣。你這分明是小看我。別的話也不用說。今天你也不用拿了。由明天停止你的漁業。我再找別人。屠大爺把話說完。他還以為就這麼辦了。有誰知張二。還犯着肝氣了。眼睜方才說了這些橫話。趕到人家來了。我要不說。未免叫我們同鄉小瞧。不是我指着生活嗎。這就叫飯碗。你不叫我打魚。我一家不能吃飯。今天我跟你鬧一場吧。張二想了好半天。手拍胸膛。接着說道。姓屠的。我並不是看不起你。不過我一個男兒漢。成天在你範圍裏面。我受不慣你這個氣兒。你想你把魚拿走了。我三天不準打魚。我一家三口吃甚麼。我要是餓死倒沒有多大關係。我有老母已然七旬有零。他老人家要跟我挨餓。我這爲人子的。太沒有天良了。今天咱由好處說。怎麼都成。你要真不說理。誰叫我這是飯碗子呢。豁去我這條性命。跟你拚了。你不是有能耐嗎。我甘心叫你打死。你要不打。我可要對不起你了屠大爺聞言。怔怔出神暗說道這二年的光景。真沒有這麼大胆子的人就憑一個張二他這叫奚落我。豈能相容我看你長的多結實。屠爺想到這裏。把手中厚冊。往地上一擲。一挽袖子。遂說道。張二你看你這人大心大。來不來奚落我。我把你打死你老娘我送終養老。我也不能讓你在這裏奚落我。屠爺說着話。往前走了兩步。伸手抓住張二胸膛。往懷裏一帶。腿底下一個絆兒。耳輪就聽嘆咚一聲。別看張二說話這麼強硬。打上架。躺下的真快。你說張二。也是在氣頭子上。別看快下的快。起來的還急。雙手一按地。站起身來。右手抬起來。打屠爺嘴巴子。屠大爺身子往旁一閃。伸手一摭他胳膊。往懷裏一帶。張老

二跟着來個狗吃屎。站起來還要打。衆鄉鄰一看。知道張二這回要吃苦子。個個向前。連忙作揖道。屠大爺。住手。看在我們大家吧。這個人年青。您饒了他吧。衆漁人無論怎麼央告。張二連個怔也不打。躺下起來躺下。栽了筋斗無數。屠大爺得意揚揚。連聲說道。諸位也不用攔。這個小子這是頂着雷呢。我倒要看看。他有個怕沒有。這麼一來不要緊。張二把身上滾的混身是土。鼻子血也出來了。再起就不怎麼俐落了。勝爺在旁邊一看。不由大怒。心說。你這個人太難了。看你這個樣兒。會兩下功夫。你應該訂會功夫的。拿無知莽漢開甚麼心。勝爺想到這裏。往前緊走。來到二人面前。大聲喝道。屠燦張二。你二人住手。那一個不服與我來來。勝爺說出這個話。遂惹的大家注目。這時張二也聽見了。心說。總算我張二。不含乎。還有個替我充光棍的了。我看看他是那一個。張二住手用目觀看。說話這人。穿裝打扮。以及說話口音。不是本地樣兒。張二不由大失所望。心中明白。這定是遠方走路。看我挨打下不去。打算幫我忙。你也得看着是因爲甚麼。我是本鄉本土。因爲飯碗問題。我才頂着雷幹了。你一個外鄉人。替我出頭。打你就不像打我這樣了。張二想着。這時屠大爺已然發言。遂大聲叫道。小輩。你的胆子太大了。所說本地面。老的少的。那一個敢在我的面前瞪瞪眼。就憑你這樣兒的。竟敢多管閒事。我看你打算活了。勝爺聞聽此言。手拍胸膛。哈哈一陣大笑。遂叫道。姓屠的。你的來歷。我也打聽明白。不才我今天到此。也沒有別的事。不過問問你。爲甚麼個漁戶村。家家全給你拿侖錢。今天給我言說明白。還則罷了。

。如其不然。我教你認的我。屠爺開聽。氣往上沖。連忙用手點指。口中說道，好小輩。你姓甚麼。聽你這個話頭。一定是有人把你約出來的，故意攪鬧於我。你想我是幹甚麼的。我自從立這個買賣。我也知道是事非買賣。既然你打聽清了。我也不用說了。大爺我姓屠。單字名燦。大家拾愛我號稱鎮九江。你要問。我衝着甚麼立魚業公司。就憑我這一個人。官私兩面由你擇。打官司。我也沒人情。講打架。我也不養打手。有能耐就是單對單。你真要把我打躺下。不用說魚業公司歸你。不瞞你說。這水路做買賣我還是個頭兒。水面生活江湖道。稱我名鎮九江。你要真有本領把我搬倒了。我便從此遠走高飛。另找安居地點。我就將所有這兩處營業。完全歸你一人。你要是沒有能耐。說一句實話。對不起。你想走。都不成。勝爺聞聽。不禁含笑說道。姓屠的。要說我是人邀來的。你那是錯想。我姓勝名英字子川。今天路過貴寶地。看你等太自大了。故而出頭。你要說我動官府。我也不是此地人。你說那句話對。英雄鬥英雄。單對單。咱閑着也是閒着。莫若咱兩過過招。若是我武術高強。當場把你打倒。我白白得兩份買賣。別的話也不用說了。請你動手進招吧。勝爺說話。揚揚得意。就沒把屠燦放在心裏。心說你有多大能耐。不過你口下能談。手上俐落。胆子大。有三個兩個到不了你跟前。對於武術兩字。怕你未得其門。美其名。叫你光棍。今天遇上我。就有份樂兒。這時鎮九江。高挽袖面。左手一恍勝爺面門。右手一拳。用了個黑虎掏心。奔往勝爺而來。勝爺一看。心說。我輸了眼了。這地方就叫行家看門道。力笨看熱鬧。武術家一伸

手。就是那地方。勝爺還以為鎮九江過來先打嘴巴子。敢情用了個黑虎掏心。我還別把他看小了。衝着他這一手。有幾年功夫。我還得格外要留神。勝英想着可不敢疎神。這時人家招。來到自己身形近。上右步。往右一閃屠爺這招可就走空了。勝爺伸右手。持人家胳膊肘。只要敵人略慢一點。就掙在腕子上了。誰知屠爺。別看是光棍拐兒。對於武術還真有研究。一看勝爺掙來了。跟着右手往回一撤。左手順着底下。就出去了。還是打勝英胸前。這招叫連環掌。勝爺看人家招又來了。趕緊往後一縱往下一哈腰。用了個雙撞掌。打屠爺石門穴。鎮九江一看。自己招空了。人家手進來了。打自己小肚腹。他也不敢慌忙。跟着往後倒退半步。雙手往下一壓勝爺雙掌。然後跟身形。雙掌一併而起。打勝爺下額這種名目叫白猿獻菓。勝爺見人家招又來了。跟着臉兒。往上一揚。這手可躲開了。自己雙手往上一翻。掙屠爺雙胳膊。屠爺早有預防。一看他抓來。跟着兩隻胳膊往兩下一分。這一來不要緊。屠大爺全身都露了空了。練武功就忌這樣兒。自己這兩隻胳膊。不能離肋。武術上有兩句話。掌不離肋。肘不離胸。只要胳膊離開肋了。那就得見輸贏。今天屠燦。一躲兩隻掌。前面來了個大亮。這時勝英勝子川。看此光景。不由心中暗笑。心說。姓屠的。這可不算我不對。我要打你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屠燦兩下一分。勝爺右手往回一撤。跟着臉兒一背。左手就出去了。含着力打屠燦的前胸。這手真要是打上。屠燦當時。就得口吐鮮血。鎮九江看人家掌到。暗自倒吸一口涼氣。心說。好嗎。這地方人家算高。平常與我進手。不過用力四五成。現在

看我露了空。這一掌進來。怎麼着也有十成勁頭。我真要躲不開。性命難保。自己想到這。脚尖點地。斜着往外一縱。出去了七八尺。然後哈腰搶步進手。兩個人打在一處。猛然勝爺一看。暗自說道。莫怪這個姓屠的。號稱鎮九江。真叫果有實學。我這個單撞掌打出去。等閒之人難以躲開。現在屠燦脫過。真叫我佩服。我這是兩次學藝。堪可鬪個平手。我要在先前。初次下山之時。把他遇着。大概我早輸給他了。勝爺動着手。心中駭怕。可不是怕鎮九江屠燦。怕的是自己要不二次學藝。就沒有今天了。就看他這身好功夫。爲甚麼避居這裏。挨這個萬人罵呢。有你這樣功夫。足可集闖蕩江湖。放在甚麼地方。都可以拿頭份錢。再說你這歲數。上了賊船。跳入大海也洗不清。這是爲甚麼呢。勝爺一半動手。一半贊嘆鎮九江。兩個人動手。誰也不敢大意疏神。論勝爺。二次得着真功夫。一旦失招。打死我到不要緊。怨我福小命薄倘若輸了招。打我個跟頭。我怎能再見我的老師。勝爺想到這。對於進手不看十成便宜。都不敢冒險。再說屠燦更加要小心了。每回動手。我都沒費過這麼大的事。今天來了這麼一個。年也歲不算大。精通武功。跟我戰了個平手。我要把他贏了。那叫萬事皆休。我還是鎮九江。倘若我時運不至。輸給人家手裏。這魚業公司的錢還怎麼拿。難道真叫我退位給他嗎。真要這麼一來我臉上够多麼不好看。本地面上誰都曉得鎮九江。我要輸給有名有姓武術家。日後我還有說有講。真要輸在他手下我可太冤了。屠燦越想越膽小。對於進招。也看個楞縫。兩個人這麼一想。手就不怎麼快了。在場衆漁人。看着二位動手。俱

都費不絕聲。好不住口。不怨人家屠大爺。在九江一帶。這大名頭。真有好功夫。我這輩子算完了。趕到來生。我也要練。再說來的這個。也不含乎。看歲數還沒我們屠大爺大呢。也有這麼一身驚人本領。今天這才叫。開眼了。看動手的人。一個個交頭接耳。紛紛議論。兩個人動手。就有四十多招。屠爺一看。比了個平手。一時之間。難分輸贏。我別跟他比拳了。要是該着露臉。這個人不會軍刃。我打算用單刀一口。把他戰勝。從此我還要收留於他。拳脚真高。屠爺想到這裏。虛點一招。抖身形跳出圈外。雙手抱拳。哈哈一陣大笑。說道這位老師傅。拳脚果然驚奇。不才我領教過了。打算再討討手看看您的兵刃。勝爺聞聽此言。往後倒退兩步。心中輾轉。暗自說道。姓屠的你這地方。我還不能不服你。拳脚常了。大概你不能佔上風。想不到你改變方針。打算看看我的軍刃。今天你來着了。我見着你。也是一口單刀。壓倒九江半邊天。我勝某也是一口單刀。家傳八卦萬勝金刀。又經過老師兩次教導。今天我也開開眼。還是你行還是我行。勝爺想到這裏。連忙還禮說道。嘔。既然姓屠的願意。打算過過軍刃。不才我奉陪。勝英說着話。扭轉身形。來到茶攤案前。伸手把自己小包裏打開。取出他那口折鐵刀。把包皮往腰中一掏。撤去刀鞘往旁邊一放。二次來到近前。這時屠大爺。早有人拿來一把單刀。勝爺觀看。不由點點頭。心說。姓屠的。刀法不含乎。衝着他的刀。這個講究。就有幾年研究。但見屠燦這口刀。長够三尺六。綠沙魚皮鞘。真金鑲口。赤金飾件。二藍腕手。打着八寶扣。紅藍綢子的甩手。撤將出刀來。看的明明白白。刀頭

足有四寸多。刀柄上兩道血槽。刀背上黃登登。擦的淨光耀亮。在屠爺手中一擺。光華閃閃。勝英看罷。把刀交與左手。用手一指。遂說道：「姓屠的。既然如此。請您亮個架兒吧。然後咱再入招。這地方勝爺算高。爲甚麼叫他亮架呢。勝英有他的打算。今天我們兩個。叫買金遇見賣金的了。我也是單刀。他也是單刀。衝着他這個樣兒就許招法不弱。我先請他亮個架式先看看。我師父老劍客。他老人家常跟我說久到日後。要是遇上功夫高的主兒。不知人家練的是甚麼。必須叫他亮個架式。只要他亮出來。咱就可以知道一二。大凡無論那門功夫。式子可不能練錯了。他要亮個式。就知道他練的那門。今天勝爺一看。人家也使刀。他纔當面要求。屠爺聞聽此言。哈哈一笑。撒步抽身。亮了個夜戰八方藏刀式。然後連忙說道：「朋友。你就進招罷。屠某奉陪。」勝爺一看。暗自點頭。心說：「看他這個架兒。與我的招法類同。我們兩個打在一處。那得看。他的功夫到甚麼火候了。我就知道。我的功夫純。他的功夫純。事到如今。只可走上看。」勝爺想到這。大聲喝道：「姓屠的。慢走。接招。」勝爺說着話。往前一上步。雙手捧着身刃。使了個進步中刺。够奔屠爺而來。屠爺看的真真切切。自己亮着架式。人家招來了。並不敢怔神。跟着往旁邊一閃。刀壓勝英軍刃。往前進半步。使用順水推舟。又叫攔腰斬。奔在勝爺腰間而來。勝英一瞧。人家招來了。自己招走空了。跟着把單刀往懷裏一收。立着刀往外迎。屠爺一看。人家崩自己軍刃。跟着打箭步擰腰。縱出去五六尺。然後再進招。這地方。要放在馬上。就叫二馬一錯鐙。在步下動手。這就叫一個回合。

。兩個人這回動手。與先前不同。方纔比拳脚是素不相識。誰也不知誰有多大能耐。現在軍刃過招。兩位心裏全有個譜。這招來了。就知避在那裏收。就這麼一來。兩個人動手足有三十多回合。雙方而輪贏勝負不分。勝英越殺越勇。招法純熟。屠爺越打越快。精神倍增。這二位打在一處。不亞如凶殺惡戰。勢如仇敵。這功夫就是有人。叫他們二位住手。都不能成。這個就是凶神附體。那個就是瘟神臨凡。這個是喪門。那個是弔客。勝英是銅打金鋼。屠燦是鐵鑄羅漢。看此情勢真叫棋逢對手。將遇良材。這個好似穿山猛虎。那個也比鬧海蛟龍。兩個各不示弱。往返進招。這時候。說不說就到了申時過。兩個動手不分勝負輸贏。勝爺看此光景。暗自着急心說。想不到我今天。又在這。遇上這麼個對手。初次下山之時。遇上我家師兄。夏侯商元。也戰了這麼大時刻。到而今。遇上這個姓屠的。也戰了這麼半天。要這樣長了。那就得看我們倆的功夫了。誰的火候老。誰就看贏。那個火候低。想贏萬難。在這時候。我要不想法子根本解決。再有幾個時辰。屠燦醒悟過來。他的人又多。我的人少。來個以多爲勝。他們要奔過來。我可後悔已晚。我應當想個甚麼法子。才能圓滿。勝爺動手。左思右想。恨不能想出絕妙辦法。巧贏屠燦。也就完了。怎奈想了半天。未曾想起。他一想。不要緊。手底下。較比方才可慢了。這時驚動了屠燦鎮九江。眼睜睜。看此景況。人家招法透慢。他不由吓了一跳。暗自說道。不好。今天我姓屠的。別號鎮九江。就算付於東流。人家跟我動手。招法相平。到現在透慢。這裏面就有變了。他要累了。招法慢我看的出



來。應當步眼亂。神不守舍。到現時他步眼不亂，眼珠亂轉。莫非他心有所思。他要想別的。不要緊。他要再想拿出絕手。我就取敗在目前，屠燦生平一世。獨霸九江。就不懂的甚麼叫害怕。到現在看人家。所用的招法。真叫與衆不同。受過高人指點。屠爺正想着了。就看人家。刀點自己面門。微往旁邊一閃。刀走空了。人家拉着刀。扭轉身形。往外就走。得意揚揚。不住的回頭看。到把這麼大的鎮九江屠燦。嚇了個猶猶疑疑。手捧着單刀。呆呆發怔。心中思想。好你胆大小輩。你這地方叫拔扯我。你虛點一招。往外就走。這分明是走後有招。我要是不追你。顯着我姓屠的。胆小無能。我真要追上前去。那不問可知。你當然一抹身。二次進手。我要有個眼遲手慢。難逃你敗中取勝。咱二人要在旁處動手。我就不追你了。到要看看你有怎麼樣兒。到現在可不成。在場觀衆。認識我的居多。咱二人未分輸贏。你踏步前進。我要不追。顯着我無能。事到如今。也就是。是福不是禍。是禍難逃脫。聽天由命而已。屠爺想到這裏。把雙足一蹶。大聲道。小輩慢走我追趕去了。他這麼一蹶脚。還以為人家回身呢。焉想人家那個穩勁兒。就不用說了。他蹶脚連理也沒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屠爺一看人家沒理。二次搶步。來到勝爺近前。鎮九江把刀一扁。平着够奔勝爺軟肋面來。這地方屠爺叫高。倘若他要立着刀。敵人可以轉身入招。這手不成了。平着奔往左肋來了。你說閃身閃不了。往上縱沒有這麼大功夫。往下想矮步也沒有這麼大的功夫。屠爺手把勁也有。帶動一團風。够奔左肋而攔。勝爺聽着風聲。暗自贊美鎮九江。心說。好。別看姓屠

的落到漁戶拿錢。將來有成名的那一天。他這招平着來了。叫我如何入手。勝爺想着。人家招也快到了。自己一着急。猛然靈機一動。計上心來。暗道。我要取勝於他。非得如此如此。勝英這一着急。急中生巧。想起二次學藝。會打三支金鏢。一只甩頭。我今天打算取勝。非得鏢成名。自己想着。人家招可來了。借着這個勁兒。把身一轉。恰似一陣寒風。出去了三四尺。屠爺刀可走空了。勝爺金鏢到手。二次大聲叫道。姓屠的慢走。看鏢。屠爺微然一怔神。自己刀走空了。人家站在對面大聲的喊。看鏢。莫非他帶着暗器啦。自己心中猶疑。就看人家胳膊一抬。猛然一物打來。够奔自己腿部虎眼穴而來。鎮九江屠大爺。看的真而切真。明恍恍一道寒光。打來了。這纔明白。人家用的還是鏢。諸位。這時遲。那時快。勝爺剛一喊看鏢。屠爺還猶疑着了。到了人家打出來了。才知是真打暗器。這不是明白了嗎。鏢也到了。想要再躲。那焉能來的及。耳輪中就聽。啾啾的一聲。屠爺咳呀一聲。要知性命如何。屠燦勝英怎麼結拜。怎麼設立雙義鏢局。吞龍口寶刀嚇羣英雄打胡元勝子川義收雙傑。種種熱鬧節目。請看第二集便知分曉。

本社叢書小冊招廣告

# 本社各地分

北京

上海

保定

天津

漢口

南京

蘇州

無錫

常州

保定

天津

漢口

南京

蘇州

無錫

常州

鎮江

揚州

大連

青島

濟南

徐州

鄭州

開封

洛陽

西安

蘭州

石家

莊

唐山

秦皇

島

煙台

威海

龍口

濰縣

開封

洛陽

鄭州

徐州

濟南

青島

大連

哈爾

濱州

周村

濰縣

青州

昌樂

臨淄

博山

沂水

莒縣

日照

濟南

青島

煙台

威海

龍口

濰縣

周村

博山

沂水

濟南

青島

煙台

威海

龍口

濰縣

周村

博山

沂水

徐州

濟南

青島

煙台

威海

龍口

濰縣

周村

博山

總發行所  
天津法界  
新聯合出版